

集權資憲通史兵政目次

代議部

兵政學

第一章 議兵備不修則無尙武精神然弛兵於下須防太阿倒持

故修兵備須得居重馭輕之勢

第二章 議兵之勝敗係於將將莫忘於自大不相統屬忌功不相

援救及選將馭將之術並歷代將帥之得失

第三章 議養兵有兩宗旨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尙德化尙德化

則戰無不克先兵權則有時而敗及爲將之道

第四章 議用兵必預謀須熟知彼己及戰又臨機應變謀隨勢轉

然後能以弱寡勝強衆

第五章 議兵必不得已而後用之勝敗爲兵家之常如好用兵雖



3 1771 5992 2

(1)

兵政目次

勝亦危

第六章 議兵多則糜費少則堪虞最好寓兵於農否則多而不精

不如精而不多

第七章 議用兵有地理形勢方能得利歷代備邊擴境之勝敗即

係於佔形勢之優劣

立法部

兵政法

第一章 陸軍

第二章 禁衛

第三章 教練

第四章 馬政

第五章 軍械

行政部

第六章 水師

兵政史

歷代戰事

第一章 戰國各相連盟互相援救及弭兵會之無效

第二章 西漢韓信張耳背水破趙東漢馮異虞詡設計平賊

第三章 三國鼎立之戰事及晉之平吳混一

第四章 南朝與北朝之戰事北朝與北朝之戰事並南朝兵政之

得失

第五章 唐李世民之創業張說分兵農以壞府兵李晟激義氣以

挫方鎮並後周武備之由弱轉強

第六章 宋賀令圖倡伐遼种諤倡伐夏狄青倡伐蠻後北釀澶州

之禍西致靈州之悔惟狄青成功宋武備之由弱轉強

第七章 遼敗於金由蕭奉先護兄肆赦宋敗於遼及西夏由童貫

諱敗報捷西遼服西域由耶律實達近交遠攻

第八章 南宋李綱布置沿河兵備宗澤吳玠劉錡之敗外敵張浚

岳飛韓世忠之平內寇

第九章 南宋韓世忠張浚岳飛禦金方勝秦檜班師而金勢遂烈

劉錡虞允文畢再遇能抑之餘軍皆敗

第十章 金元爭戰之烈宋孟宗政敗金金不敢窺襄陽宋元合謀

而亡金

第十一章 元既滅金遂爭宋荆襄卒爲元有並元之綏撫諸夷

第十二章 明初之武功立撫軍院皇太子總天下兵馬及遣中官

監軍

(5)

歷代知兵家列傳

周田穰苴傳

吳起傳

孫臏龐涓合傳

漢李廣程不識合傳

北齊王琳傳

斛律光傳

隋楊素傳

唐李晟傳

柳公綽傳

後唐王環傳

宋楊業傳

兵政目次

兵政目次

折御卿傳

趙珣傳

韓琦傳

王韶傳

种諤傳

宗澤傳

李彥仙傳

趙立傳

韓世忠傳

王彥傳

岳飛傳

王浚傳

吳璘傳

魏了翁傳

孟珙傳

文天祥傳

尹穀李芾楊霆合傳

元奇爾濟蘇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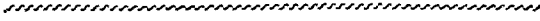
劉國傑傳

余闕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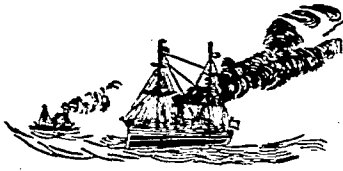
明徐達傳

郭登傳

(8)



兵政目次



兵
政
學

集權資憲通史

代議部

兵政學

吳縣曹恭翊滌新編



第一章

議兵備不修則無尙武精神然弛兵於下須防太阿倒持故修兵備

須得居重馭輕之勢

魯季武子爲三軍。叔孫穆子曰。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敎衛以贊元侯。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今我小國侯也。處大國之間。爲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自是齊楚伐討于魯。(周靈王十年)

公孫弘奏言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請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侍中吾丘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秦兼天下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筆耜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卒以亂亡故聖王務化

第一章

議兵備不修則無尙武精神然弛兵於下須防太阿倒持故修兵備須得居重馭輕之勢

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以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大不便。書奏。上以難弘。弘誦服焉。(漢武帝元朔五年)

陸贄論關中形勢。以爲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尙賴西邊有兵。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中興。乾元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戎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爲寇。故先皇帝莫與爲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

儻有賊臣啗寇。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憂也。陛下儻過聽愚計。所遣神策六軍。李晟等。及節將子弟。悉可追還。明勅涇隴邠甯。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人心不搖。邦本自固。上不能用。(唐德宗建中四年)

杜牧作書。名曰罪言。又注孫子爲之序。以爲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爲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爲二道。文武離而俱行。因使縉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爲粗暴異人。人不如數。嗚呼。忘失根本。斯最爲甚。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歷觀自古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必聖賢才能。多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於廊廟之上。兵刑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縱者人也。獲兔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爲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勿居其位可也。(高宗儀鳳二年)

遼聖宗獵於平地松林。太后誡曰。前聖有言。欲不可縱。吾兒爲天下主。馳騁田獵。萬一有銜蹶之變。適遺予憂。其深戒之。遼舊俗。其富以馬。其強以兵。縱馬於

第一章 議兵備不修則無尙武精神然弛兵於下須防太阿倒持故修兵備須得居重馭輕之勢

兵政學

野弛兵於民有事而戰。曠騎介夫卯命辰集。馬逐水草。人仰。潼酪挽疆。射生以給。日用糗糧。芻萎不煩。挽運以是制勝。所向無前。遼主歲時射獵。以示不忘本俗。雖奉太后命戒不能改。(宋太宗至道三年)

初濮州有盜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知黃州王禹偁聞之以爲國家武備不修故盜賊竊發近輔因奏書曰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傳曰備預不虞古之善教也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繕治兵甲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僞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撤武備者三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爲疆榦弱枝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漢高懲暴秦郡縣之失封建其子弟及七國勢彊文景乃行削奪唐德宗乘安史厭兵遂有貞元姑息之政憲宗親齊蔡巨猾遂有元和討賊之議蓋見幾而作爲社稷遠圖疾若轉規不可膠柱

今江淮諸郡大患有三。城池墮圯一也。甲仗不完二也。兵不服習三也。濮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行神斷。參之廟算。如且因而修治。不欲張皇。凡江浙荆湖淮南福建等郡。約民戶衆寡。城池大小。竝許置本城守捉軍士三五百人。勿令差出。止於城中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壘。繕完甲冑。郡國張侮禦之備。長吏免剽略之虞。疏奏。帝嘉納之。(真宗咸平三年)

吏部員外郎廖綱言。古者天子必有親兵。實自將之。所以備不虞。而強主威。使無太阿倒持之悔。漢北軍唐神策之類是也。祖宗軍制尤嚴。加三衙四廂所統之兵。關防周盡。今此軍稍廢。所恃以備非常者。諸將外衛之兵而已。臣願稽舊制。選精銳十數萬人。以爲親兵。直自將之。居則以爲衛。動則爲中軍。此強。榦弱枝之道。最今日急務。昔段秀實嘗爲唐德宗言。譬猶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皆能爲敵。正謂是也。願陛下留神毋忽。(高宗紹興元年)

兵政學

第二章 議兵之勝敗係於將將莫忌於自大不相統屬忌功不相援救及選

將馭將之術並歷代將帥之得失

陳壽曰。關羽張飛稱萬人敵。爲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魏文帝黃初二年)

魏右民郎陽平路恩。令上疏以爲師出有功。在於將帥得其人。則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則三河方爲戰地。竊以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扼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寇。強壯居後。以衛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其不敗。豈可得哉。夫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簡練士卒。繕修器械。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如此則何異厲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哉。(梁武帝大通元年)

太子問於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弼曰。楊素猛。

將非謀將。韓擒虎。鬪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士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也。(隋文帝元年)

侯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取珍寶。爲有司所劾。中書侍郎岑文本上疏曰。臣聞命將出師。主於克敵。苟能克敵。雖貪可賞。若其敗績。雖廉可誅。是以漢之李廣利。陳湯。晉之王濬。隋之韓擒虎。皆負罪譴。人主以其有功。咸受封賞。由是觀之。將帥之臣。廉慎者寡。貪求者衆。是以黃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伏願錄勞忘過。雖非清貞之臣。猶得貪愚之將。上乃釋之。(唐太宗貞觀十四年)

太學生宋城魏元忠上封事。以爲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爲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爲先。而不及方略。是皆何益於理亂哉。故陸機著辯忘之論。無救河橋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鄴陵之師。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之。人無常俗。政有理亂。兵無強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略爲

第二章

議兵之勝敗係於將將莫忘於自大不相統屬忌功不相授救及選將取將之術並歷代將師之得失

(5)

本勇力爲未。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闕外之任。季左車陳湯呂蒙孟觀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代爲將也。(高宗保鳳

二年)

代

元忠奏曰。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政理。議者皆云。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惜勳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黔首雖微。不可欺罔。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虛賞之科。而望其立功乎。自蘇定方征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絕不行。勳仍淹滯。不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以謝勳人。大非川之敗。薛仁貴郭待封等。不卽重誅。曩使早誅仁貴等。則自餘諸將。豈敢失利於後哉。臣恐土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臣請開畜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若官軍大舉。委州縣長吏。以官錢增價市之。則皆爲官有。彼胡虜恃馬力以爲彊。若聽人間市而畜之。乃損彼之彊。爲中國之利也。先是禁百姓畜馬。故元忠言之。上善其言。

召見令直中書省仗內供奉。(同上)

時兩河用兵久不決。陸贄以兵窮民困，乃上奏。其略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又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曰：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貴巧。遲若不清於卒，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德宗建中四年)

臣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爲昔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使鼓人殺叛者而繕守備，是時唐新與土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爲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爲向化，在吐蕃，不免爲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恥之。

第二章

議兵之勝敗，係於將將莫忘於自大，不相統屬，忘功不相援救，及選將馭將之術，並歷代將帥之得失。

兵政學

况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訟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天畜也。豈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武宗會昌三年)

蕭達蘭留意人才。時耶律昭坐兄國留事流西北部。達蘭與語愛之。禮致門下。答曰。爲今之計。莫若賑窮薄賦。給以牛種。使遂耕穫。置游兵以防盜掠。頒俘獲以助伏臘。散畜牧以就便地。期以數年。富彊可望。然後簡練精兵。以備行伍。何守之不固。何動之不克哉。然必去其難制者。則餘種自畏。若舍大而謀小。避彊而攻弱。非徒虛費財力。亦不足以服其心。此二者利害之機。不可不察。昭聞古之名將。安邊立功。在德不在衆。故謝元以八千破苻堅。十萬休格。以伍隊敗曹彬。十萬良由恩結。士心得其死力也。閣下膺非常之遇。專方面之寄。宜遠師古人。以就勳業。上觀乾象。下盡人謀。察地形之險易。料敵勢之虛實。慮無遺策。利施後世矣。達蘭從其言。卒能成功。(宋太宗至道二年)

初安陽陳貫喜言兵咸平中大將楊瓊王榮喪師貫上書言前日不斬傅潛張昭遠使瓊輩畏死不畏法令不嚴其制後當益弛請立法凡合戰而奔者主校皆斬大將戰死裨校無傷而還與奔軍同軍劬城圍別部力足救而不至者以逗遛論如此則誅罰明而士卒厲矣帝嘉納之又嘗上形勢選將練兵論三篇大略言地有要害今北邊既失古北之險然自威魯城東距海三百里其地沮澤堯瑋所謂天隙天陷非敵所能輕入由威魯西極狼山不百里地廣平利馳突此必爭之地先居則佚後趨則勞宜有以待之昔李漢超守瀛州敵不敢視關南尺寸地今將帥大槩用恩澤進雖謹重可信然卒與敵遇不知所以爲方略故敵勢益張兵折於外者二十年此選將得失之效也國家收天下材勇以備禁旅賴賜予廩給而已恬於休息久不識戰當以衛京師不當以戍邊戍邊當募土人隸本軍又籍丁民爲府兵使北面捍遼西面捍戎不獨審練敵情熟習地勢且皆樂戰鬪無驕心(真宗景德元年)

第二章

議兵之勝敗係於將將莫急於自大不相統屬忘功不相援救及選將取將之術並歷代將帥之得失

鄜延鈐轄張亢上疏言。舊制諸路部署鈐轄都監。各不過三兩員。今每路多至十四五員。少亦不減十員。權均勢敵。不相統制。凡有議論。互執不同。請約故事。別擬使名。每路軍馬事。止三兩員領之。又曰。昨延州之敗。蓋由諸將自守。不相爲援。請令邊城預定其法。凡賊入寇某處。爲聲援某城。寨相近。出敢死士某處。設都同巡檢。則各扼其要害。又令鄰路將取某救。應仍須暗以旂幟爲號。昨劉平救延州。前鋒軍馬陷賊寨者四指揮。平竟不知。又趙瑜領軍馬。間道先進。而趙振與王達等趨寨門至高頭。平報賊張青蓋駐山東。振麾兵掩襲。乃其子瑜也。臣在山外策應。未嘗用本指揮旂號。自以五行支干。別爲引旂。若甲子日本軍相遇。則先者張青旂。後者以緋旂應之。此是干相生也。其干相尅。支相生。支干相生相尅。亦如之。蓋兵馬出入。則百步之外。不能相認。若不預立號。必誤軍期。又曰。兵官務要張皇邊事。劉平之敗。正由貪功輕進。鎮戎軍最近賊境。每探馬至。不問賊之多少。部署鈐轄知軍都監皆出至邊壕。則賊已去矣。蓋權均勢。

埒不肯相下。若其不出，則恐得怯懦之罪。又比來諸班諸軍，有授諸司使副至侍禁殿直者，亦有白身試武藝而得官者，而諸路弓箭手生長邊陲，父祖效命累世，捍賊乃無進擢之路，何以激勸邊民？初，充請乘驛入對，詔令手疏上之。其後多施用者。（仁宗康定元年）

种師道，龔爲中太一宮使。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沈毅有謀，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於楚，漢宣帝不老，趙充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以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師道智力未衰，雖老可用也。帝不納。（欽宗靖康元年）

環慶經略使王似言：方今用兵之際，關陝六路帥請皆用武臣。呂頤浩曰：臣少識种諤，眇小而爲西夏信服。今之武帥類皆鬪將，非智將。罕見如諤之比。杜充曰：方今艱難，帥臣不得坐運帷幄，當以冒矢石爲事。帝曰：王似未知武臣少，能知義理。若文臣中有智勇兼資，練達邊事，如范仲淹者，豈必親臨矢石，何爲多？

第二章

議兵之勝敗，係於將將莫忘於自大，不相統屬，忌功不相援救，及遷將取將之術，並歷代將帥之得失。

兵政學

藉武帥(高宗建炎三年)

翰林學士汪藻上馭將三說。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然臣復有私憂過計者。自古以兵權屬人。久未有不爲患者。蓋予之至易。收之至難。不早圖之。後悔無及。國家以三衙官管兵。而出一兵。必待樞密院之符。祖宗於茲。蓋有深意。今諸將之驕。樞密院已不能制。臣恐賊平之後。方勞聖慮。自古偏霸之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四海之大。而寥寥如此。意偏裨之中。必有英雄。特爲二三大將。抑之而不得伸。爾謂宜精擇偏裨十餘人。各授以兵數千。直屬御前。而不隸諸將。合爲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是時諸將中。劉光世尤橫。故汪藻有是言。(建炎四年)

帝謂輔臣曰。議者多言諸大將不宜益兵。漢高祖定天下。諸將兵至十數萬。未嘗以爲疑。故能成功。今劉光世韓世忠兵纔各五萬。張俊不滿三萬。議者已患其多。此不知時宜也。席益曰。方用兵之時。御諸將當如高祖削平之後。待功臣。

當如光武前三日詔以忠銳第九將史康民第十將王林所部益俊軍。又令第二將張守忠受俊節制。故言者及之。(紹興三年)

右迪功郎新監廣州真口場鹽稅吳仲再上書請伐劉豫。且言今兵權所付不過二三人。其有道家所忌。則趙括之徒。可憂。其有戰勝而驕。則武安君之禍。可戒。又言古人師克在和。今陛下將士雖衆。孰講廉藺之歡。則將帥之賢。愚不卜而可知也。今之主將。無非營私背公。蠹國害民之徒。廣回易擅權。酷所至州郡。則恣無厭之求。民力爲之耗滅。廣收無用之兵。以益請糧之數。則財賦之得失。不卜而可知也。今國家所賴者。止知有西北之兵。不知有東南之士。又况諸軍無非潰亡之徒。子女既足。金帛亦豐。邊境暫甯。則偷安以干廩食。至於臨敵。豈不潰亡。此士卒之能否。不卜而可知也。今重兵皆在江南。而輕兵獨當淮右。萬一敵人掠我淮甸。對壘江旁。縱未南渡。兩軍相持。積以歲月。必有存亡。夫金人雖強。實不足慮。劉豫雖微。其禍可憂。臣以爲先擒劉豫。則金人自定。金人反覆。

第二章

議兵之勝敗係於將將莫忌於自大不相統屬忌功不相援救及選將取將之術並歷代將帥之得失

陛下知之詳矣。今又割中原以假劉豫，是并吞之謀已兆，而危亡之禍將及，豈可不爲之計？今使命將至，不可中輟。萬一厚有需求，臣願陛下陽許陰違，俟其還報，乘其不疑，一怒親征，劉豫可擒也。（同上）

自張浚召還，而川陝宣撫處置副使王似、盧法原，人望素輕，頗不爲都統制吳玠所憚。帝聞之，賜三人璽書，略曰：「羊祜雖居大府，必任王濬以專征伐之圖。李愬雖立殊勳，必禮裴度以正尊卑之分。傳聞敵境，尙列屯兵，宜益務於和衷，用力除於外患。時玠爲檢校少保，位遇寔隆，故有是詔。」（同上）

祠部員外郎范同言：師克在和，大抵剛果豪健之士，以氣相高，始由小嫌，寔成大釁。然古之賢將，急公家棄私讐，捨怨忘憤，終成令名者，蓋不乏人。陛下拔用才傑，禮遇勳賢，備極榮寵，固將憑藉忠力，掃除腥穢，一清寰宇，恢復祖宗之業，而道途竊議，以爲將帥忘輯睦之義，記織介之怨，或享高位而忌嫉，軋已或持勳勞而排抑新進，審如是，他日必有重貽聖慮者。欲望明示至意，及其細微，易

於改圖使之視。春秋諸卿以爲戒。追漢唐名將而踵其跡。豈惟社稷是賴而動名寵位。尤享始終。亦陛下保全之德也。詔劄與諸將帥。先是劉光世韓世忠久不叶。而岳飛自列校拔起。頗爲世忠與張俊所忌。故同及之。(紹興四年)

帝與輔臣論淮西事。因曰。兵無不可用在主將得人耳。趙奢用趙兵。大破秦軍。而趙括將之。則大敗。樂毅用燕兵。破齊。而騎劫代之。則爲田單所敗。豈不在主將得人乎。秦檜曰。陛下論兵。可謂得其要矣。(紹興六年)

王庶辭帝戒。以張浚待諸將。多用術數。且狎昵。自取輕侮。呂祉以傲肆。自大。取敗。皆可爲戒。帝因論王伯之道。不可兼行。當以三王爲法。今之諸將。不能恢復疆宇。他日朕須親行。不殺一人。庶幾天下可定。(紹興八年)

金主如上京。時降將鄺瓊爲金人所用。知金將南伐。語其同列曰。瓊向從大軍南伐。每見元帥國王親臨陳督戰。矢石交集。而王免胄指麾三軍。意氣自若。用兵制勝。皆與孫吳合。可謂命世雄材矣。至於親冒鋒鏑。進不避難。將士視之。孰

第二章

議兵之勝敗係於將將莫急於自大不相統屬忌功不相援救及選將取將之術並歷代將帥之得失

敢愛死乎。宜其所向無前。日闢國千里也。江南將帥。才能不及中人。每當出兵。必身居數百里外。謂之持重。或督召軍旅。易置將校。僅以一介之士。持虛文諭。之謂之調發。制敵決勝。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體。愚者喪師。幸一小捷。則露布飛馳。增加俘級。以爲己功。斂怨將士。縱或親臨。亦必遠遁。而又國政不綱。纔有微功。已加厚賞。或有罪。乃置而不誅。不卽覆亡。已爲天幸。何能振耶。瓊所指元帥爲宗弼也。宗弼聞之。召問江南成敗。誰敢相拒者。瓊曰。江南軍勢怯弱。皆敗亡之餘。又無良帥。何以禦敵。吾以大軍臨之。彼君臣方且心破膽裂。將哀鳴不暇。蓋傷弓之鳥。可以虛弦下也。宗弼喜。以爲知言。(紹興九年)

權禮部侍郎孫道夫言。仁宗景祐初。采古兵法及舊史。成敗爲神武秘略。以賜邊臣。訓迪有方。故一時爪牙有古良將風。願下文館。重加讐正。徧賜將帥。以繼仁宗故事。豈無曹瑋王德用狄青之徒。爲時出乎。時金人渝盟有端。而中外疑信未決。道夫獨憂之。故數以武事爲言。(紹興二十八年)

魯地悉定。吳國公聞之。遣使與察罕特穆通好。謂左右曰。察罕雖假義師。圖恢復。乃與博囉爭不解。屢格君命。此豈忠臣之爲乎。又聞其好名。如田豐爲人。傾側。察罕待如心腹。則聞於知人矣。古之名將。洞察幾微。智謀宏遠。使人不可測度。察罕豈知此乎。吾今遣人往與通好。觀其所處如何。然後議之。(元順帝至正二十年)

第三章 議養兵有兩宗旨。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尚德化則戰無不

克。先兵權則有時而敗。及爲將之道。

武王將伐紂。問於太公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爲之有道乎。對曰。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周武王元年)

晉厲公將伐鄭。使苦成叔及欒廩與齊魯之師。范文子曰。諸侯皆叛。則晉可爲也。唯有諸侯。故擾擾焉。諸侯難之本也。得鄭憂滋長焉。用鄭卻至曰。然則王者

第三章 議養兵有兩宗旨。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尚德化則戰無不克。先兵權則有時而敗及爲將之道。

兵政學

多憂乎。文子曰：我王者乎？寡德而求王者之功，故多憂。楚共王帥東夷救鄭，晉人欲爭鄭。范文子曰：能內睦而後圖外，盍姑謀睦乎？今司寇之刀鋸日弊，而斧鉞不行，內猶有不刑，而況外乎？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衆，必自傷。今勝荆與鄭，吾君將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奪諸大夫田而益婦人，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幾人？戰若不勝，晉國之福也；戰若勝，其產將害大，盍無戰乎？（簡王十一年）

楚申包胥使於越，勾踐問曰：吾欲與吳徼天之衷，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曰：戰不智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敬王四十一年）

楚春申君以荀卿爲蘭陵令，荀卿者，趙人名況，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荀卿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

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中。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開。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荀。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露。袒。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事。父。弟。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銳。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圍。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而。退。耳。且。夫。

第三章

議養兵有兩宗旨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尚德化則戰無不克先兵權則有時而敗及為將之道

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有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荀卿曰：凡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彊，亂者弱，是彊弱之本也。上足，仰則下可用也。上不足，仰則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則彊，下不可用則弱，是彊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錙金，無本賞矣。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貨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個，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

戶利其田宅。是其氣力數年而衰。而復利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陘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阨。忤之以慶賞。黜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鬪無由也。使以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衆彊。長久之道。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故招延募選。隆勢詐。上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以詐遇齊。譬之猶以錐刀墮泰山也。故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若誅獨夫。故秦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制鄰敵。若夫招延募選。隆勢詐。上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爲。

第三章

議善兵有兩宗旨。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尚德化則戰無不克。先兵權則有時而敗。及爲將之道。

雌雄耳。夫是謂之盜兵。君子不由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爲將。荀卿曰：知莫大於棄疑，行莫大於無過，事莫大於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將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始終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兇。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曠，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衆無曠，敬敵無曠。夫是之謂五無曠。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

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荀卿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上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奔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賊也。以其順刃者生，僥刃者死。奔命者貢，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商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無異。周人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無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敵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濫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陳囂問荀卿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爲？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也。荀卿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

第三章

議養兵有兩宗旨，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尚德化則戰無不克，先兵權則有時而敗及爲將之道。

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秦昭襄王五十

二年)

代

議

穎川鼂錯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步兵車騎弓弩長戟矛鉞劍楯之地。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卒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漢文帝前十一年)

袁紹與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

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惟智勝項羽。故羽雖彊。終爲所擒。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彊。無能爲也。紹繁禮多義。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爲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饑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獻帝建安二年)

第三章

議發兵有兩宗旨。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尙德。化尙德化則戰無不言。先兵權則有時而敗。及爲將之道。

兵政學

初帝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吳蜀雖叢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議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之。未見萬全之勢也。臣以爲當今宜先文後武。帝不納。軍竟無功。(魏文帝黃初四年)

姜維數出兵。蜀人愁苦。中散大夫譙周作仇國論以諷之。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疆者。其術如何。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勾踐恤衆以弱。斃疆。此其術也。或曰。曩者項疆漢弱。相與戰爭。項羽與漢約分鴻溝。各歸息民。張良以爲民志已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曰。當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而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易主。

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民之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纘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姜維以敵戰亡蜀卒如譙周之言（高貴鄉公甘露二年）

酉陽夷寇江夏太守楊珉請督將謀之諸將爭獻方略騎督朱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常勝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善之晉懷帝永嘉元年

魏辛雄自軍中上疏曰凡人所以臨陣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

第三章 議養兵有兩宗旨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尚德化則戰無不克先兵權則有時而敗及爲將之道

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數者。雖聖王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疏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旌旂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梁武帝普通七年)

第四章

議用兵必預謀。須熟知彼己及戰。又臨機應變。謀隨勢轉。然後能以

弱寡勝強衆

周發問太公曰。仁賢已亡。殷可伐乎。太公曰。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夏條可折。冬冰可結。難得而易失也。(商紀)

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鬪者。不搏擲。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周顯王十六年)

范雎曰。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侯。譬若走韓盧而搏蹇兔也。而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夫穰

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齊潛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用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疆則附趙趙疆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附則韓魏因可虜也王曰善乃與謀兵事（魏王四十五年）

諸將問韓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甯尙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漢高祖三年）

荀悅論曰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

兵政學

也。故策等事同而功殊者，三術不同也。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自爲樹黨，酈生亦說漢王，所以說者同而得失異者，陳涉之起，天下皆欲亡秦，而漢楚之分，未有所定，今天下未必欲亡項也，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己之黨而益秦之敵也，且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於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己之有，而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此事同而異形者也，及宋義待秦趙之斃，與昔卞莊刺虎同說者也，施之戰國之時，鄰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立，其日久矣，一戰勝敗未必以存亡也，其勢非能急於亡敵國者也，進乘利，退自保，故累力待時，乘敵之斃，其勢然也，今楚趙所起，其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進則成功，退則受禍，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軍於泜水之上，而趙不能敗，彭城之難，漢王戰於睢水之上，士卒皆赴入睢水，而楚兵大勝，何則？趙兵出國迎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內顧之心，無出死之計，韓信軍孤在水

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此信之所以勝也。漢王深入敵國。置酒高會。士卒逸豫。戰心不固。楚以疆大之威。而喪其國都。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之急。以決一日之命。此漢之所以敗也。且韓信選精兵以守。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項羽選精兵以攻。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豫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同上)

時曹操與袁紹相爭。沮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獻帝建安五年)

操欲還許。以致紹師。荀彧報書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疆。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搃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

第四章

議用兵必須謀須密。知彼己及戰又臨機應變。謀隨勢轉。然後能以弱集勝強衆。

也操從之。(同上)

初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匹夫敵耳。(建安二十四年)

代

議

燕平狄將軍慕容霸上書於燕王雋曰。石虎窮凶極暴。天之所棄。餘燼僅存。自相魚肉。今中國倒懸。企望仁恤。若大軍一振。勢必投戈。雋猶豫未決。以問五材將軍封奕。對曰。用兵之道。敵彊則用智。敵弱則用勢。是故以大吞小。猶狼之食豚也。以治亂。猶日之消雪也。大王自上世以來。積德累仁。兵彊士練。石虎極其暴殘。死未瞑目。子孫爭國。上下乖亂。中國之民。墜於塗炭。延頸企踵。以待振拔。大王若揚兵南邁。先取薊城。次指鄴都。宣耀威德。懷撫遺民。彼孰不扶老提幼。以迎大王。凶黨將望旗冰碎。安能爲害乎。雋從之。(東晉穆宗永和五年)

燕大司馬慕容恪圍段龕於廣固。諸將請急攻之。恪曰。用兵之勢。有宜緩者。有宜急者。不可不察。若彼我勢。敵外有疆。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

我疆彼弱無援於外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弊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永和十二年）

晉攻南燕勝之秦遣使謂劉裕曰秦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謂使者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尤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甯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耶（安帝義熙五年）

魏主伐夏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進帝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民疲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所以然者吾之軍士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

兵政學

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故以之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行。(宋文帝元嘉四年)

帝元嘉四年

按夏卒為魏所滅

隋欲伐周。諸將競勸梁主舉兵。與尉遲迴連謀攻隋。梁主疑未決。會柳莊使隋。還曰。昔袁紹劉表王凌諸葛誕皆一時雄傑。據要地。擁彊兵。然功業莫就。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晉挾天子保京都。仗大順以為名。故也。今尉遲迴雖曰舊將。昏耄已甚。司馬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周朝將相多為身計。競効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迴等終當覆滅。隋公必移周祚。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梁主深然之。眾議遂止。(陳宣帝太建十二年)

初王世充侵竄建德黎陽。建德襲彼殷州以報之。自是二國交惡。及唐兵逼洛陽。世充遣使求救於建德。劉彬說建德曰。天下大亂。唐得關西。鄭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勢。今唐舉兵臨鄭。自秋涉冬。唐兵日增。鄭地日蹙。唐強鄭弱。勢必不支。鄭亡則夏不能獨立矣。不如解仇除忿。發兵救之。夏擊其外。鄭攻其

內破唐必矣。唐師既退，徐觀其變。若鄭可取，則取之，并二國之兵，乘唐師之老，天下可取也。建德從之，遣使詣世充許以赴援。唐高祖武德三年

先是，建德遣秦王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侵地，復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薛收曰：世充保據東都，府庫充實，所將之兵皆江淮精銳，卽日之患，但乏糧食耳。以是之故，爲我所持，求戰不得，守則難久。建德親帥大衆，遠來赴援，亦當極其精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偃兵無日，混一之期，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出兵，慎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皋，厲兵訓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兩旬，二主就縛矣。世民善之。武德四年

上嘗言吾自少經略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陣，則知其疆弱，常以吾弱當

第四章

議用兵必預謀須熟知彼己及戰又臨機應變隨勢轉然後能以弱勝強矣

兵政學

其疆。疆當其弱。彼乘吾弱。遂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陣後。反擊之。無不潰敗。所以取勝多在此也。(同上)

張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諸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自與兵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將士或退散。巡立於戰所。謂諸將曰。我不離此。汝爲我還決之。將士莫敢不還死戰。卒破敵。又推誠待人。無所疑隱。臨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唐肅宗至德二年)

西川諸將。勸王建乘李茂貞之衰。攻取鳳翔。建以問判官節度馮涓。涓曰。兵者凶器。殘民耗財。不可窮也。今梁晉虎爭。勢不兩立。若併而爲一。舉兵向蜀。雖諸葛亮復生。不能敵矣。鳳翔蜀之藩蔽。不如與之和親。結爲婚姻。無事則務農訓

兵保固疆場有事則覘其機事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建曰善茂貞雖庸才然有強悍之名遠近畏之與全忠力爭則不足自守則有餘使爲吾藩蔽所利多矣乃與茂貞修好(昭宗天祐元年)

帝屏人問康延孝以梁事對曰梁朝地不爲狹兵不爲少然迹其行事終必敗亡何也主旣暗懦趙張兄弟擅權內結宮掖外納貨賂官之高下唯視賂之多少不擇才德不校勳勞段凝智勇俱無一旦居王彥章霍彥威之右自將兵以來專率歛行伍以奉權貴每出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進止可否動爲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引陝虢澤潞之兵自石會關趣太原霍彥威以汝洛之兵自相衛邢洛寇鎮定王彥章張漢傑以禁軍攻鄆州段凝杜晏球以大軍當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間天下可定矣帝大悅(後唐莊宗同光元年)

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帝深以爲憂。召諸將會議。宣徽使李紹宏等皆請以與之約和。以河爲境。休兵息民。俟財力稍集。更圖後舉。帝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罷諸將。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其志欲以雪國家之恥也。今已正尊號。河北庶士日望升平。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安能盡有中原乎。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衆散。雖畫河爲境。誰爲陛下守之。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據我南鄙。又決河自固。謂我猝不能渡。恃此不復爲備。使王彥章侵逼鄆州。其意冀有姦人動搖。變生於內耳。段凝本非將才。不能臨機決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既空虛。必望風自潰。苟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穀不登。軍糧將盡。若非陛下決志。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帝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

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耳。司天奏：今歲天道不利，深入必無功，帝不聽。（同上）
戶部郎中張洎奏曰：敵騎南馳，長驅深入，咸嬰城自固，莫敢出戰，敵人茫然自得，出入燕趙，若踐無人之境。及其因利乘便，攻取城壁，國家嘗以一邑之衆，當敵人一國之師，既衆寡不侔，亦敗亡相繼，其故無它，蓋分兵之過也。臣請悉聚河朔之兵，於緣邊建三大鎮，各統十萬之衆，鼎踞而守，仍環舊城，廣拓新寨，俾士馬便於出入，後列烽火，謹朝夕之候，選精騎爲報探之兵，千里之遙，若視掌內，敵之動靜，我必先知，仍命親王出臨魏府，控河朔之要，爲前軍後屏，自餘郡縣，則選在城丁壯，授以戈甲，俾官軍統攝而城守焉。三鎮分峙，隱若長城，大軍雲屯，虎視燕趙，臣知契丹雖精兵利甲，終不敢越三十萬之衆，南侵貝冀矣。（宋太宗端拱二年）

知制誥田錫奏兵書曰：事莫密於間，賞莫重於間。契丹自有諸國，未審陛下曾探凡有幾國，與之爲讎，若悉知之，可以用重賞行間謀，間謀若行，則契丹自亂。

兵政學

契丹自亂則邊鄙自甯。昔李靖用間破突厥心腹之人。如漢之成湯傅介子之流。則不勞師徒自然歸化。此可緩陛下憂邊之心也。又設如人欲理身先理心。心無邪則身自正。欲理外則理內。內既理則外自安。臣謂邊上動由朝廷動之。邊上靜由朝廷靜之。任賢相於內。則綱紀正。委良將於外。則邊鄙安矣。(同上)

李綱等同對於福靈殿議。所以用兵者。綱奏曰。金人張大其勢。然兵實不過六萬。又大半皆契丹渤海部落。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數倍之矣。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可與角。一旦之力。爲今之策。莫若扼關津。絕糧道。禁抄掠。分兵以復畿北郡邑。俟彼游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待其糧盡力疲。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中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然之。(欽宗靖康元年)

岳飛初補承信郎。以戰功遷秉義郎。後奪官。至是歸張所。所曰。汝能敵幾何。飛

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借。補。修。武。郎。閣。門。宣。贊。舍。人。充。中。軍。統。領。因。進。說。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憑。據。要。衝。峙。列。重。鎮。則。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聽。所。壯。之。借。補。武。經。郎。(高宗建炎元年)

起。居。舍。人。趙。雄。請。置。局。議。恢。復。詔。以。雄。爲。中。書。舍。人。知。烏。程。縣。余。端。禮。言。謀。敵。制。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讐。其。氣。敵。強。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漢。武。乘。匈。奴。之。困。親。行。邊。陲。威。振。朔。方。而。漢。南。無。王。庭。者。讐。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而。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內。修。武。備。陽。行。成。以。種。蠶。陰。結。援。於。齊。晉。教。習。之。士。益。衆。而。獻。遺。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霸。者。伺。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而。後。聲。也。今。日。之。事。異。於。漢。而。與。越。相。若。願。陰。設。其。備。而。密。爲。之。謀。觀。變。察。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之。機。因。其。內。釁。而。擊。之。若。匈。奴。困。於。三。國。之。攻。而。漢。宣。出。師。此。投。隙。之。機。

兵政學

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吳。夫差。牽於黃池之役。而越兵入吳。此壽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蹶其後。而蹙之。若漢高祖之追項羽。此乘弊之機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以此備邊。安若泰山。以此應敵。動如破竹。惟所欲爲。無不如志。帝曰。卿可謂通事體矣。(孝宗乾道六年)

史理氏曰。兵者險易異形。強弱異勢。衆寡異備。至守戰之異。尤不可同年而語。夫守兵。己不欲用兵也。彼侵己。己禦之。不得已也。此之謂應兵。應兵者。勝戰兵。或爭憾小故。不忍憤怒。或利人土地貨寶。或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威敵國。此之謂縱兵。縱兵者。敗。故謀攻篇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言戰兵之不可不慎也。知兵哉。孫子也。楚莊王伐陳。使人視之。還曰。城高畜多。王曰。民怨上矣。遂入陳。晉厲公伐鄭。楚救鄭。郤至曰。楚鄭相顧。莫有鬪心。不可失也。敗楚師於鄢陵。漢高伐魏。問魏將於酈。食其曰。吾無患。

矣。遂定魏地。息侯伐鄭。大敗而還。君子譏其不度德量力。唐房琯討安祿山。曰賊雖多。安能當我。效古法馬步夾攻之。敗績於陳濤斜。且夫知彼者。知糧道之遠近。兵力之厚薄。地勢之險易。知己者。知出師之有名與否。將帥能調遣與否。士卒能用命與否。必彼之所恃者。皆出於己下。己之所恃者。皆加於彼上。然後出於戰。楚莊知陳之民怨。晉厲知楚之無鬪心。漢高知魏之將不才。故其戰皆勝。息侯不度己之德力。唐房琯自詡己之兵法。故其戰皆敗。勝敗之跡。用兵之明效。大驗也。夫今之用兵者。非不知各國軍令。嚴肅也。槍礮堅利也。鐵甲迅速也。精益求精。愈出奇。誠無敵之兵也。亦非不知己之將。怠兵弱。器純餉絀。不足恃也。可謂知彼知己矣。然而百戰而百殆。夫孫子所謂百戰不殆者。非知彼知己。卽操必勝之權也。蓋知彼強於己。則不與戰。己強於彼。然後戰。故百戰不殆也。今既知彼強己弱。猶與之戰。是以國與敵也。欲不殆難矣。雖然。此豈用兵者之過哉。勢也。

第四章 議用兵必預謀須悉知彼己及戰又臨機應變謀隨勢轉然後能以弱寡勝強衆

兵政學

己不戰而彼戰固殆。不戰亦殆。自古兵事未有若今日之棘手者也。豈知彼知己所能免兵禍哉。又豈孫子所及料哉。

第五章 議兵必不得已而後用之勝敗爲兵家之常如好用兵雖勝亦危

齊桓公曰。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請修兵。管仲曰。內奪民用。士勸于勇。亂之本也。公不聽。令四封之內修兵。關市之征侈之。以勇授祿。既而朝之爭祿。刎頸者不絕。管仲謂公曰。與其厚兵不如厚于人。(周莊王十二年)

晉宋齊秦次於城濮。陳於莘北。與楚子玉戰。楚師敗績。文公始伯。退而有憂色。曰。吾聞能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襄王二十年)

秦之始伐趙也。魏王問於大夫。皆以爲秦伐趙於魏便。孔斌曰。何謂也。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吾承敵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勝未嘗屈。今又屬其良將。何敵之承。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國之羞。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于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

處屋。子母相哺。啣啣焉。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己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己。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魏王五十六年)

羊祜以疾入朝。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將爲後患矣。帝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也。(晉武帝咸甯四年)

帝嘗謂近臣曰。朕每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爲規戒。王者雖以武功克定。終須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廢觀書。意欲酌前世成敗而行之。以盡損益也。(宋太宗太平興國六年)

曹彬等未還。趙普手疏諫曰。伏自大發驍雄。往平幽薊。百萬家之生。聚飛輓。是供數十州之土田。耕桑半失。茲所謂以明珠而彈雀。爲鼯鼠而發機。所失者多。

兵政學

所得者少。况旬朔之間。便涉秋序。內地先困。邊廷早涼。彼則弓勁馬肥。我則人疲師老。恐當此際。或誤指呼。願頒明詔。速議抽軍。(太宗雍熙三年)

張方平上書言。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得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也。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元昊乘間竊發。延安麟府涇原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宴然。兵休事已。

而民無怨言。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陛下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察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論國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之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叛背，京師嗟然。陛下爲之吁食者累月，何則？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怨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尙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於是王韶作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梅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殘殺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疆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彛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費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

代

議

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縣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飢疫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已也。臣聞凡舉大事必順天心。今自近歲日食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疫癘連年不解。天心之所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然而人臣進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今陛下盛意於用兵。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宅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

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其詞蓋蘇軾所為也。帝頗為感動。迄不能從。至永樂之敗。果如其言。(神宗元豐四年)

第六章 議兵多則糜費少則堪虞最好寓兵於農否則多而不精不如精而

不多

公曰。齊國寡甲兵。管子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鞮楯一戟。小罪贖以金分。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乃矯箭為矢。鑄金為刃。甲兵大足。(周莊王十二年)

開封府推官監察御史館陶王沿為河北轉副使。沿上言。本朝制兵未幾於古。自契丹通好三十年。二邊地常屯重兵。坐耗國用。而未知所以處之。請教河北疆壯。以代就糧禁卒之闕。罷招廂軍。以其冗者隸作屯田。行之數年。當漸消滅。而疆壯悉為精兵矣。(宋仁宗天聖六年)

侍御史知雜事何郟言。陝西新置保捷兵士。年五十以上。及短弱不及等之人。

第六章 議兵多則糜費少則堪虞最好寓兵於農否則多而不精不如精而不多

代

如不願在軍者許令自陳減放歸農此等久習武藝今若放罷亦須置籍拘管仍乞以所居鄉社相近處如河北義勇團作指揮置人員節級管轄其邊郡每歲以此軍番遞防守處亦令比歲減數非時邊上或有警急其罷放之人尚可追集守城邵代精兵出戰於是又無廢闕方今財力大屈此亦省費之一端樞密使龐籍獨以其言爲是省兵之議實鄰發之(皇祐元年)

議

有上封者論河北義勇有事則與戰陳無事散歸田里以時講習無待儲廩得古寓兵於農之意惜其束於列郡止以爲守城之備誠能於刑冀二州分東西兩路命二郡守臣分領寇至即兩路義勇之師翔進赴援榜出掩擊使其腹背受敵則河北二十餘所常伏銳兵矣議下河北路帥臣等時大名府李昭亮定州龐籍真定府錢明逸高陽關王贊等上議曰唐澤潞留後李抱真籍戶丁男三選其一農隙則分曹角射歲終都試以示賞罰三年皆善射舉部內得勁卒二萬既無廩費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爲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天下稱昭義步

兵。冠於諸軍。此近代之顯效。而或者謂民兵祇可城守。難備戰陳。誠非通論。但當無事時。便分兩路。置官統領。以張用兵之勢。外使敵人疑而生謀。內有搖動衆心。非計之得。姑令在所點集訓練。三二年間。武藝稍精。漸習行陳。遇有警。得將臣如抱真者。統馭制其陳隊。示以賞罰。何戰之不可哉。至於部分布列。量敵應機。繫於臨時便宜。亦難預圖。况河北本皆邊胡之地。自置義勇州縣。以時按閱。耳目已熟。行固無疑。詔如所議。歲閱以新舊籍并闕數聞。（嘉祐四年）初宰相韓琦言。古者籍民爲兵。數雖多。而贍養至薄。唐置府兵。最爲近之。天寶以後。廢不能復。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出於天性。而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與唐之府兵何異。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爲弓手。其後刺爲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於今所存者無幾。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皆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請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刺手背。一時不無小擾。終成長利。詔從之。方遣籍陝西義勇得十五

第六章

議兵多則糜費少則堪虞最好寓兵於農否則多而不精不如精而不多

萬六千八百七十三人。於是知諫院司馬光奏以爲不可。(英宗治平元年)
命供備庫副使孟淵等十九人往開封府界及京東西淮南路募兵。司馬光言
國家患。在兵不精。不患不多。夫兵少而精。則衣糧易供。公私充足。一人可以當
十。遇敵必能取勝。多而不精。則衣糧難贍。公私困匱。十人不足當一。遇敵必致
敗亡。此利害之明。如白黑不爲難知也。邊鄙之臣。無他材略。但求添兵。在朝之
臣。又恐所給之兵。不副所求。他日邊事或敗。歸咎於己。是以不顧國家之匱乏。
只知召募。取其虛數。不論疲輒。無所施用。此羣臣容身保位。苟且目前之術。非
爲朝廷深謀遠慮。經久之畫也。臣願陛下速降指揮。應在京及諸路。並宜罷招
禁軍。但選擇將帥。訓練舊有之兵。以備禦四夷。不患不足。(治平二年)
熙河路都大經制司言。蘭州西市城川原。地極肥美。兼據邊面。須多選募驍壯。
以備戍守。熙河民兵。惟西關最得力。又地接臯蘭。歲入特厚。芻粟充衍。人馬驍
勇。今既復蘭州。遂可廣行選募。欲乞除留置官莊地。并募弓箭手。人給二頃。緣

置州城難得耕牛器用。若募新人必種植不時。乞依熙河舊例。許涇原秦鳳環慶及熙河路弓箭手。投換仍帶舊戶田土耕種二年。即收入官。別招弓箭手從之。(神宗元豐四年)

時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亦言。願往何州居。止自東晉以來中原失據。故江南北僑立州郡。納其流亡之人。比金人南侵。多驅兩河之民。列之陳行。號爲簽軍。被其劫質以來。蓋非得已。今年建康鎮江爲將臣所招。遁歸者無慮萬人。此其情可見。莫若用六朝僑寓法。分浙西諸縣。皆以兩河州郡名之。假如金壇。謂之南相州。許相州之人。皆就金壇而居。其他類此。俟其南侵。徐以其職招之。彼既知所居。各有定處。粗成井邑。父兄骨肉親戚故舊。皆在。亦何爲而不歸我哉。况浙西州縣。昨經殺戮之後。戶絕必多。如令有司籍定田產頃畝。以僑寓之人計口而給。俟安居料其丁壯。教以戰。陳皆精兵也。必爭先用命。永無潰散。與夫從彼驅虜。反爲我敵者。其利害豈止相萬哉。(高宗建炎四年)

翰林學士汪藻言。古者兩敵相持。所貴機會。此勝負存亡之分也。金師既退。國家非暫都金陵不可。而都金陵非盡得淮南不可。淮南之地。金人決不能守。若爲劉豫經營。不過留簽軍數萬人而已。蓋可驅而去也。淮南近經兵禍。民去本業。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非朝夕可還。國家欲保淮南。勢須屯田。則此田皆可耕墾。臣愚以爲正二月間。可便遣劉光世或呂頤浩率所部招安人馬。過江營建寨柵。使之分地而耕。旣固行在藩籬。且清東西羣盜。此萬世一時也。疏奏未克行。中興後言屯田者。蓋自此始。(同上)

國子司業劉燾言。兩淮之地。藩蔽江南。干戈盜賊之後。宜加經理。必於招集流散之中。就爲足食足兵之計。臣觀淮東。其地平博膏腴。有陂澤水泉之利。而荒蕪實多。其民勁悍勇敢。習邊鄙鬪戰之事。而安集者少。誠能經畫郊野。招集散亡。約頃畝以授田。使無廣占拋荒之患。列溝洫以儲水。且備戎馬馳突之虞。爲之具田器。貸種糧。相其險易。聚爲室廬。聯以什伍。教以擊刺。或鄉爲一團。里爲

一社建其長立其副平居則耕有警則守有餘力則戰帝嘉納之進國子祭酒
(益宗嘉定五年)

金主以元已破太原河北事勢非復昔比詔百官議所以爲長久之利者翰林
學士承旨圖克坦鎬等以謂制兵有三一曰戰二曰和三曰守今欲戰則兵力
不足欲和則敵人不從唯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破不可一概守之宜取願就
遷徙者屯於河南陝西其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刑部侍郎溫屯呼哈
勒等曰河北諸郡宜令諸郡選才幹衆所推服能糾民遷徙者願之河南或晉
安河中及諸險隘量給衣食授以曠土盡力耕稼置治之官撫循教戰漸圖
恢復宣徽使依喇光祖等曰太原雖暫失頃亦可復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
以方面重權能克復一道即以本道總管授之能捍州郡即以長佐授之必各
保一方使百姓復業廷臣多用光祖議而河中行省完顏伯嘉亦上書曰中原
之有河東如人之有肩背古人云不得河東不可爲雄萬一失之恐未易取也

第六章

議兵多則糜費少則堪虞最好寓兵於農否則多而不精不如精而不多

史理氏曰。兵者國之爪牙。以防不虞者也。食者國之根柢。以固人心者也。根柢固則爪牙強。兵有戎馬千羣。甲士數十萬。而無食。則與無兵同。食有千斯倉。萬斯箱。而無兵。則爲寇齎糧。徒爲他人之資耳。故先王寓兵於農。食與兵合。爲一。其無事也。負耒耜。以致力南畝。自爲餬口計。則爲農。及其有事也。執干戈。以敵愾疆場。自爲保身家計。則爲兵。惟其爲己保身家也。故耕耘穫藏。櫛風沐雨。手足胼胝。而不稍怨。惟其爲己保身家也。故致其果毅。惟恐居後。至死不退。此所以足食足兵。而無敵天下也。噫。今天下兵與農析爲二矣。夫兵之飢寒。無關農夫也。乃農夫終歲勞苦。除貢賦稅給軍饌外。僅得餬口而已。而兵則坐而得食也。故農夫怠農之疾苦。無與於兵也。乃兵則以骨肉與刀刃相搏。生死未可知耳。而農則可保其身家也。故兵不進。雖然農苟足以供兵之食。則兵即爲之禦患難。亦無怨也。兵苟能

爲民禦患。難民卽爲之力耕。種亦無辭也。無如農爲吏胥乾沒。民窮財盡。而兵之食不能供矣。兵爲將領。侵削枵腹待斃。而民之患難不能禦矣。是食不足。由吏胥兵不足。由將領無惑乎。民有菜色也。無怪乎兵甲數十萬。而不得一卒之用也。今欲足食足兵。惟有合兵與農爲一。欲合兵與農爲一。未有若屯田之善者也。西北諸行省荒地甚衆。或使防軍或招游民墾種之。籽種農具口糧皆爲之具。老幼男女器物財用皆實其中。以古耦耕法行之。二人爲耦。治田十畝。凡千六百人。治田八千畝。擇賢耆夫一人以董教之。復選其強壯給以器械。教之擊刺。平日則督其耕種。以收一樹百穫之利。暇則增修堡壘。堅壁清野。以爲守戰之備。姦民歸誠。則收羅之。將寇賊均化爲屯卒。卽有寇矣。衆志成城。有進無退。賊有不斃者乎。豈患兵食之不足哉。雖然亦願其行之何如耳。昔湯武以兵定天下。因井田而制軍賦。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王天下。此屯田之濫觴也。齊桓用

第六章

議兵多則糜費少則堪虞最好寓兵於農否則多而不精不如精而不多

兵政學

管子言作內政以寓軍令故霸諸侯此屯田之幾兆也趙充國屯湟中棗祇屯許昌鄧艾屯淮南積穀養士卒破衆賊此屯田之效驗也夫屯田濫觴於湯武幾兆於齊桓效驗於趙充國棗祇鄧艾行之一郡一邑則可如趙充國棗祇鄧艾之破賊行之一行省則可如齊桓之霸行之天下則可如湯武之王豈曰小補云哉

第七章 議用兵有地理形勢方能得利歷代備邊擴境之勝敗即係於佔形

勢之優劣

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穎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陸登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若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楊素賀

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勸、虢州刺史崔仲方等爭獻平江南之策。仲方上書曰：今唯須武昌以下，蘄和除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度計，益信襄荊、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爲水戰之具。置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流頭荆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首斬口，溢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橫度。如擁衆自衛，上江諸軍鼓行以前，彼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非恩不能自立矣。（陳長城公禎明元年）

周世宗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爲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爲而已矣。

夫進賢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隱誠信。所以結其心也。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去奢節用。所以豐其財也。時使薄斂。所以阜其民也。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爲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爲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疆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彊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可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捲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當以彊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爲邊患。宜且以爲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

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羣下畏法。諸將効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夏秋蓄積實邊矣。上欣然納之。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有可取者。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凡所規畫。皆稱上意。上由是重其器識。未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後周世宗顯德二年)

先是賀令圖與其父懷浦及薛繼昭等相繼上言。契丹主年幼。國事決於其母。韓德讓寵倖用事。國人疾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帝始有北伐意。詔議親征。參知政事李至上言曰。臣愚以爲京師天下根本。陛下不離輦轂。恭守宗廟。示敵人以閒暇。慰億兆之仰望者。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衝衛。或暫駐鑿。揚言自將。以壯軍威者。策之中也。若乃遠提師旅。親抵邊陲。北有敵兵可虞。南有中原爲慮。則曳裾之懇功。斷鞅之狂愚。臣雖不肖。恥在二賢後也。(宋太宗雍熙三年)

涇原安撫使王堯臣言備禦之策。凡五事。其一。鎮戎軍接賊界天都山。止百餘

兵政學

里西北則有三川。定川。劉璠等。秦皆漢。蕭關。故地。最是。賊衝。其寨主。監押。當令。本路主帥。舉辟才勇。班行。若謂。昨來。懷敏之敗。定川諸寨。不足捍禦。遂爲棄地。則兩路更無保障。賊馬可以直抵城下矣。其東南。師子。攔馬。平泉。三堡。俟春。當益營築。爲涇渭之屏蔽。不爾。其勢不攻而自下。一路隔絕。更無岸俟。鎮戎。遂爲孤壘矣。其二。渭州。龍竿。羊牧。隆城。靜邊。得勝。四寨。在六盤山。外內則爲渭州藩籬。外則爲秦隴襟帶。土地饒沃。生齒繇多。請建置爲軍。擇路分都監一員。知軍。專提舉四寨。及令修濬城塹。添屯軍馬。及時聚蓄糧草。以爲備禦。其三。原州。西至環州。定邊寨。與敏珠爾密藏等族。一帶蕃部相接。其首領至多。素無保聚。不相爲統。向背離合。所守不常。須擇武臣。知環原二州。相爲表裏。使招輯蕃部。但不爲賊用。庶少減涇原之患。其四。儀州。地控山險。州城低薄。壕塹淺狹。三分軍民。二分在外。賊至。雖能城守。居民必大遭剽掠。亦宜預慮之。其五。涇州。雖爲次邊。然緣河大川。道路平易。實近。裏控扼之會。其張邨。直八州路。宜營作關柵。或

斷爲塹以遏奔衝。望下韓琦范仲淹相度施行從之。(仁宗慶曆三年)

喻汝礪曰：近聞遷都之議，始以爲汴都天下根本，舍汴都而都金陵，是一舉而擲中州之地以資於敵矣。夫以諸葛亮之才而不能軋曹操，李克用之勇而不能抗朱溫者，蓋曹魏朱梁先定中原，庸蜀晉陽竭然一方安足，以當其彊。大臣謂中原決不可舍，以爲興王之資。汴都決不可遷，以蹈金人之計。(高宗建炎元年)

衛膚敏在維揚，數爲帝言揚州非駐蹕地，請早幸建康。帝思其言，復召入。膚敏言爲今之計，莫若暫圖少安於錢塘。徐詣建康，然長江數千里，皆當守備。如陸口直濡須，夏口直赤壁，姑孰對歷陽，牛渚對橫江，以至西陵柴桑石頭北固，皆三國南朝以來戰爭之地。至於上流壽陽武昌九江合肥諸郡，自吳而後必遣信臣提重兵以守之。而江陵襄陽尤爲要害，此尤不可以不扼險以爲屯戍。兵也，今敵騎近在淮壖，則屯戍之設固未能遽爲宜。分降詔書於沿江守土之臣。

第七章 議用兵有地理形勢方能得利 歷代備邊壩境之勝敗即係於佔形勢之優劣

兵政學

使之扼險屯兵。廣爲守備。許行鬻爵之法。使豪民得輸粟以贖軍。許下募兵之令。使土人得出力以自効。又重爵賞以誘之。則人人效命。守備無失。而敵騎必退矣。敵騎既退。則可以廣設屯戍。如前所陳。遲以歲月。國體少安。可以漸致中興之盛矣。上頗納其言。(建炎三年)

和州防禦使馬擴上言。臣今輒以機速利害畫爲三策。願陛下幸巴蜀之地。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以鎮江南。委健吏以撫淮甸。破敵人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爲上策。都守武昌襟帶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用爲屏翰。是爲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亟製戰艦。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爲下策。若貪顧江湖陂澤之險。納探報之虛言。緩經營之實績。倚長江爲可恃。幸敵人之不來。猶豫遷延。候至秋冬。使敵人再舉。驅集舟楫。江淮千里。數道並進。然後悔其已晚。是爲無策。累數千言。皆切事機。(同上)

言者論朝廷暫駐江左。蓋非得已。當爲攘卻復之圖。頃歲駐蹕揚州。有兵數十萬。可以一戰而斥。嫉不明。金人奄至。卒以奔走。踰江入越。此宰相黃潛善汪伯彥之過也。前年移蹕建康。是時兵練將勇。食足財豐。據江上不測之險。當敵人疑懼之秋。可以守矣。而舟師不設。金人未至。先已奔走。遵海而南。此呂頤浩之過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陛下今歲戰守之策。安所從出。萬一事起倉猝。大臣復欲棄土地。遣人民。委府庫。脫身奔走。此豈安國家定社稷之謀乎。臣愚以爲有江海則必資舟楫。戰守之具有險阻則必資郡縣。固守之力有兵將則必駕馭馴擾。不可爲將帥自衛之資。有財賦則必轉運灌輸。不可爲盜賊侵據之用。伏望委任大臣。早賜措畫。(高宗紹興元年)

尚書右僕射朱勝非上經營淮北五事。一謂國家屯軍二十萬。月費二百萬緡。尚無變通。必致坐困。逆豫方行。什一稅法。聚以資敵。若王師不出。豫計得行。今當渡江。取彼所積。以實邊圉。淮南既實。民力自寬。二謂逆豫招到淮北山寨。及

知名賊二十六項。所以然者。彼謂官兵不敢出。逆賊能驟來耳。宜分爲三軍。聲言取徐邳。而實取淮陽。聲言趣京師。而實取陳蔡。聲言入濱海。而實取青密。使豫聞之。必分兵拒守。然後大軍出廬壽。直搗宋毫。豫必成擒矣。三虛賊并力南下。今敵使既行。未有要約。不若先破豫兵。去其一助。四大軍一出。所得金帛。當明諭將帥。悉以賞軍。五淮北有土豪助順者。就以爲守將。俾自爲備。則兵勢益張。如此則不三二年。中原可定。帝納之。(紹興二年)

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言。今劉豫悉兵南下。其境內必虛。倘命信臣乘此機會。擣潁昌。以臨畿甸。電發霆擊。出其不意。則豫必大震懼。呼還醜類。以自營救。王師追躡。必有可勝之理。非惟牽制南牧之兵。亦有恢復中原之兆。此上策也。朝廷或以茲事體大。則鑿輿駐蹕江上。勢須號召上流之兵。順流而下。旌旗金鼓。千里相望。以助聲勢。則敵人雖衆。豈敢南渡。仍召大將率其全師。進屯淮南要害之地。設其邀擊。絕其糧道。豫必退遁。保全東南。徐議攻討。此

中策也。萬一有借親兵之名，爲順動之計，委一、二大將，捍敵於後，則臣恐車駕號令不行，敵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其爲患有不可勝言者。此最下策也。往歲金人南渡，意在侵掠，既得子女玉帛，時方暑，則勢必還師。今劉豫使之渡江而南，必謀割據，將何以爲善後之計哉？今日爲退避之計，則不可。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則安知敵非送死於我？顧一時機會，所以應之何如耳。望降出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初，張俊之謫福州也，綱亦寓居焉。俊服其忠義，除前隙，更相親善。及俊召入，綱因以奏疏附進。帝曰：綱去國數年，無一字到朝廷，今有此奏，豈非以朕總師親臨大江，合綱之意乎？所陳亦今日急務，可降詔獎諭。

（與四年）

李綱入辭，退上疏言：今日主兵者之失，大略有四。兵貴精不貴多，多而不精，反以爲累。將貴謀不貴勇，勇而不謀，將致敵擒。陳貴分合，合而不能分，分而不能合，皆非善置。陳者戰貴，設伏使直前，而有中道邀擊之虞，卽非善戰者，顯明詔

第七章

議用兵有地理形勢方能得利 歷代備邊據境之勝敗卽係於值形勢之優劣

之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非小補也。朝廷近來措置恢復。有未盡善者。五有宜預備者。三有當善後者。二。今降官告給度牒賣戶帖。理積欠。以至折帛博糶。預借和買名。雖不同。其取於民則一。而不能生財節用。覈實懋遷。一也。議者欲因糧於敵。而不知官軍抄掠。甚於寇盜。恐失民心。二也。金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吾不務求所以制之。三也。今朝廷與諸路之兵。盡付諸將。外重內輕。四也。兵家之事。行詭道。今以韓世忠岳飛爲京東京西宣撫。未有其實。而以先聲臨之。且中軍既行。宿衛單弱。肘腋之變。不可不虞。則行在當預備。江南荆湖之衆。盡出敵。或乘間擣虛。則上流當預備。海道去京東不遠。乘風雨而來。一日千里。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則海當預備。假使異時。王師能復京東西地。則當屯以何兵。守以何將。金人來援。何以待之。萬一不能保。則兩路生靈。虛就屠戮。而兩河之民。絕望於本朝。勝猶如此。當益思善後之計。(紹興五年)

張俊以敵勢未衰。而劉豫復據中原。爲謀叵測。奏請親行邊塞。部分諸將。以觀

機會。帝許之。朝論以爲邊防未備。空闕之處尙多。俊獨謂楚漢交兵之際。漢駐兵穀澗。則楚不敢越境而西。蓋大軍在前。雖有他歧捷徑。敵人畏我之議。其後不敢踰越而深入。故太原未陷。則黏罕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耳。而論者多以前後空闕爲憂。曾不議其糧食所自來。師徒所自歸。豈必環數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可以安乎。俊旣白於帝。又以告之同列。惟帝深以爲然。(同上)

韓世忠奏。已還軍楚州。帝因諭淮陽取之不難。但未易守。張守曰。必淮陽未可進。故世忠退師。張俊曰。昔西伯戡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以要害之地不可失也。淮陽今劉豫要害之地。故守必堅。帝曰。取天下須論形勢。若先據形勢。則餘不勞力而自定矣。正如奕碁。布置大勢。旣當自有必勝之理。(紹興六年)

帝謂大臣曰。中外議論紛紛。以敵逼江爲憂。殊不知今日之勢。與建炎不同。建炎之間。我軍皆以保江南。杜充書生。遣偏將輕與敵戰。得乘間猖獗。今韓世忠屯淮東。劉錡屯淮西。岳飛屯上流。張俊方自建康進兵前渡。敵窺江。則我兵皆

兵政學

乘其後。今虛鎮江一路。以檄呼敵渡江。亦不敢來。其後卒如帝所料。(紹興十一年)

劉子羽嘗獻時宜八事。論淮甸郡縣不必盡守。故城各隨其所在。據險置寨。守以偏將。敵長驅深入。則我綴其後。二三大將浮江上下。爲之聲援。論荆襄宜合爲一路。置帥公安。益兵聚糧。爲戰守計。論三衙寡弱未振。宜益增禁衛。論守江宜輕戍。江北重戍。江南論舟船當講求訓練。使大艦利於控扼。小舟利於走集。論江南剽悍可用。請別立統帥。論江淮陝蜀之兵當互爲聲援。論募兵請於荆粵收集諸盜。後皆不行。(紹興十五年)

史彌遠訪將才於趙葵。葵以兄范對。遂以范爲淮東提刑。兼知滁州。范曰。弟而薦兄不順。以母老辭。上書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月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何從而防哉。今或謂異詞厚惠。可以啗賊。不知陷彼歎兵之計。或謂歛師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

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詞之乍順乍逆而爲喜懼。或以賊兵之乍進乍退而爲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悔者矣。夫有遏敵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寶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擣其虛。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擄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技。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剿殺之。此游擊之兵也。維揚金陵合肥。各募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必人人思親其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以討賊矣。賊既不能深入。擄掠無所獲。而又懷見討之恐。則必反而求贖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怒之。吾於是。可以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速賊禍。是不然。揚州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

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寶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帥閫。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朝廷乃召范稟議。仍令知池州。(理宗寶慶三年)

權工部侍郎趙范入見。帝問曰。近日何者爲急。范奏曰。事有本末。有緩急。獎廉退去姦邪。此國之本務。國未富。兵未強。此今日之急務也。大農課額。大虧於昔。要必有由。至於兵之未強。則緣諸邊近年築城太多。遂分兵力。國家之兵。聚則不少。散則不多。若能散能聚。可守可戰。使江淮表裏皆有可恃之勢。則戎馬侵突。足以禦之矣。帝問元議和事。范曰。爲羈縻之策。則可宣和。海上之盟。其初堅如金石。緣倚之太重。備之不至。迄以取禍。此近事之可鑒者。帝曰。和豈可恃耶。詔趙葵措置沿邊備禦。緩急調遣。並聽便宜。(理宗紹定六年)

詔宰執曰。近聞北騎之來。往往儲糗糧。立棗柵。以爲因利乘便之計。守臣邊將。欲櫻城退守。則有老師費財之患。欲開關接戰。又有兵連禍結之憂。今朕欲於

兩淮沿江各令立一項游擊軍以備不時調遣。設若緩急隨宜應援使大軍偏師擣虛。此正李廣縱部曲逐水草號飛將軍之遺意也。又聞邊疆之外皆平原曠野北騎奔突邊臣每有迅雷不及掩耳之患。今朕欲令極邊州郡開浚水道去城百里之間三里一溝五里一洫使北騎不得長驅而入邊民亦可爲耕鑿之計。此正古者立方田開溝澮以限戎馬之遺意也。邊防之事久注朕懷茲與卿等共籌之。(淳祐十二年)

蘭溪處士金履祥以襄樊之師日急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不攻而自解聞者以爲迂闊然履祥所叙海舶經由之郡縣以及巨洋別陽難易遠近後驗之無不爽者。(度宗咸淳六年)

元張宏範言於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者相繼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速斃之道也

天澤從之。遂城萬山。徙宏範於鹿門。自是襄樊道絕。糧援不繼。(同上)

寧海布衣葉兌以經濟自負。獻書吳國公。列一綱三目。言天下大計。其略曰。臣聞取天下者。必有一定之規模。韓信初見高祖。畫楚漢成敗。孔明臥草廬。與先主論天下三分形勢者。是也。今之規模。宜北絕李察罕。南併張九四。撫溫台。取閩越。定都建康。拓地江廣。進則據兩淮。以規中原。退則畫長江。而自守。夫長江天塹。所以限南北也。金陵古稱龍蟠虎踞。帝王之都。誠宜建都於此。守淮以爲藩屏。守江以爲門戶。如高祖之關中。光武之河內。以此爲基。藉其兵力資財。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百察罕能如我何哉。且江之所備。莫急上流。吳魏所爭。在蘄春。於皖。卽今江州之境。今義師旣克江州。足蔽全吳。况自滁和至廣陵。皆吾有。又足以遮蔽建康。襟帶江州。匪直守江兼可守淮矣。張氏傾覆。可坐而待。淮東諸軍。亦將來歸。北略中原。李氏可併。孫權不足爲也。今聞察罕妄自尊大。致書明公。如曹操之召孫權。竊以元運將終。人心不屬。而察罕欲效操所爲。事勢不

侷宜如魯蕭計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此其大綱也至其目有三張九四之地南包杭越北跨通泰而以平江爲巢穴昔田豐說袁紹襲許以曹公李泌欲先襲范陽以傾祿山殷羨說陶侃急攻石頭以制蘇峻皆先傾敵巢穴今欲攻張氏莫若聲言掩取杭嘉湖越而大兵直擣平江平江城固難以驟拔則以鎖城法困之鎖城者於城外矢石不到之地別築長圍長圍之外分命將卒四面立營屯田固守斷其出入之路分兵略定屬邑收其稅糧以贍軍中彼坐守空城安得不困平江既下巢穴已傾杭越必歸餘郡解體此上計也張氏重鎮在紹興懸隔江海所以數攻不克者以彼糧道在三江斗門也若一軍攻平江斷其糧道一軍攻杭州決其援兵紹興必拔所攻在蘇杭所取在紹興所謂多方以誤之者也紹興既拔杭城勢孤湖秀風靡然後進攻平江犁其心腹江北餘孽隨而瓦解此次計也方國珍狼子野心不可馴狎往年大兵聚婺州彼即奉書納款後遣夏煜陳顯道招諭彼復狐疑不從顧遣使從海道報元謂江東委

之納款。誘令張杲齋詔而來。且遣韓叔義爲說客。欲說明公奉詔。彼既降我。而反欲招我降元。其反覆狡猾如是。宜興師問罪。然彼以水爲命。一聞兵至。挈家航海。中原步騎。無如之何。彼則寇掠東西。捕之不得。招之不可。夫上兵攻心。彼言杭越一平。即當納土。不過欲款我師耳。攻之之術。宜限以日期。責其歸順。彼自方國璋之歿。自知兵不可用。又叔義還稱我師之盛氣。已先挫。今因陳顯道以自通。正可協之而從也。事宜速不宜緩。宣諭之後。更置官吏。拘集舟艦。潛攻其兵。權消未然之變。三郡可不勞而定。福建。本浙江一道。倚山瀕海。兵脆城陋。兩浙既平。彼心計浙江四道。三道既已歸附。吾孤守一道。安歸哉。下之一辯。士力耳。如復稽送款。則大兵自溫處入。奇兵自海道。福州必不支。福州下。旁郡迎刃解矣。威聲已震。然後進取兩廣。猶反掌耳。吳國公奇其言。欲留用之。力辭。賜銀幣襲衣以歸。(元順帝至正二十年)

吳王命平章常遇春取湖廣襄陽諸郡。王嘗遇徐達等。論襄漢形勢。曰。安陸。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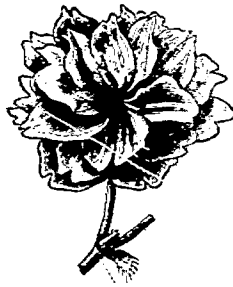
陽。跨。連。荆。蜀。乃。南。北。之。襟。喉。英。雄。必。爭。之。地。今。置。不。取。將。貽。後。憂。沉。沔。陽。新。附。城。中。人。民。多。陳。氏。舊。卒。壤。地。相。連。易。於。扇。動。譬。之。樹。木。安。陸。襄。陽。爲。枝。沔。陽。爲。榦。榦。若有。損。枝。葉。亦。何。有。焉。今。宜。增。兵。守。沔。陽。庶。幾。不。失。其。宜。至。是。遂。命。馮。春。將。兵。往。討。之。(至正二十五年)

第七章

議用兵有地理形勢方能得利歷代備邊禦境之勝敗即係於佔形勢之優劣

兵政學終

兵政學



兵

政

法

集權資憲通史

立法部

吳縣曹恭翊滌新編纂

兵政法

第一章 陸軍

集 權 資 憲 通 史

(1)

周官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長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鄭司農云羨者餘也

田謂田獵也。追謂逐寇賊也。竭作者盡行也。

齊桓公問管仲行伯用師之道。仲乃作內政而寓軍令。三分其國爲二十一鄉。

第一章 陸軍

工商之鄉六。工商各三也。二者不從戎役。士鄉十五。韋昭謂此士軍士也。十五鄉合三萬人。是為三軍。處野而不墮。不在都邑之數。則下云五鄙是也。參國起案

以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五家為軌。軌為

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也。以為軍令。

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居則為軌。出則為伍。所為寄政。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

司帥之。小戎兵車也。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

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公將其一。工商之鄉。隸公。國子帥五

鄉也。高子帥五鄉也。三軍故有中軍之鼓。國子之鼓。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

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遷徙。夜戰聲相聞。足

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凡三軍教士三萬人。車八百乘。蓋如鄉之法。五

鄙之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制野鄙之政。此以下與郊內之政異。十邑為卒。有卒帥。十卒為鄉。有鄉

帥。三鄉為縣。有縣帥。十縣為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

正。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下政聽帥聽。鄉帥之治。自邑積至

於五屬爲四十五萬家。率九家得一兵。得甲十萬。九十家得一車。得車五千乘。可爲三軍者四。長勺之戰桓公自謂有帶甲十萬。車五千乘。斥地甚大。非齊舊制。蓋如遂之法。以通國之數而遞征之。率車用六之一。士用十之三。大略依周變從輕便嚴蔽明蔽賢下比之罰其賢者。則鄉長進之。官長書之。公嘗相之三。選政既成。以守則固。以征則強。

漢武有南北軍之屯。南軍衛主之。掌宮門內之兵。有期門羽林。皆衛官。屬南軍。北軍中

尉主之。掌京城門內之兵。增置八校。屬北軍。更名中尉爲執金吾。常用兵四夷。發

中衛之卒。遠擊南粵。恐內無重兵。或致生變。於是創置七校衛。募知胡事者爲

胡騎。知越事者爲越騎。又取中尉屬官。所謂中壘者。進爲校尉。凡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皆校尉。長水胡騎。皆校尉。

八校尉。秩皆二千石。外又有城門校尉。掌城門屯兵。不在八校尉數內。

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二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

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爲庶民。就田里。如清曰。律年二十三傳之。騎官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庶民。更有三品有卒。更

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爲之。一月一更爲更卒也。貧者欲得雇

立

更錢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爲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還便往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過更也。如法謫徒則有七科。謫惡少年亡命弛刑。選募則有勇敢犇命伉健之屬。此皆出於正兵之外

明帝以後。又歲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出戍。聽從妻子。自古邊縣以爲常。凡

徙者皆給弓弩衣糧。於是北胡有變。則置度遼營。明帝時南蠻或叛。則置象林兵。

和帝時羌犯王輔。則置長安雍二尉。安帝時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安帝時其後盜

作緣海。稍稍增兵。順帝時而魏郡趙國常山中山六百一十六塢。河內通谷衝要

三十三塢。扶風漢陽隴道三百塢。西羌傳置屯多矣。

靈帝中平五年。望氣言京師當有大兵。何進於是勸帝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

樂觀。躬環甲冑。稱無上將軍。以厭之。始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爲上軍。

法

校尉袁紹爲中軍校尉。傳云鮑鴻爲下軍校尉。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爲左軍校尉。馮芳爲右軍校尉。夏牟爲左校尉。淳于夔爲右校尉。凡八人。謂之西園軍。皆統於碩。

北齊軍制。別爲內外。領之二。胄外步兵曹。內騎兵曹。十八。受田二十。充兵六十。免役。頗追古意。

周太祖輔西魏時。用蘇綽言。始倣周典。置六庫。籍六等之民。擇魁健材力之士。以爲之首。盡蠲租調。而刺史以農隙教之。合爲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十四軍。開府各領一軍。大將軍凡十二人。每一將軍統二開府。一柱國。主二大將。將復加持節都督以統焉。凡柱國六員。衆不滿五萬。

隋兵制大抵仍周。齊府兵之舊。而加潤色。其十二衛曰翊衛。驍騎衛。曰武衛。曰屯衛。曰禦衛。曰候衛。各分左右。皆置將軍。以分統諸府之兵。有郎將。副將。坊主。團主。以相統治。以外又有驃騎車騎二府。皆有將軍。後更驃騎曰鷹揚。郎將。車

(8)

騎曰副將。別置折衝果毅此府兵之大略也。

唐高祖初起兵。開大將軍府。以建成爲左領大都督。領左三軍。太宗爲右領大都督。領右三軍。元吉統中軍。發自太原。有兵三萬人。及諸起義以相屬。與降郡盜得兵二十萬。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二將軍統之。析關中爲十二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爲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查戶口。勸課農桑。

法

立

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六百三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吏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凡民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

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武騎排積。手步射。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折衝都衝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者。予其直市之。每匹予錢二萬五千。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寔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歲一番。命尙書左丞蕭嵩與州吏共選之。明年更號曰彊騎。又詔諸州府馬闕。官私共補之。今兵資難致。乃給以監牧馬。自是諸府事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恥爲之。十三年始以彊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爲六番。每衛萬人。自天寶以後。彊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鑄幕。糗糧。並廢矣。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衛佐。悉以假人爲童奴。京師人恥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食粱肉。壯者爲角觝。

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

方鎮節度使之兵其原皆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曰道道有將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高宗永徽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督河西節度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旣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爲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強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捨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爲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姑息愈甚則兵將愈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奪虜其將帥并其

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爲。反爲和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爲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忠全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妄意喜怒。兵已至國門。天子爲殺大臣。罪已悔過。而後去。及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誅宦官。劫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向所謂三鎮。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荆湖閩廣。西則齊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唐書兵志。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彊騎。彊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滅亡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蓋府兵之制。居無事。耕於野。其番上者。宿於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原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要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

民人兵甲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鎮不得不強，京師不得不弱。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故兵之始重於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既其盛也，號令征伐，非其有，其末也。至無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滅亡，可不哀哉。

立

法

宋太祖建隆元年，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練其驍勇，升爲上軍，老弱怯懦置剩圓以處之。剩圓給官符宮觀園苑寺廟廡之役又選強壯卒，定爲兵樣，分送諸道。其後又以

木梃爲高下之等，散給諸州軍，委長吏都監等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京諸司庫務皆有兵役其執校者即不設等樣自是師旅皆精銳矣。

神宗熙寧三年，詔行保甲法。畿內之民，十家爲一甲，選主戶有幹力者一人爲保長，五十家爲一大保，選一人爲大保長，十大保爲一都保，選爲衆所服者爲都保正。又以一人爲之副應，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力丁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最厚，材力過大者，亦充保丁。兵器非禁者聽

習。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畿甸既就緒。遂推之五路。兩朝國史志。太祖太宗平一海內。懲累朝蕃鎮跋扈。盡收天下勁兵。列營京畿。以備蕃衛。其分營於外者。曰就糧。就糧者。本京師兵。而便廩食於外。故聽其家往。其邊防要郡。須兵屯守。即遣京師諸鎮之兵。亦皆戍更。眞宗仁宗英宗。嗣守其法。益以完密。於時天下山澤之利。悉入縣官。以資廩。賜將帥之臣。入奉朝請。以備指縱。獷悍之民。收隸尺籍。以給守衛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內外相維。上下相制。等級相軋。雖有暴戾恣睢。無所措於其間。是以天下晏然。逾百年而無犬吠之警。此制兵得其道也。制兵之額有四。曰禁兵。曰廂兵。曰鄉兵。曰藩兵。分隸殿前侍衛總管司。而籍藏樞密院。凡召募廩給訓練屯戍揀選之政。皆樞密院掌之。禁兵者。天子衛兵也。總於殿前侍衛二司。其尤親近扈從者。號班直。餘自龍衛以下。皆番戍諸路。有事即以征討。廂兵者。諸州之鎮兵也。太祖見唐末方鎮跋扈。招選州軍壯勇者。悉備送京師。以備禁衛。餘留本城。本城雖或戍

更教閱類多給役而已。鄉兵者。選自戶籍。或土民應募。所在團結訓練。以爲防守之兵也。國朝已來。河北河東有神銳忠勇強壯。河北有忠順強人。陝西有保毅寨戶強人弓手。河東陝西有弓箭手。河北河東陝西有義勇。麟州有義軍。州陝有土丁壯丁。荆湖南北有弩手土丁。廣南東西有槍手土丁。邕州有溪峒壯丁。蕃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爲蕃籬之兵也。召募之制。起於府衛之廢。蓋籍天下良民以討有罪。三代之兵與府衛是也。收天下獷悍之兵以衛良民。今召募之兵是也。國初以來。取非一途。或土人就在所團立。或營伍子弟聽從本軍。或乘歲凶募饑民補本城。或以有罪配隸給役。是以天下失職獷悍之徒。悉收籍之。伉健者遷禁衛。短弱者爲廂軍。制以隊伍。束以法令。帖帖不敢出繩墨。平居食俸廩。養妻子。備征防之用。一有警急。勇者力戰。鬪弱者給漕輓。則向之天下失職獷悍之徒。今爲良民之衛矣。廩給之制。總內外廂禁之軍。且百萬。言國費最鉅者。宜無出此。雖然。古者寓兵於民。旣出常賦。有事復裹糧而爲兵。

後世兵與農分常賦之外山澤關市之利悉以養兵然有警則以素所養者捍之民晏然無預征役也唐之時兵分藩鎮得專租稅天子禁衛之兵中外不過十餘萬人國朝收天下甲卒數十萬悉萃京師京師八方所湊水陸四達歲漕江淮粟六百萬石而練帛貨泉齒草百物之委不可勝紀是以軍儲饒羨初太倉纔支三三歲承平既久常餘數年之食以此臨制四方猶臂指之運也世之議者不達乃謂竭民賦租以養不戰之卒糜國帑廩以優坐食之校豈知祖宗深意哉

遼兵制之大目有四其宮帳軍則帝與后所置生則扈從死則守陵者也其部旅軍則出自各部族分隸南北府而守衛四邊者也其京州軍則出自民間丁籍者也其屬國軍則凡臣服於遼者各出其軍以供驅使者也百官志曰四者各自爲軍體統相承分數秩然雄長二百餘年凡以此也又遼時兵機武銓羣牧之事皆屬北樞密院謂之北院軍國大政則北南宰相皆佐理之北南大王亦掌

兵政法 宋 遼

部族軍民之政。北南院都統軍司。掌北南院從軍之政令。北南詳察司。掌北南院部族軍馬之政令。北南院都部署司。掌北南院部族軍民之事。北樞密院。專主兵。所謂北衙不治民也。南樞密院。專主民。所謂南衙不主兵也。有兵民兼者。有專治兵者。遼初。氈車爲營。硬寨爲宮。御帳之官。不得不謹。故有侍衛司。北南護衛府。宿衛司。禁衛局。宿直司。硬寨司。諸官。又有四帳都詳察司。掌四帳軍馬之事。錫里司。掌皇族之軍政。其北南面各官之掌兵事者。北面部族官而下。則北面軍官。自天下兵馬元帥皇子親王爲之。至各詳察司。爲目盈百。北面邊防官中。上京路諸司。以之控制諸奚。遼陽路諸司。以之控扼高麗。長春路諸司。以之控制東北諸國。南京諸司。以之備禦守國。西京諸司。以之控制西夏。此外尚有諸路各司。皆以助軍政。北面行軍官中。得行樞密院。至行軍都統。其目幾三十。北面屬國官。因各屬國之酋長。與契丹人區別而用。其目更夥。以上南北官所治皆北面之事。南面朝官中。兼得代十六州始置南面官。以專治漢人軍馬之事。漢人樞密院。掌漢人兵馬之政。又有諸衛武官。自大將軍至

左右神威軍爲目二十一。南面京官中有南京侍衛親軍馬步軍各官。黃龍府侍衛親軍馬步軍各官。南面方州官中則有各州某軍節度使至指揮使各官。又有觀察至團練等官。南面軍官中有都檢點都團練以下等官。南面邊防官則自招安使以下。至處置使司各官。夫遼之爲國。疆場之事。幾於無歲無之。戎政不修。其何以國。

金制。凡用師征伐之會。上自大元帥。中自萬戶。下自百戶。其於飲酒會食。一切起居動止之事。略無間別。所以上下情通。無閉塞之患。疑慮之端。國有大事。適野晝灰。而議自卑者先議。畢即漫滅之。不聞人聲。軍將大行會而飲。使人獻策。主帥聽而決擇焉。其合者卽命爲將。任其事。暨師還。戰勝又大會問其有功者。隨功高下支賞。舉以示衆。薄則增之。元初有蒙古軍。特默齊軍。既平中原。有漢軍。蒙古軍皆國人。特默齊軍則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衆寡。盡僉爲兵。十人爲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鬪。下馬則屯聚牧養。孩

幼稍長。又籍之曰漸丁軍。既平中原。發民爲卒。是爲漢軍。或以貧富爲甲乙。戶出一人。曰獨戶軍。合二三而出一人。則爲正軍。戶餘爲帖軍。戶或以男丁論。嘗以二十丁出一卒。至元七年。十丁出一卒。或以戶論。二十丁出一卒。而限年二十以上者。充士卒之家。爲富商大賈。則又取一人。曰餘丁軍。至十五年免。或取匠爲軍。曰匠軍。或取諸將校之子弟充軍。曰質子軍。又曰圖爾哈軍。是皆多事之際。一時之制。兵籍係軍機。重務。漢人不閱其數。雖樞密近臣。職專軍族者。惟長官一二人知之。故內外兵數多寡。人莫有知之者。

明制。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外統之都司。內統於五軍都督府。而上十二衛爲天子親軍者。不與焉。征伐則命將充總兵官。調衛所軍領之。旣旋則將上所佩印。官軍各回衛所。蓋得唐府兵遺意。公侯伯皆領都督。以統禁兵。後又以文臣或內臣提督京營。外設衛所。都指揮使司。以轄鎮守之軍。征戍則又設總兵副將。參將。游擊之屬。文臣統兵者。或爲經略。或爲總督。巡撫。及兵備道。清軍

同知之屬。原按明初勳臣尙充參游。後止充兩廣湖廣漕運三總兵。又次第皆革。總兵或掛將軍印。或不掛印。皆曰總兵。征伐之事。公侯伯充總兵。名曰掛印將軍。其在外鎮守地方武臣。原無掛印。自洪熙元年始。頒各鎮總兵參將佩印。初制總兵無專官。有事則命將事。已則歸。後因邊境多事。遂留鎮守。其鎮守內臣。則始永樂時。遼東開原及山東等處。而自後遂多添設。嘉靖時盡數取回。邊境肅清。沿及末季。京營全任中官。外鎮必設監視。一代弊政。莫此爲甚。

成祖永樂間。定三大營之制。一曰五軍。一曰三千。一曰神機。其制皆備。初太祖於京城內外置大小二場。分教四十八衛卒。已分爲五軍。都督府成祖遷都增京衛爲七十二。又分步騎軍爲中軍左右掖左右哨。亦謂之五軍。歲調中都山東河南大甯兵番上京師。隸之。設提督內臣一。武臣二。原按五軍營內之幼官舍人營者。明初立君子舍人二衛。選文臣子姪居君子衛。武臣子姪居舍人衛。晝則侍從。夜則置宿更番。此即勳衛之始也。後不用文臣子姪。故專言舍人。

營凡舍人承襲皆於五府試驗年二十以上方許比試一試不中食半俸再試不中降充軍蓋明初將材皆儲於此故其嚴如此神機營南京亦增設之

第二章 禁衛

周官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正令行其秩叙作其徒役之事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司隸掌五隸之法辦其物而掌其政令掌帥四翟之役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蠻隸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罪隸夷隸貉隸其守王宮與其守厲禁者如隸之事林氏曰周廬千列設戟百重入守虎關出陪豹尾此古人所以設衛強幹弱枝防未然而滅不軌也昔成周宿衛之制虎賁綴衣無非吉士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執劉鉞而上戈刃者皆用冠冕之士大夫居虎門而詔王嬖者乃率四夷之賤隸心腹之衛固擇有道有德之賢而宿衛之兵亦皆使賢士大夫爲之其任

嚴矣。而聖人防微杜漸之意，又不止是。蓋人君處內廷之時多，處外廷之時少。親侍臣之意，玩親大臣之意，嚴今宮正宮伯之兵衛，郎衛固為太宰之屬，而虎賁之虎士，掌於司馬，司隸之伍，隸掌於司寇，皆聽命於太宰，內外相維而賢否無混淆之患，事權不分而政令無下移之漸，此周制所以盡善也。

漢制南軍在京城門內，衛尉主之，北軍在宮城門外，中尉主之，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屬官有大夫郎謁者，皆秦官，又期門羽林皆屬焉。林氏曰：南軍衛宮，衛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主之，南軍則有郎衛兵，衛之別如三署諸郎，羽林期門，則皆郎衛也，如衛士令丞，諸屯衛候，則皆兵衛也，是衛非南軍守衛之衛乎？北軍則有調兵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卒，則是調兵，而如八校胡騎越騎，則是募兵，而衛是衛也，非北京護軍之衛乎？此漢人南北軍之制也。朱虛入衛，卒平諸呂，方朔執戟，坐折董偃，袁盎以中郎卻慎夫人之坐，日磾入侍，縛莽，何羅之逆，事並見本傳王國侯國，拘不得入，漢制王國侯國不得入宿衛，漢勝為楚王，當侍後三舉，孝廉不

兵政法 周漢唐

得宿

同族犯法限不得與

漢制同族犯法不得宿衛蕭望之以甲科為郎後坐弟犯法不得宿衛

雖以龔勝蕭望之之賢甯

從退免則宿衛所任之人固無愧於周耳然始以南北軍皆隸三公而太尉周勃得入北軍以成安劉之功可也自武帝疏遠外廷之後衛尉之職領於將軍城門之兵領於司馬往往以中朝任之而大臣皆無與焉大司馬之任又非向時太尉之比豈知禁嚴之地大臣皆不預聞則凡可以轉移人主之心志惑亂人主之視聽無所不至異日之變可見耳至東漢以來光祿大夫不在宿直議郎不與執戟凡為禁衛者皆非士人之流而郎官三省盡為諸黃門之廬耳故宦官內典門戶外與政事及何進誅宦者太后不聽曰中官領統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我奈與士人共對事乎則知士人不為郎中久矣後盡除宦者選三署郎人守宦官之廬即此可見推原其故皆光武不任三公多置黃門其流禍至是也

唐有南北衙兵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禁軍是也 林氏曰唐制有八衛各分

左右自左右以至千牛。皆典扈從。是故宮禁宿衛。是統是司。內廂儀仗。是臨是職者。左右衛也。皇城四面宮城內外。諸門置兵分助其役者。驍騎也。正衙朝會。釐鎧旅卒。兩廂列仗。唱警應蹕者。武衛也。正殿之前。隊立於階。長樂永安。隊列於廡者。威衛也。皇城之四面宮苑之城門。則職於領軍。京城烽堠之宜。南衛番上之數。則職於金吾。禁衛名籍器仗出入。則職於監門。僕御兵仗宿衛弓箭。則職於千牛。此唐人十六衛之制也。張延師之謹畏。至三十年未嘗有過。阿史那忠之清謹。至四十八年無有纖隙。龐玉久典宿衛。習知制度。段志元衛章武門。夜不示詔。則宿衛所用之人。亦無愧於周。然始以大臣兼領宿衛。使文皇有甘寢之安可也。自六軍禁衛皆用士人。其選始輕。祿山吐蕃之變。神策禁軍外入。赴難國家。遂以倚重。悉命中人主之。其勢益橫。自是南衛日輕。北衛日重矣。噫。漢不以中朝屬外朝。而使閹宦宿直。卒成何進之亂。見進本傳唐不以北衛隸南衛。亦使宦者典兵。反至王叔文之亂。見唐兵制其視周人以禁衛屬冢宰之意。又何止。

天淵哉。

兵政法 唐宋

宋甯宗時慶元元年十二月詔楚州招到二百六十一人補弩手効用二年八月以淮東安撫司所招軍爲御前強勇軍三年十一月置御前忠銳軍嘉定元年揀刺淮西軍二萬六千餘人爲御前定武軍三年以江陵忠勇軍爲御前忠勇軍十二年二月遣殿前司軍八千人防捍江面端平中禮部尙書魏了翁奏曰臣竊考三衙之制蓋自高宗因禁衛軍弱命三衙增修軍政後又以諸將步騎分隸三衙孝宗又爲護聖一軍以寓陰相維制之意司馬暫移建康議者以爲不然其殿步二司之卒時遣戍淮以勞苦之然不過維揚天長六合而已及時往代不欲久虛宿衛以事邊陲至韓侂胄開邊始發三衙禁族與江淮之師有事於宿泗以居衛王居之人而使之長征遠戍則自此始

理宗紹定三年二月臣僚奏乞補禁衛兵額戒內侍私役革貨號修火政以肅宮禁從之原按宋時禁軍選自州郡之驍健聚之京師亦即令其分番出戍

於州郡以習勞苦。知險要。故諸州皆有禁軍。在京在外。營名極多。諸軍統於殿前司與侍衛司。二司所統。各分騎步。所謂三衛軍也。

遼大帳皮室軍。太宗選天下精甲以置。凡三十萬騎。初太祖以行營爲宮。選諸部豪健千餘人。置爲心腹部。耶律隆科以功爲右皮室詳袞。即此軍也。太宗增多至三十萬。有左右北南四皮室軍。屬珊軍。應天皇后置。太祖時宗室盛強。分德呼勒部爲二宮衛。內虛。經營四方。未遑鳩集。后於居守之際。選蕃漢精銳二十萬騎。爲屬珊軍。珍美如珊瑚。故名。

宮衛騎軍。太祖以德呼勒部受禪。分本部爲五院六院。統一皇族。而親衛缺。乃立鄂爾多法。裂州縣。割戶丁。以強韃弱枝。詒謀嗣續。世建宮衛。入則居守。出則扈從。葬則因以守陵。有兵事則丁壯從戎。老弱居守。五京二州。各提轄司。傳檄而集。不待調發。州縣步卒十萬。已立具矣。恩意親洽。兵甲犀利。教練完習。簡天下精銳。聚之心腹之中。懷舊者。歲深。增新者。世盛。此軍制之良者也。

兵政法 遼金

金海陵王貞元元年立侍衛清軍司禁軍之制本於哈濟穆昆哈濟者言親軍也。以近親所領故以名焉。舊嘗選諸軍材武者為護駕軍。海陵又名上京龍翔軍為神勇軍。正隆二年將南伐乃罷歸使就遷調。後於侍衛親軍四明安內。止 舊曰太祖遜王秦王明安凡三今曰四明安未詳豈太祖有兩明安耶。 選二十以上千六百人。騎兵曰龍翔步兵曰虎步。備宿衛。

章宗承安四年十二月定親軍及承應人退閑遷賞格。凡選弩手之制先以營造尺度杖其長六尺立之謂之等杖。取身與杖等能踏弩之三石鋪弦解索登踏習閑射六箭皆上探內二箭中貼者。又選親軍取身長五尺五寸善騎射者。明安穆昆一名上兵部移點檢司宣徽院試補之。又設護衛二百人。近侍之執兵仗者也。取五品及七品官子孫及宗室并親軍諸局分承應。人身長五尺六寸者選士補之。又設控鶴二百人皆備出入。泰和三年六月詔檢司諸親軍所設教授及受業人若干其為教何法通大義者幾人各具以聞。

元太祖時以穆呼哩齊拉袞博勒呼博爾濟爲四集賽分番宿衛集賽猶言番直宿衛也。凡集賽長之子孫或由天子所親信或由宰相所薦舉或以其次序所當爲即襲其職以掌環衛雖官卑勿論年勞既久遂擢一品官他預集賽之職而居禁近者分官服弓矢食飲文史車馬廬帳府庫醫藥卜祝之事悉世守之雖以才能受任使服官政貴盛之極然一日歸至內庭則執事如故若夫宿衛之士則謂之四集賽台亦以三日分番入衛其初名數甚簡後累增爲萬四千人揆之古制猶天子之禁軍是故無事則各執其事以備宿禁庭有事則惟天子之所指使比之樞密各衛諸軍爲尤親信然其數滋多國家大費每敝於此屬。

世祖時設五衛以象五方始有侍衛親軍之屬置都指揮使以領之禁兵之設用之於大朝會則謂之圍宿軍用之於大祭祀則謂之儀仗軍車駕巡幸用之則曰扈從軍守護天子之帑藏用之則曰看守軍或夜以之警非常則爲巡邏

軍。或歲漕至京師。用之以彈壓。則爲鎮遏軍。

明親軍上二十二衛。原按有明一代禁衛之制。自太祖爲吳王時。始置金吾羽林等十衛。洪武時。有上十二衛。而勳衛舍人在外。永樂時。增爲上二十二衛。而武軍神樞二營之紅盜明甲將軍等在外。宣德時。以永樂時所集之勇士。改爲四衛。皆爲親軍。又有皇城守衛官軍。昉於洪武南京。而北京之制。定於永樂。即以諸衛軍分地司之。又有京城巡捕軍。亦昉自洪永。此則設專官爲之。即五城兵馬司也。總而論之。諸衛中。惟錦衣衛以兵兼刑。且與中官相羽翼。故其權至後。而積重。四衛營亦以聽御馬監提調。故亦稱要焉。此外武功彭城諸衛。及諸陵之衛。兵制雖亦列之親軍之後。然皆不稱親軍。上十二衛。則洪武時制也。上二十二衛。及其餘諸衛。則自永樂而後。歷朝之制也。南京衛所親軍衛。則既遷北京後。而南京所存者也。

太祖洪武三年二月。置留守五衛指揮司。專守門巡警。先是七月。置帳前總制。

親兵都指揮司。省都鎮撫司。兵馬指揮司。至吳元年十月。以省都鎮撫。隸大都督府。已改爲留守司。至是改置留守衛。指揮司。設左右前後中五衛。每衛設指揮五員。關領內府銅符。日輪二人。點守衛官軍。夜亦如之。原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留守五衛。及在京諸衛。共四十八衛。以衛京城。此洪武時南京之制。四年正月。立內城門禁之法。守門指揮千百戶。日一更代。士卒三日一更代。凡內官內使出入。皆用號牌。若有以兵器雜藥到門者。論如律。守門軍士失察者。罪如之。至二十七年十二月。帝諭凡守衛皇城四門。自指揮至軍士。各依其伍。全隊上直。勿得代替。違者處重刑。因申定皇城門禁法。凡朝參門始起。直日都督將軍。即應直帶刀官入後。百官始以次入。上直軍三日一更番。於朝退辰時交代。凡內臣出入。必合符嚴索。以金幣出者。驗視勘合。以兵器雜藥入者。擒治之。失察者重罪。凡官軍人民有事陳奏。不許阻遏。及問其事情。違者罪之。六年五月。改扈駕先鋒金牌爲守衛金牌。先是命工部造銀牌。鑄駕前先鋒四

字以金塗之。尋改爲守衛金牌。銅塗金爲之。高一尺。闊三寸。以仁義禮智信爲號。仁字號鑄獨龍盤雲花。公侯伯都督佩之。義字號鑄伏龍盤雲花。指揮佩之。禮字號鑄獬豸盤雲花。千戶衛鎮撫佩之。智字號鑄獅子盤雲花。百戶所鎮撫佩之。信字號鑄豹盤雲花。將軍佩之。二面俱有篆文。一曰守衛。一曰隨駕。守衛官員懸帶此牌。直宿不許借掛。首爲圓。竅貫以青絲。緣掌於尙寶司。凡隨駕應直宿衛者許關給佩帶。下直則納之。

十五年四月。改置錦衣衛。初設供衛司。後改親軍都尉府。隸以儀鑿司。至是罷府及司。置錦衣親軍指揮使司。所屬有南北鎮撫司十四所。南司理衛中刑名。如列衛而兼簡軍匠。北司專理設獄。所隸有將軍力士校尉。其職掌直駕侍衛。巡察捕緝等事。錦衣所隸將軍。選豐偉有勇者爲之。號曰天武府軍。初隸供衛司。至是隸錦衣衛。改稱大漢將軍。永樂中增紅盜明甲二將軍。及叉刀圍子手之屬。備宿衛。兵志曰。太祖之設錦衣也。專司鹵簿。是時方用重刑。有罪者往

往下錦衣衛鞠實本衛參刑獄自此始文皇立倚錦衣爲心腹所屬兩鎮撫司凡問刑奏請皆自達不關白衛帥用法深刻爲禍甚烈

第三章 教練

周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旌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錡鐃之用遂以蒐田中夏教芟舍如振旅之陳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法遂以狩田

漢制常以九月都試太守都尉令長丞相會都試課殿最

唐元宗先天二年十月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戈鋌金甲照耀天地列大陣於長川坐作進退以金鼓之聲節之帝親環戎服持大槍立於鎮前

宋太祖建隆三年十一月講武於近郊六軍之容甚盛神宗元豐三年內教法格并圖其象頒行之步射執弓發矢運手舉足移步及馬射馬使蕃槍馬上野戰格鬥步用劍排皆有法象凡千餘言使軍士習誦焉 帝諭近臣曰黃帝始

置八陣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腹平沙之上。累石爲八行。晉桓溫見之曰。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此即九軍陣法也。後至隋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遇久亂。將臣通曉其法者頗多。故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即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即七軍。七軍者圓陣也。蓋陣以圓爲體。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陣即內外俱圓矣。故以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陣之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軍各一。爲二虞候軍。左右衛各二。爲四衛軍。與中軍共爲七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爲九軍。本朝祖宗以來。置殿前馬步軍三帥。即中軍前後軍帥之別名。四馬步軍都虞候。是爲二虞候軍。天武捧日龍神衛四廂。是爲四廂軍也。中軍帥總制九軍。即殿前都虞候。專總中軍一軍之事務。是其名實與右九軍及六花陣相符。而不少差也。今論兵者。俱以唐李筌太白陰經中所載陣圖爲法。失之遠矣。朕嘗覽近日臣僚所獻陣圖。皆妄相眩惑。無一可取。果如此。

輩之說。則兩敵相遇。必須遣使豫約戰日。擇一寬平之地。仍夷阜塞壑。誅草伐木。如射圃教場。方可盡其法耳。以理推之。知其不可用也。決矣。今可約李靖法。爲九軍營陣之制。然李筌之圖。乃營法。非陣法也。朕探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陣。本出於一法而已。止曰營行曰陣。在奇正言之。則營爲正。陣爲奇也。於是。以八月大閱九軍陣於城南荆家陂。

甯宗慶元元年十一月。命宰執大閱。二年三月。命諸軍射鐵簾。袁說友言。今日之所以豫備者。莫先於修軍政。而軍政之最切者。莫大於治軍實。夫軍實者。武藝車徒器械是也。臣嘗得之於宿將。軍中如弓弩手。如槍刀手。皆有升加等。必有此武藝。則有升加。與之增食錢。增衣賜。所增多寡。視其藝之高下。統帥等日試月比。每季屬之總領。親與審擇。從實升加。升加既畢。即請增給。然後士伍激勸。一遇征行。莫非強勇之士。今江蜀諸屯。豈不知此。而升加之法。百不舉一。臣又知其說矣。軍中既無餘力。總司復無餘財。誠恐增加既多。月支必廣。既有

立

犒設復添衣賜自度無以辦此不復敢事激勸遂使士卒有勇莫施有力莫見人材沈鬱緩急無用豈不深可惜哉須從實升加諸軍士卒自皆踴躍

理宗淳祐四年董槐知建康府時軍政弛弗治乃爲賞三等以教射春秋教肄士卒坐作進退擊刺之技歲餘盡爲精兵

遼太宗天顯三年正月閱北寇南寇兵籍及皮室伊刺摩哩三軍

金海陵王正隆二年制戰陣之法十有餘條因大讎耀兵有飛龍騰蛟吼虎魚麗之變以示威武

法

明太祖洪武六年三月閱武於教場王圻本曰初定鼎金陵置五軍營設大

教場在城外南二里

小教場在皇城迤西

至永樂間設神機營在大教場右

浦子口在大江之北

嘉靖十四年設

池河演武場在定遠縣東二十里時雖遷都於北而在南兵衛不廢且練習以時皆轄於兵

部及操江都御史蓋以重根本而飭江防云

景帝景泰元年六月大同總兵官郭登上操軍法原按兵法以伍爲要故教

士之法莫先於束伍。王圻本言靖遠伯王驥守備南京嘗閱師覆舟山問其將校曰部伍行列若何皆對曰隊各五十人始爲一字列聞鐘鼓聲則變而爲方圓直斜之勢今日所校練是也驥笑曰如此何以約束士卒俾就紀律哉凡兵五人爲伍必一人居中執旗標四人者立四面皆聽一人所使中一人恒堅立不動赴敵則四人必聽中一人使四人者相顧應四人死中一人不得獨生由五人爲二十五人共一隊最中一人執旗稍大以令其四面如前五人之法又倍而成伍則爲一百二十五人其再倍則爲二百五十人共一營左右前後相應而聽於中以一百二十五人五分之一居中四者寄四隅爲遊兵出奇而正兵二十五人堅駐不動一一相犄角而功可成矣又以五營如前分布之則正兵一千二百五十人而又以一千二百五十人如前法爲奇兵遊擊則總二千五百人爲帥相機調遣聽於中軍主將之令其下由伍而隊而營各有一人爲中中者一人各以將之令令其餘如是豈有紀律不嚴約束不齊而功不成者

哉。聞者皆稱善。厥後戚繼光之練兵，尤爲詳備。見於所著諸書。

土木之難。京軍沒幾盡。帝詔議戰守方略。于謙等言。兵之所賴者將。將得其人。兵無不精。臣等議選官軍十萬。分五營團操。每隊五十人。一人管隊。兩隊置領隊官一員。每千人把總官一員。至五千人。置把總都指揮一員。各量其材器謀勇。授之使之互相統屬。兵將相識。如遇操練之時。量調一隊或三五隊。點閱比較武藝。量爲勸懲。使管軍者知軍士之強弱。爲軍者知將帥之號令。不致臨期錯亂。難於調遣。合則爲一營。分則爲五營。萬一寇犯賊多。則各營俱動。賊少或分調三營。或調一萬或三五千。隨機應敵。其平日選大小該管頭目已定。則交戰之時。多用則多調。少用則少調。止調該管頭目。而士卒自隨。平日相處既久。同輩之人。易以相救。管隊之人。易以使令。比之向日混同操練。不辨強弱。不知號令者不同。除團營之外。別選精壯。實錄曰。景泰三年五月。于謙等上言。練兵法曰。稽陣法。莫有過於黃帝破蚩尤之陣。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將居中。專

主旗鼓。八部旋繞。悉聽指麾。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南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首尾中俱相應也。其以常山言者。常山爲北岳大將。居北岳元武之位也。自古如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數人。深明此法。其名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者。則孔明也。蓋孔明按洛書之數以明之。九數居離。南方朱鳥七宿之地。前朱雀也。故曰鳥陣。一數居坎。北方元武七宿之地。後元武也。故曰蛇陣。三數居震。東方蒼龍七宿之地。左青龍也。故曰龍陣。七數居兌。西方白虎七宿之地。右白虎也。故曰虎陣。六居西北。乾之位也。乾爲天。故曰天陣。二居西南。坤之位也。坤爲地。故曰地震。四居東南。巽之位也。巽爲風。故曰風陣。八居東北。艮之位也。艮爲山。山出雲。故曰雲陣。將居乎中。則又所以象乎太極也。一大陣之中有八陣。而八小陣之中。又各有八陣。大陣法八卦。小陣法六十四卦。臣等欲將陣法教演軍士。謹繪圖上進。勅令依法訓練。勿事虛文。

先是浙江參將戚繼光以善教士聞。嘗調土兵製鴛鴦陣。破倭。至是已官總兵。穆宗從給事中吳時來請命繼光練兵薊門。薊兵精整者數十年。繼光常著練兵實紀以訓士。一曰練伍。首騎次步。次車次輜重。先選伍。次較藝。總之以合營。二曰練膽。氣使明坐作進退。及上下統屬相友相助之義。三曰練耳。目使明號令。四曰練手足。使熟技藝。五曰練營。陳詳布陣起行結營及交鋒之正變。終之以練將。後多遵用之。

第四章 馬政

周官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圍。三乘爲阜。阜一趣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一馭夫。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

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凡軍事物馬而頒之

漢制大僕掌輿馬屬官有大廐未央家馬三令又車府路軫騎馬駿馬四令丞

又龍馬閑駒橐泉駒駉承華五監長丞

漢景帝時造苑馬以廣用苑馬謂苑為之牧馬御史大夫衛綰奏禁馬高九尺五寸以上尺

未平不得出關衛綰馬十歲齒下平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

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師古曰武泉雲中之縣也養鳥獸者

通名為苑故謂牧馬處為苑

宣帝五鳳二年詔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毋歛令

年馬口錢成帝建始二年減乘輿廐馬林氏曰漢初民出善賊以備車馬又

稍復古制勸民養馬有一匹者復卒三人蓋居閒則免三人之算有事則當三

人之卒此內郡之制也至於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則馬數千

羣橋桃居塞則致馬千匹貨殖傳於時內郡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羣食貨志邊

兵政法 周漢後漢唐

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注漢儀武帝初年單于入塞見馬布野而無人牧

者征伐四夷而馬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既數出師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

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卒難矣又

令民得畜邊者從官假馬母而歸其息什一則邊郡之欲廣畜牧者難矣又匿

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腰斬者功臣表黎頃侯召奴有以民或匿馬馬不具而長安令

幾坐死者汲黯傳故內郡不足則籍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驛馳負

石至玉門關武帝太初三年輪臺之恨始修馬令吁亦晚矣

後漢舊有六廄中興省約但置一廄後置左駿令廄別主乘輿御馬後或併省

又有牧師苑皆令官主養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興皆省唯漢陽有流馬苑

但以羽林郎監領

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石警牧之制始

於此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駒駘五曰馱騄六曰天苑

總十有二閑爲二廐。一曰祥麟。二曰鳳苑。以繫飼之。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廐。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幽。涇。甯。間。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四曰北普。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爲之名。方其時。天下以一練易一馬。

宋初有左右飛龍二院。以左右飛龍使各二人分掌之。時諸州監牧多廢。國馬無復孳息。太祖始置養馬二務。又興葺舊馬務四。以爲放牧之地。分遣中使詣邊州歲市馬。自是閑廐之馬始備矣。

太宗淳化二年。通利軍上十牧草地圖。上慮畜牧之地多侵民田。乃遣中使檢視畫其疆界。又從內侍趙守倫之請。於諸州牧龍坊畜牝馬萬五千匹。逐水草。

兵政法 唐宋

放牧不費芻秣。所生駒子可資用。自是諸牧馬頗蕃息。

眞宗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爲監。凡御馬有三等。其次給用。又有十六等。曰簡中馬。曰不得支使馬。曰添價馬。曰國信馬。曰臣僚馬。曰諸軍班馬。曰御龍直馬。捧日龍衛馬。曰拱聖馬。曰驍騎馬。曰雲武馬。龍猛馬。曰雜配軍馬。曰雜使馬。曰馬鋪馬。

仁宗至和二年羣牧使歐陽修言。今之馬政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概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泊河曲之野。內則岐幽涇甯。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夷狄。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路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爲推跡而求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尙冀可得。又臣往年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

東一路山川深峽。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路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訪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有地不宜馬。可行廢罷。

慶曆五年五月。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養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六年。又詔司農寺立養馬法。凡五路義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者。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予其置。令自市。毋或強予。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盜賊之外。乘越三百里者。皆有禁。在府界者。免輸糧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斃。馬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人半償之。歲一閱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馬。

十年。京東提刑霍翔請募民養馬。蠲其賦役。乃詔京東西路保甲。免教閱。每一都保養馬五十匹。匹給一千。限以京東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數足。原按西甯

立

法

五年所行者戶馬也。元豐七年所行者保馬也。皆是以官馬賣之於民。令其字養戶馬。則是蠲其科賦。保馬則是蠲其征役。史志言戶馬之將行也。王介甫以爲京畿百姓投牒願應募者已千五百戶。保馬之將行也。霍翔以爲禹城一縣願應募者爲馬已四百四十八。蓋法行之初。民皆樂從。夫樂從之說出於建議者之口。未必有是事實。然所謂投牒應募之數。未必全虛。蓋民本非樂爲官養馬也。當時賦科征役。必是繁重。故苟有一役於官。而得以自免。則亦不暇詳慮。却顧而靡然從之。正柳子厚所謂吾蛇尙存。則拖然而臥。時而獻之。退而甘食其土之所有。以盡吾齒是也。及其久也。馬之斃者。賠償不訾。且奉行之吏。務爲苛峻。於是數之少者增之。期之寬者促之。始重爲民病矣。

哲宗紹聖三年。始行給地牧馬之政。容齋洪氏隨筆曰。國家買馬。南邊於邕管。西邊於岷黎。皆置使提督。歲所綱發者。蓋輸萬匹。使臣將校。得遷秩轉資。沿道數十州。驛程券食。廐圍薪芻之費。其數不資。而江淮之間。本非騎兵所能展。

蕃又三衙遇暑月放牧於蘇秀。以水草亦爲逐處之患。因讀五代舊史云。唐明宗問樞密使范延光內外馬數。對曰。三萬五千匹。帝歎曰。太祖在太原。騎軍不過七千。先皇自始至終。馬纔及萬。今有鐵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士練將之不至也。延光奏曰。國家養馬太多。計一騎士之費。可贍步軍五人。三萬五千騎。抵十五萬步軍。旣無所施。虛耗國力。帝曰。誠如卿言。肥騎士而瘠吾民。民何負哉。明宗出於蕃戎。猶能愛民爲念。李克用父子。以馬上立國。制勝。然所蓄只如此。今蓋數倍之矣。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哉。且明宗都洛陽。正臨中州。尙以爲騎士無所施。然則今雖純用步卒。亦未爲失計也。

遼道宗大安二年五月。以牧馬蕃息多至百萬。賞群牧官。以次進階。食貨志曰。初太祖因利而利。群牧蕃息。當時括富人馬不加多。賜大小鶻軍萬餘匹。不加少。群牧滋蕃。數至百有餘萬。諸司牧官。以次進階。自太祖及興宗垂二百年。群牧之樞如一日。天祚初年。馬猶有數萬群。每群不下千匹。至末年。累與金戰。

兵政法 宋 遼 金 元

蕃漢戰馬十損六七。雖價數倍，竟無所買。乃冒法買官馬從軍。諸群牧私買賣多，田獵亦不足用。此遼馬政之大略也。

金海陵王天德間，置迪河鄂爾多阿爾本富僧額永安沃濟五群牧所。金初因遼諸茂而置群牧。茂之爲言，無蚊蚋美水草之地也。至是設五群牧所，皆仍遼舊名。各設官以治之。又於諸色人內選家富丁多及品官家子。明安穆昆佛甯軍與司吏家餘丁及奴使之司牧，謂之群子。分牧馬駝牛羊爲之。立蕃息衰耗之刑賞。後稍增其數爲九。契丹之亂，遂亡其五四所。所存者馬千餘，牛二百八十餘，羊八百六十，駝九十而已。

元泰定帝泰定元年六月，中書省臣張珪等請復團槽牧馬之制。珪等奏曰：庫特齊牧養馬駝，歲有常法，分布郡縣，各有常數，而宿衛近侍委之僕御，役民牧放，始至即奪其居，俾飲食之殘傷桑果，百害蜂起。其僕御四出，無所拘鈴，私鬻芻豆，瘠損馬駝。大德中始責州縣正官監視，蓋置柵團槽櫪以牧之。至治初復

散之民間。其害如故。監察御史及河間路守臣等議。宜如大德團槽之制。正官監臨。閱視肥瘠。拘鈴宿衛僕御。著爲令。帝不從。至二年四月。和市牝馬有駒者萬匹。始勅宿衛駝馬散牧民間者。歸官廐飼之。

展齊 原按元制展齊者。驛傳之譯名也。蓋以通達邊情。布宣號令。凡站陸則以馬。以牛。以驢。以車。水則以舟。其給郵傳璽書。謂之鋪馬。聖旨。遇軍務之急。則又以金字圖符。銀字者次之。內所掌之天府。外則國人之爲長官者。主之。其官有驛令。有提領。又置托克托和斯。以司辨詰。皆總之於通政院。及中書兵部。大宗元年。勅諸牛鋪馬站。每百戶置漢軍十一具。

明太祖都金陵。令應天太平鎮江廬州鳳陽揚州六府滁和二州民牧馬。

弘武五年二月。置茶馬司鹽馬司。先是戶部請收漢中府茶園。茶與西番易馬。至是遂立秦州茶馬司。又於四川納溪白渡置鹽馬司。以鹽易馬。又以戶部言收四川巴茶。貯以易馬。統於茶園都轉運司。賜金牌信符於番族。以防詐僞。每

三年遣廷臣詔諸番合符交易。上馬茶百二十觔。中七十觔。下五十觔。以私茶出者罪死。末年易馬至萬三千五百餘匹。

七年閏五月。開納馬例。軍民舍餘人等。納銀二十兩。准馬一匹。授以冠帶。以上遞加至七品散官者。馬三匹。銀七十兩。武職則納銀百七十兩。准馬七匹。授百戶。鎮撫以上。遞加至指揮使者。馬二十五匹。銀五百兩。俱免雜泛差役。其餘各有差。

世宗嘉靖二年二月。諭各巡撫毋請調寄養馬匹。時保定巡撫周季鳳河南剿賊。急兌馬匹。後多耗損。太僕寺奏其非例故也。兵志曰。明史馬政法久弊叢。其始盛終衰之故。大率由草場興廢。太祖設草場於大江南北。復定江邊牧地。永樂中。又置草場於畿甸。尋以順聖川至桑乾河水草美。令以太僕千騎分牧。後增至萬二千匹。宣德初。復置九馬坊於保安州。於是馬大蕃息。以色列而名之。其毛色二十五等。其種三百六十。其後莊田日增。草場日削。軍民困於孳養。

弘治初主事湯冕給事中周旋等皆請清覈而旋言香河諸縣占於勢家霸州等處俱有仁壽宮皇莊乞罷之以益牧地雖允行而卒不清南京諸衛牧場亦久廢於是營馬專仰秣司農歲費十八萬戶部爲誦而草場益廢議者爭以租田取贏浸淫至神宗時弊壞極矣

第五章 軍械

漢高帝時蕭何治未央宮立武庫以藏兵器

唐元宗天寶末以中原太平修文廢武銷鋒鏑以弱天下豪傑有軍器者有辟畜圖讖者有誅習弓矢者有罪不肖子弟爲武官父兄擯之不齒唯邊州置重兵中原乃苞其戈甲示不復用終老不聞戰聲

宋太祖開寶三年詔京都士庶家不得私畜軍器軍士素能自備技擊之器者掌於本軍之司俟出征陳牒以請

理宗淳祐二年詔淮西制置大使司出十七界楮幣一萬米二萬斛令安豐軍

修武備沿邊州郡因降式製回回礮有觸類巧思別置礮遠出其上且爲破礮之策尤奇其法用稻穰草成堅索條圍四寸長三十四尺每二十條爲束別以麻索繫一頭於樓後挂搭過樓下垂至地楸梁垂四層或五層周比樓屋沃以泥漿火箭火礮不能侵礮石雖百鈞無所施矣且輕便不費財力名曰護陣籬索是時兵紀不振獨器甲視舊制益詳

金舊無鐵景祖時鄰國有以甲冑來鬻者傾資貿易亦令昆弟族人皆售之得鐵既多因以修弓矢備器械

宣宗興定三年三月河南路節鎮以上立軍器庫實嘉紐勒琿傳曰哀宗天興元年二月行樞密院事實嘉紐勒琿守歸德初患礮少欲以泥爲之議者恐爲敵所輕不復用父老有言北門之西一菜圃中時得古礮云是唐張巡所埋掘之得五千有奇上有刻字或大吉字者特嘉喀齊喀傳曰元兵攻汴梁金攻城之具有火礮名震天雷者鐵鑊盛藥以火點之礮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

外所熟圍半畝之土。火點著甲鐵皆透。時元兵爲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爲窟。間可容人。城上無可奈何。用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並無跡。又飛火槍。注藥於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進。元兵惟此二物。

元太祖至元九年十月。回回伊斯瑪音創作巨石礮。來獻。命送襄陽軍前用之。時伊斯瑪音從攻襄陽。相地勢置礮於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觔。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安撫呂文煥遂以城降。及渡江。宋兵陳於南岸。擁舟師迎戰。時伊斯瑪音已卒。子布伯於北岸。置礮以擊之。舟悉沈沒。後每戰皆有功。原按邱濬大學衍義補曰。元人始造此礮。以攻襄陽。世因目曰襄陽礮。又云唐李光弼作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擬卽此礮。蓋古原有此制。流入西番也。今考古之用礮。惟以機發石耳。未聞有用火藥者。金之拒元。始有震天雷之名。邱氏謂此礮之制。卽本唐人。恐未必然。

明太祖洪武十三年正月置軍器局專典應用軍器。會典曰軍器按轡二局。成造火器三年一造。椀口銅銃。手把銅銃。信礮。兵仗局造火車。火傘。大將軍。二將軍。三將軍。奪門將軍。神槍神銃。斬馬銃。手把銅銃。鐵銃。椀口銅礮。旋風礮。礮裏礮。自弘治以後軍器局兵仗局各有續造。增改不一。原按兵志謂古所謂礮皆以機發石。元得西城礮。攻金蔡州。始用火。然造法不傳。後亦罕用。張貴之援襄陽亦置火槍火礮。則當時亦往往用之。太祖鄱陽之戰。火器弓弩以次而列。又發火礮焚敵舟。沐英討思倫。發置火銃神機箭爲三行。以禦象陣。至成祖平交趾。交人所制神機槍法尤巧妙。若常遇春攻衢州。造呂公車。仙人橋。長木梯。懶龍爪之屬。則皆古來攻具所有者爾。

成祖永樂十年四月詔自開平至懷來宣府萬全興和諸山頂皆置五礮架。邱濬曰礮之所及者無問人物皆糜爛。然惟用之攻與守也。戰則資其聲以爲號令焉。近有神機火槍者用鐵爲矢鏃以火發之。可至百步之外。捷妙如神。第

恐一發之後。倉卒無繼。敵知其然。臨陣必伏其身。俟我火發聲聞之後。卽衝突而來。請自今以後。凡火槍手必五人爲伍。其中擇一二人。心定而手健目疾者。專司持放。其三四人互爲實藥。番遞以進。俾一人司放。高下左右。應機遷就。則發無不中者矣。

十一年二月。命工部增造佛郎機銃。頒十二營演習。原按兵志云。八年始從汪鉉言。造佛郎機礮。謂之大將軍發諸邊鎮。佛郎機。國名也。正德末。廣東巡檢何儒。招降佛郎機番人。因得其船銃等法。以功擢用。中國之有佛郎機諸火器。自儒始。兵志及孝元儀武備志云。其制以銅爲之。長五六尺。大者重千餘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長頸。腹有修孔。以子銃五枚。輪流貯藥。安入腹中。發及百餘丈。最利水戰。駕以蜈蚣船。所擊輒糜碎。一種有木架。而可低昂左右者。中國原有此製。每座約重二百斤。用提統三個。每個約重三十斤。用鉛子一個。約重十兩。其機活動。乃城上守營門之器也。其始出於西洋番國。中國得之。更爲巧法。

攢而大之爲發鑪。乃大佛郎機。約而精之爲鉛錫銃。乃小佛郎機。制雖不同。皆由此以生之耳。

二十五年七月。宣大總督翁萬達。上火器諸制。命兵部試驗。發帑造之。萬達言。臣嘗仿古火器之制。造成三出連珠。百出先鋒。鐵棒雷飛。母子火獸。布地雷等。礮屢經試驗。比之佛郎機神機槍等器。輕便利用。因奏請帑金二萬兩。督造分給。

二十七年三月。命工部製克敵弩。唐順之疏曰。國初止有神機火槍一種。而佛郎機子母礮快槍鳥嘴銃皆後出。鳥嘴銃最猛利。以銅鐵爲管。木橐承之。中貯鉛彈。所擊人馬洞穿。其點放之法。亦如弩牙發機。兩手握管。手不動而藥線然。其管背施雌雄二桌。以目對桌。以桌對所欲擊之人。三相直而後發。擬人眉目。無不著者。捷於神槍。而準於快槍。火技至此而極。是倭夷用以肆機巧於中國。而中國習之者也。

神宗萬曆八年四月。薊鎮請添造新製器械。許之。總兵戚繼光新製其法似菱角拒馬。體輕便利。每戰令南兵前行。馬兵繼後。製爲輕車。每車一輛。進則四人推運如飛。上下山坡。追奔敵馬。利器齊發。步兵由車空以出。齊用長槍。箠箠以利追殺。但北方風勁。竹易乾折。故製鐵箠。以代之。此三器係添造。督臣梁夢龍代請給價許之。原按繼光所著練兵實紀。有軍器解一卷。略言五兵之制。又有石礮一種。用以守城最利。

二十六年五月。文華殿中書趙士楨貢魯密番銃式諸器。原按兵志載萬曆中大西洋船。至得巨礮。曰紅夷。長二丈餘。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數十里。天啟中。賜以大將軍號。遣官祀之。崇禎時。大學士徐光啟請令西洋人製造發各鎮。然將帥多不得人。有委而去之者。及流寇犯關。三大營兵不戰而潰。槍礮皆爲賊有。反用以攻城。守陣中官已多異志。雖亦發礮擊之。皆空器。貯藥取聲震而已。西洋巨礮不足恃。如此。又況諸番器耶。又按茅元儀武備志。除會典

兵政法 明

前後所載外礮則有宋火礮。宋人用旋風單稍虎蹲等礮所謂火礮者但以其車放穩礮檢諸火器耳此爲礮之祖 威遠礮百子連珠

礮虎蹲礮迅雷礮燒天猛火無攔礮飛雲霹靂礮爛骨火油神礮萬火飛砂神

礮轟天霹靂猛火礮毒霧神烟礮西瓜礮飛摧炸礮威遠石礮造化循環礮羣

蜂礮八面旋風吐霧轟雷礮木礮六合礮無敵竹將軍礮紙糊圓礮飛濛礮荔

枝礮風塵礮有二用竹筩一用瓶天墜礮一母十四子礮轟雷礮飛空擊賊震天雷礮車

礮則有車輪礮攻戎礮葉公神銃車礮千子雷礮銃則有嚕密鳥銃子母銃子

母百彈銃拐子銃直橫銃夜敵竹銃衝鋒追敵竹發煩毒火雷礮地雷連礮合

打礮地炸營自犯礮炸礮石炸礮萬彈地雷礮無敵地雷礮穿山破地火雷礮

伏地衝天雷礮神武默機火箱鋼輪發火鋼輪伏火櫃鋼輪木匣石板木架伏

雷礮太極總礮蓋自東南被倭之後痛深創鉅故禦敵之具講之極詳

第六章 水師

漢武帝時有樓船有戈船有下瀨有橫海江淮青齊皆有樓船軍擊南粵救東

甌。則用江淮會稽樓船。滅朝鮮。則用齊樓船。又開昆明池以習水戰。晉武帝謀伐吳。詔王濬修舟艦。乃作大船。連舳一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又畫鵠首怪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

隋文帝將伐陳。命楊素造戰艦。大艦名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舳舻。各有等差。

宋理宗淳祐三年。令福建安撫司照沿海例。團結福泉漳興化民船。以備分番遣戍。又詔置福州武濟水軍。七年二月。詔准西安撫使造舩艫船。十二年正月。創制游擊軍。四月。置池州游擊水軍。兵志曰。水軍之制。建炎初。從李綱請。詔江河淮帥府。各置凌波樓船軍。其戰艦有海鯨水虯馬雙車。得勝十棹大飛旗。捷防沙平底水飛馬之名。隆興以後。至於寶祐景定間。江淮沿流。堡隘相望。守

兵政法 漢晉隋宋元明

禦益繁民勞益甚。迨咸淳末，廣東籍蠶丁，閩海招舶船民，船公私俱弊矣。

元世祖至元三年，河南等路統軍副使董文炳造戰艦五百艘，習水戰，預謀取宋方略。七年三月，都元帥阿珠圍守襄陽，詔教水軍七萬餘人，造戰艦五千艘。時劉整與阿珠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則事濟矣。乃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爲船而習之。

明太祖洪武三年七月，置水軍二十四衛，每衛船五十艘，軍士三百五十人。繕理遇征調則益兵操之。五年八月，詔浙江福建瀕海九衛造戰船六百六十艘，防倭寇。十一月，又詔造多櫓快船，以備倭寇。十五年三月，籍廣蠶戶萬人爲水軍。蠶人附海島，無定居，或爲寇盜，或籍而用之。二十五年，又以廣東都司言：徙東莞香山等縣逋逃蠶戶，葦人一千餘戶爲兵。二十年，命江夏侯周德興選閩人爲沿海戍兵，并定置沿海衛所。時抽福建福興漳泉四府三丁之一，爲沿海戍兵，得萬五千人，移置衛所於要害處，築城十六，復置定海盤石金鄉海門。

四衛於浙金山衛於松江之小官場及青浦南匯嘴城二千戶所又置臨山衛於紹興及三山瀕海等千戶所而甯波溫台並海地先已置八千戶所曰平陽三江龍山霽霽大松錢倉新河松門皆屯兵設守

成祖永樂元年五月命福建都司造海舟百三十七艘命蘇州鎮海二衛添造舟船選兵防倭原按兵志言太祖厭日本詭譎絕其貢使故終洪武建文時不爲患武備志言胡惟庸謀叛時納兵貢艘中惟庸敗事發太祖著訓示後世無與倭通而巡海築城諸政防禦甚周倭不得間小小入與我兵相勝負故不能深入爲患也

洪武間立衛所置哨船分守應援倭不敢犯永樂間內官使海外回請調集官軍駕駛海船於沈家門立水寨守備自是屢患倭寇有言海船重大非得順風使潮不能赴援宜復洪武之舊改爲快船各依衛所守備於港口哨瞭彼此應援爲便會議行之

兵政法 明

兵部議總督軍務侍郎張經疏言。倭寇入擾。其船必由海洋。其來必由浙東。請合浙之東西。江之南北。各把總兵船爲一體。每總以其半爲遊兵。半爲守兵。倘賊入本總。則併力截殺。入他總。則守兵固守地。而令遊兵追捕。與他總互相策應。詔允之。

南京御史屠仲律上言。守海口五事云。守平陽港。黃花澳。據海門之險。使不得犯溫台。守甯海關。湖頭灣。遏三江之口。使不得窺甯紹。守蟹子門。乍浦碇。使不得近杭嘉。守吳淞。劉家河。七丫港。使不得掩蘇松。且宜修飭海舟。大小相比。或百或五十。聯爲一鯨。募慣習水工。領之而充。以原額水軍。於諸海口量緩急置防。部是其議。

改狼山副總兵爲鎮守總兵官。兼轄大江南北。仇俊卿曰。海寇之來。每自南而北。度南麂山。則自廣入閩。過流江寨。則出閩入浙。東越海門。則又浙西矣。踰寶山至吳淞沙上。則又自浙入江南矣。以海道之切於江北者。言之。狼山當江。

海之皖而廖角掘港。皆揚之東南界。胸山據淮海之首。鬱州嚶游山。皆淮之東北境。中包周家橋射陽湖雲梯關廓灣等處。皆沿海衝要之區。

神宗萬曆二年正月。浙江總督方宏靜陳六事。一復額。言近例每船兵五十餘名。而又用帖駕之軍操舟。宜革帖駕軍兵。而募民兵。以足原額。并復福蒼等船副舵。以備正舵事故之用。一整戰船。凡戰船之用。福船取其高大。以便衝犁。臙。臙。蒼山取其堅固。以便撞擊。沙魚小哨喇唬。取其快捷。以便邀截。必木體堅牢。攻具悉備。庶能遠哨成功。一練舟師。在船水兵。舊有水操陸操之規。近來船兵。僅取撐駕。遇賊鮮不僨事。宜於春防汛畢。則操練於陸。過小汛。則教演於水。其二爲利器械。處餉費。編魚甲。下兵部議。皆從之。原按兵志及王鶴鳴水戰議。詳論各舟之制。福船有六一號二號。俱名福船。三號哨船。又名草船。四號冬船。又名海滄船。五號鳥船。又名開浪船。六號快船。福船高大如樓。耐風濤。且禦火。可容百人。底尖上闊。首昂尾高。棹樓三層。帆桅二傍。護以板。設木女牆。及鐵牀。

中爲四層。最下實土石。次寢息所。次左右六門。中置水櫃。揚帆炊爨皆在是。最上如露臺。穴梯而登。傍置翼板。可憑以戰。矢石火器皆俯瞰而發。敵舟小者相遇。即犁沈之。而敵又難仰攻。戚繼光云。倭船矮小。福船乘風下壓。如車輾螻蟬。門船力而不鬥。人力是以每戰取勝。但無風不可使。海滄船視福船稍小。風小亦可動。蒼山船首尾皆闊。帆櫓兼用。櫓設船旁。近後。每傍五枝。每枝二跳。每跳二人。以板闌跳上。露首於外。其制上下三層。下實土石。上爲戰場。中層寢處。張帆下舵。皆在上層。隘於廣福船。而濶於沙船。戚繼光云。倭舟一入裏海。大福船冬船不能入。必用蒼船逐之。衝敵便捷。溫州人謂蒼山鐵也。撞艦改蒼船爲之。其制稍大。比海蒼小而無立壁。最爲得中。沙船沙民所使。在太倉崇明嘉定有之。其船能調戢使鬥風。然惟便於北洋。不便於南洋。可各港協守。小洋出哨。蓋其底平。不能破深水之大浪也。漁船於諸船中最小。而其用爲至便。以之出海。每載三人。一執布帆。一執槳。一執鳥嘴銃。易進易退。隨波上下。敵舟瞭望所不

及用之頗得其力。喇叭號船，浙中多用之。福之烽火門亦有之。底尖面闊，首尾一樣。底用龍骨，直透前後。每邊十槳，八槳其疾如飛，有風豎桅，用布帆，甚便。追逐哨探，倭奴號曰軟帆，亦畏憚之。開浪船，以其頭尖，故名。四槳一櫓，其行如飛，不拘風潮，順逆。廣船，視福船尤大，鐵力木爲之，以衝他船，必碎。下窄上寬，狀如兩翼，在裏海則穩，在外洋則搖動。所恃者有發鑛佛郎機，中敵必碎，以火毬之類，從高擲下，敵舟必焚。福船亦然。廣船有大戰艦，大尾船，大頭船之名。總名烏艚。兵志曰：海舟以舟山之烏艚爲首。蓋舟山亦有此船式也。又有橫江船，數號，其稱白艚者，福建式也。鷹船與沙船，相需爲用。沙船可以接戰，然無翼蔽，鷹船兩頭俱銳，進退如飛。其旁釘大茅竹，竹間設牕，可以發銃箭。牕內弦外隱，可以盪槳。先駕此入賊隊，沙船遂進，短兵相接，可以制勝。網梭船，定海臨海象山皆有之。其形如梭，乃漁船之小者。竹桅布帆，僅容二三人。遇風浪，輒昇之山麓，可用之哨探。吳淞船，象形也。其制始於東南夷，以駕佛郎機銃，銃之重者千斤。

立

法

小者六百五十斤其法流入中國可駕諸火攻之具凡海舟無風不可動惟吳淞船底尖面闊兩旁列楫數十其行如飛兩頭船兩船製一舵因風四馳諸船無逾其利八槳船閩廣浙直皆有之可供哨探之用不能擊賊也蓋自嘉靖以來東南日備倭患故海舟之制特詳

先是萬曆中許孚遠撫閩奏築福州海壇山因及澎湖諸嶼且言浙東沿海陳錢金塘玉環南麂諸山俱宜經理遂設南麂副總兵而澎湖不暇及其地遙峙海中逶迤如修蛇多歧港零嶼其中空闊可藏巨艘初爲紅毛所據至是因巡撫南居益言乃奪之築臺以守 兵志曰自世宗時倭患以來沿海大都會各設總督巡撫兵備副使及總兵官參將遊擊等員而諸所防禦於廣東則分東中西三路設三參將於福建則有五水寨於浙則有六總一金鄉盤石二衛一松門海門二衛一昌國衛及錢倉爵溪等所一定海衛及靈巖大嵩等所一觀海臨山二衛一海甯衛分統以四參將於南直隸則乍浦以東金山衛設參將

黃浦以北吳淞江口設總兵。於淮揚則總兵駐通州。遊擊駐廟灣。又於揚州設陸兵遊擊。待調遣。於山東則登萊青三府設總察海道之副使。管理民兵之參將。總督沿海兵馬備倭之都指揮。於薊遼則大沽海口宿重兵。領以副總兵。而以密雲永平兩遊擊爲應援。山海關外則廣甯中前等五所。兵守各汛。以甯前參將爲應援。而金復海蓋諸軍皆任防海。三岔以東九聯城外創鎮江城。設遊擊統兵千七百哨。海上北與寬奠參將陸營相接。共計凡七鎮。而守備把總分守巡徼會哨者不下數百員。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王圻續考曰。江海之戰。全以風潮爲主。風有順逆。潮亦有順逆。惟沙船應船。出入風浪。履險若夷。又曰。造船必用使船之人。則造必堅固。而使必愛惜。否則其弊百出。或又云。移修造之費。僱沙民自造新船。就委之出洋。尤簡易而有實用。又曰。江海禦敵。門船力而不鬥。人力。遇賊舟小者。則以吾大舟犁而沈之。遇賊舟大者。則鐵奪上風。用火器以攻之。尤以督哨之人。與舵工爲重。每船必設舵二。副舵工

二三人備不虞也。操演則置船於陸地，集水兵而教之，軍械火器之設施，金鼓旗幟之照會，前後左右之列哨，飢飽勞逸之更代，晝夜風雨之防守，山島沙磧之收泊，號令約束之轉報，習之於平陸，用之於江海，此操之法也。海中風大作，亦不敢戰，惟是舵工巧妙，能占上風，撞碎賊舟，或乘風火攻，或揚灰沙以迷賊目，方得勝勢也。王圻海船論曰：北洋利用沙船，南洋利用廣福船，蘇州近洋多暗沙伏途，易於膠淺，沙船底平而輕，能調舵使鬥風，不畏滾塗浪，且可拋鐵錨，故利用沙船也。閩浙遠洋寥闊，風濤拍天，廣福蒼山鐵之類，重而底尖，可以破浪，且可用水錠，故利用廣福船也。然吳淞白茆福山等港，復設福蒼船，何也？蓋賊舟有大小，小舟以沙船禦之足矣，若遇大舟，必福船凌風駕濤，勢如山摧，賊舟遇之即碎，所謂鬥船力不鬥人力，且奪上風，施火器，故設之以備用。蓋東洋深淺，非沙民不能知，福船大小，非福人不能駕，福人操舟，而以沙民爲嚮導，所謂設福船者如此。至廣船大於福船，但廣船難用，其故有七，非我軍門所轄。

則難制一也。毀壞須鐵力木修理則難繼二也。造船大戶。倩人駕駛。任其敝不惜三也。造費浩繁。移文修造。理勢難行四也。此船在廣饒魚鹽之利。不樂於雇五也。欲許其帶貨。則廣貨之來。一踰梅嶺。即浮長江。四通八達。非如浙直之風濤可畏。故帶貨亦所不願六也。廣人自以魚鹽取西南諸番之利。不必如福船之取中國之利七也。知此則廣船之難用。亦可見矣。

兵政法終

兵政法
明



兵
政
史

集權資憲通史

行政部

兵政史

歷代戰事

吳縣曹恭翊滌新編纂

第一章

戰國各相連盟互相援救及弭兵會之無效

初鄭武公嘗欲伐胡以女妻胡君因問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曰胡可伐武公怒曰胡兄弟之國奈何伐之戮關其思胡公以爲親己不設備鄭人襲胡取之(周平王二十七年)

(1)

集權資憲通史

初齊桓公曰魯與寡人近其救宋也疾寡人將誅焉管仲曰有土之君不勤于兵不忌于辱不輔其過不然則危公不聽伐魯敗于長勺公曰吾兵尙少吾參圍之安能圍我乃修兵同甲十萬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兢于德而兢于兵天下之國帶甲十

(2)

行

政

萬者不鮮。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內失吾衆。諸侯設備。吾人設詐。國欲無危。得乎。公不聽。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爲之關。請比關內以從于齊。齊亦毋得侵魯。桓公許諾。盟于柯。魯人請去兵。桓公令從者毋以兵。莊公曹劌俱懷劍至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自承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惟死而已。均之死也。戮死于君前。管仲鮑叔進。曹劌按劍當兩階之間曰。魯城壞。壓齊境。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管仲曰。君歸侵地。以汶爲境。桓公許諾。退而欲倍其約。管仲曰。貪小利以自快。棄信于諸侯。不如與之。乃割曹劌三戰所亡地。盡復于魯。桓公歸而修于政。不修兵。革自圉。辟人以過。弭師。(魯王元年)

陽人不服。晉文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陽樊。懷我德。未從于晉。謂君布德以懷柔之。今將大泯其宗。祓蔑殺其人民。宜我不敢服也。陽人有夏商之嗣。典周室之師。旅樊仲之官。守非官守。則皆王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虐之。公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襄王十七年)

晉文公伐原。令以三日之糧。三日而原不降。公疏軍而去之。諜出曰。不過三日矣。公曰。信不可失。乃去之。及孟門而原請降。(同上)

晉圍曹。文公令人告僖。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違也。表其閭。令軍勿犯。曹人帥親戚而保其閭者七百餘家。晉人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魏孿顛頡。燕僖負羈氏。魏孿傷于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乃舍之。使斷顛頡之脊。以徇。以舟之僑代魏孿爲戎右。人皆懼曰。顛頡有寵。况于我乎。乃無犯。禁者。晉國大治。晉執曹共公。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襄王二十年)

晉嘗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如何。其辱諸大夫。大夫曰。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晉聞之曰。君能下其臣。而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上下。一心未可攻也。乃夜還師。(定王二年)

楚莊王爲夏氏亂陳。欲伐之。使人視之。還報曰。其城高溝深。而畜積多。窳國也。

兵政史 歷代戰事

王曰。可伐陳。小國而畜積多。必賦歛重。而民怨上。城高溝深。而民力殫矣。王遂興兵伐陳。謂陳曰。無驚。吾誅黷舒而已。遂入陳。殺夏徵舒。(九年)

初。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其憂在上。其樂在下。賢臣沈駒在焉。不可伐也。明年。又使觀之。反曰。可矣。沈駒已死。諂諛多在君之廬。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離心。伐之民必先叛。莊王從之。(同上)

魯衛乞師于晉。以伐齊。師于靡笄之下。陳于鞶。郤克傷曰。余病瘳。張侯曰。三軍之心在此。車也。其耳目在于旗鼓。車無退表。鼓無退聲。軍事集焉。吾子忍之。不可以言病受命于廟。受賑于社。甲冑而效死。戎之政也。病若未死。祇以解志。三軍從之。齊師大敗。(十八年)

晉厲公伐鄭。楚救鄭。壓晉軍。厲公使擊之。欒書請俟齊魯之師。郤至曰。楚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鄭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鬪心。不可失也。公說。敗楚師于鄢陵。射共王中其目。欒書是以怨郤至。楚師宵遁。晉將穀范文子曰。吾庸知天。

之不授。晉且以勸楚乎。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無日矣。(簡王十一年)

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楚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晉楚齊秦許之。皆告小國爲會于宋。盟于宋。子木欲襲晉軍。曰：若盡晉師而殺趙武。則晉可弱也。叔向謂趙文子曰：何患焉。忠不可暴。信不可犯。合諸侯以爲不信。諸侯何望焉。荆敗我。諸侯必叛之。子何愛于死死而可以固晉國之盟。主何懼焉。楚人固請先歃。叔向謂趙文子曰：霸王之勢在德不在歃。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荆蠻。置茆蕪。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唯有德也。務德所以服楚也。無爭先乃先楚。是行也。晉以藩爲軍。攀輦卽利。而舍候遮捍。衛不行。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靈王二十六年)

諸侯會于虢。尋宋之盟。魯伐莒。取鄆。楚以魯食言。將以叔孫穆子爲戮。晉樂王緡求貨于穆子。穆子不與。曰：國有罪。我以貨私免。其若諸侯之事。何。余非愛貨。

(6)

行

政

患其不衷也。罪非我之由。爲戮何害。趙文子曰。子盍逃之。不幸必及于子。穆子曰。豹也。受命于君。以從諸侯之盟。爲社稷也。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心也。文子固請于楚而免之。穆子歸。季武子勞之。穆子曰。吾不難爲戮。養吾棟也。棟折榱崩。吾懼壓焉。旣免大恥。而忍小忿。可以爲能乎。乃見之。(景王四年)

晉中行穆子伐鮮虞。圍鼓。餽聞倫曰。鼓之晉夫。聞倫知之。請無罷武夫。而鼓可得。穆子弗應。曰。聞倫爲人佞而不仁。若下之。可勿賞乎。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晉國將舍仁而爲佞。雖得鼓焉。用之。鼓人請以城叛。穆子不受。曰。守而二心。姦之大者。賞善罰姦。國之憲法。許而弗予。失吾信也。若其予之。賞大姦。而教吾邊鄙貳也。令軍旅呼城。傲將攻未傅。而鼓降。以鼓子苑支來。旣獻而反之。(十八年)

簡子嘗將兵攻衛。及戰。遠立。又居犀蔽屏櫓之下。鼓之而士不起。簡子嘆曰。士之弊。一若此乎。行人燭過。免冑橫戈而進。曰。亦君不能耳。昔獻公卽位五年。兼

國十九用此士也。惠公淫包暴慢，秦人襲我，遂去絳十七里，用此士也。文公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圍衛，取曹，定天子之位，用此士也。簡子乃去犀蔽屏櫓而立矢石之所及一鼓而士畢乘之。簡子曰：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燭過之一言。（敬王二十三年）

韓懿侯與趙成侯合兵伐魏，戰于濁澤，大破之。遂圍魏，成侯曰：殺罃，立公中綏，割地而退，我二國之利。懿侯曰：不可。殺魏君暴也，割地而退，貪也。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疆于宋衛，則我終無魏患矣。趙人不聽，懿侯不悅，以其兵夜去。趙成侯亦去，罃遂殺公中綏而立，是爲惠王。

太史公曰：魏惠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國之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烈王七年）

魏龐涓伐韓，齊使孫子爲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

兵政史 歷代戰事

里而趨利者。靡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知齊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陁。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善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于是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到斫木下。見白善。以火燭之。嘆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大破魏師。(顯王二十八年)

初樂毅伐齊。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及燕惠王使騎劫代毅。齊人田單守即墨。令城中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卽墨敗矣。燕人如其言。城中見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冢墓。燒死人。齊人從城上望見。皆流涕共欲出戰。怒自十倍。

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于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乞降于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牛千餘，爲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于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隨其後，牛尾熱，怒而犇燕軍。燕軍大驚，視牛皆龍文，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叛。燕復爲齊。齊七十餘城皆復焉。乃迎立襄王。（赧王三十六年）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連。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齊小兒謠曰：『大冠若箕，脩斂拄頤。』攻狄不能下，墨枯骨成立。田單乃懼，問仲連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連曰：『將軍之在，卽墨坐則織，賁立則仗，鍤爲士卒倡，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尙矣，歸于何黨矣。當

兵政史 歷代戰事

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聞君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于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同上)

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守馮亭以上黨歸趙趙受之秦王齧攻上黨拔之趙廉頗軍于長平以按據上黨民王齧因伐趙趙軍數戰不勝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于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願王勿遣卽如有不稱妾請無隨坐趙王許之趙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擊秦師武安君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

軍之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趙軍食絕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急來攻壘。趙括自出銳卒搏戰。秦人射殺之。趙師大敗。卒四十萬人皆降。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五十五年)

第二章 西漢韓信張耳背水破趙東漢馮異虞詡設計平賊

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東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李左車說陳餘曰。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否則必爲禽矣。陳餘自稱義兵。不用其策。韓信大喜。乃敢引兵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躡山而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吾。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

兵政史 歷代戰事

戰良久，信與張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水上軍皆殊死戰，不可敗。奇兵二千騎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卒趙軍欲還壁，壁皆漢赤幟，兵遂亂遁走。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漢高祖三年）

鄧禹數戰不利，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禹不能定。帝乃遣馮異代禹討之。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醜，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乎。安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

臣光曰：昔周人頌武王之德曰：「敷時繹思，我徂惟求定。言王者之兵志在布陳威德安民而已。觀光武之所取關中，用是道也。豈不美哉！」（光武建武二年）

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且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勳。(三年)

時百姓飢餓。黃金二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馮異軍士悉以果實爲糧。詔拜南陽趙匡爲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縑穀。異兵穀漸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將帥有功勞者。悉遣諸營渠帥詣京師。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唯呂鮪張邯蔣震遣使降蜀。其餘悉平。(同上)

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十

三年

(14)

行

政

青徐幽冀四州盜賊並起。遣使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擒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懼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十六年)

妖賊單臣傅鎮等相聚入原武城。數攻不下。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令得逃去。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卽敕言撤圍。緩賊。賊衆分散。拔原武。斬臣鎮等。(十九年)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虞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爲

君憂之。詔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府不以爲憂。稜曰：何以言之？詔曰：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闕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詔爲饗會，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擒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縣境皆平。（安帝永初四年）

蒼梧桂陽賊攻郡縣，零陵太守楊璇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設弓弩，及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征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靈帝光和三年）

第三章 三國鼎立之戰事及晉之平吳混一

袁紹亡卒詣操。云田豐勸紹襲許。操解穰圍而還。張繡率衆追之。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衆。守險以絕軍後。操與荀彧書曰。吾到安衆。破繡必矣。及到安衆。操軍前後受敵。操乃夜鑿險僞遁。表繡悉軍來追。操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他日彧問操前策。賊必破何也。操曰。虜退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繡之追操也。賈詡止之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聽。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登城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促追之。繡素信詡言。遂收散卒更追。合戰。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獻帝建安)

三年)

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與魯肅求救於孫權。時曹操遺權書曰。今治水軍八十萬衆。與將軍會獵於吳。長史張昭等曰。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也。我共之矣。不如迎之。周瑜曰。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尙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禽操直在今日。孫權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

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烟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絕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淪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兼以饑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建安十三年)

操遣鍾繇討張魯。馬超等十部皆反。據潼關。操自將擊超等。議者多言關西兵習長矛。非精選前鋒。不可當也。操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操至潼關。與超等夾關而軍。操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以步騎四千人渡蒲阪津。據河西爲營。操自潼關北渡河。兵衆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馬超將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操猶據胡牀不動。校

尉丁斐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操乃得渡。遂自蒲阪渡西河。循河爲甬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使求割河以西。請和。操不許。操進軍悉渡渭。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僞許之。操與韓遂有舊。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諸將問操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十六年)

時三道伐吳。王昶母丘儉聞東軍敗，各燒屯走。朝議欲貶黜諸將，大將軍師曰：「我不聽公休。」諸葛誕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敕并州并力討胡，師從之。未集而新興、鴈門二郡胡以遠役遂驚反，師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是以人皆愧悅。」

習鑿齒論曰：司馬大軍引二敗以爲己過，過消而業隆，可謂智矣。若乃諱敗推過，歸咎萬物，常執其功而隱其喪，上下離心，賢愚解體，謬之甚矣。君人者，苟統斯理，以御國行失，而名揚兵挫，而戰勝雖百，敗可也。況於再乎？（魏卽厲公嘉平五年）

羊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

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吳主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况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吳主用諸將之謀。數侵盜晉邊。陸抗上疏曰。昔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非其時。雖復大聖。亦宜養威自保。不可輕動也。今不務力農富國。審官任能。明黜陟。任刑賞。訓諸司以德。撫百姓以仁。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爲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况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乎。吳主不從。(晉武帝泰始八年)

杜預滅吳。還襄陽。以爲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又引潢清水以浸田。萬餘頃。開揚口通零桂之漕。公私賴之。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

兵制勝諸將莫及。(太康元年)

詔曰。昔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爲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民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廣東西數千里。不賓屬者六萬餘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唇齒。唯兵是鎮。又甯州諸夷。接據上流。水陸並通。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兵。武備。帝不聽。及永甯以後。盜賊蜂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同上)

杜曾威震江沔。使豫章太守周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曾銳氣甚盛。訪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曾先攻左右甄。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胤力戰。敗而復合。馳馬告訪。訪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

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曾兵未至三十步。訪視鳴鼓。將士皆騰躍赴會。遂大潰。殺千餘人。遂定漢沔。(元帝建武元年)

第四章 南朝與北朝之戰事並南朝兵政之得失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豹居西臺。潛居東臺。豹由南門。潛由東門。出入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棄擔而走。豹兵久飢得米。以爲逖士衆豐飽。益懼。後趙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饋豹。逖使韓潛及別將馮鐵邀擊於汴水。盡獲之。豹宵遁。屯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鎮雍丘。數遣兵邀擊。後趙兵後趙鎮戍歸逖者甚多。境土漸蹙。詔加逖鎮西將軍。逖在軍。與將士同甘苦。約已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疎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僞抄之。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於晉。逖練兵積穀。爲取河北之

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爲遼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遼書求通使及互市遼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遼牙門童建殺新蔡內史周密降於後趙勒斬之送首於遼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遼深德之自是後趙人叛歸遼者遼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東晉元帝太興三年)

趙將王擢擊涼司馬張耽言於張重華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敗在將今議者舉將多推宿舊夫韓信之舉非舊德也蓋明主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堪則授以大事今疆寇在境諸將不進人情危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可用以禦趙重華召艾問以方略艾願請兵七千人必破趙以報重華拜艾中堅將軍給步騎五千使擊之艾引兵出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也進與趙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爲福祿伯(穆帝

永和二年)

桓溫伐漢。至彭模。議者欲分爲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萬里之外。勝則大功可立。不勝則噍類無遺。當合勢齊力。以取一戰之捷。若分兩軍。則衆心不一。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餽。齎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從之。溫進遇李權。三戰三捷。漢兵散走。歸成都。溫軍於成都之十里陌。李勢悉衆出戰於成都之笮橋。溫前鋒不利。參軍龔護戰死。矢及溫馬首。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袁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溫乘勝長驅至成都。李勢降。(永和三年)

燕大司馬恪圍段龕於廣固。恪曰。龕兵尙衆。未有離心。濟南之戰。非不銳也。但龕用之無術。以取敗耳。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日可拔。然殺我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功之速也。諸將皆曰。非所及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於是爲高牆深塹以守之。齊人爭運糧以饋燕軍。嬰城自守。樵采路絕。城中人相食。龕

悉衆出戰。恪破之於圍裏。先分騎屯諸門。龕身自衝盪。僅而入。餘兵皆沒。於是城中氣沮。莫有固志。龕面縛出降。并執朱禿送薊。恪撫安新民。悉定齊地。(永和十二年)

行

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玄募驍勇之士。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爲參軍。常領精銳爲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孝武帝太元二年)

政

魏主珪圍中山。久未下。軍食乏。問計於羣臣。崔逞對曰。桑樞可以佐糧。飛鵝食樞而改音。詩人所稱也。珪雖用其言。聽民以樞當租。然以逞爲侮慢。心銜之。(安帝隆安三年)

東土遭孫恩之亂。因以饑饉。漕運不繼。桓元禁斷江路。公私匱乏。以稭橡給士卒。(元興元年)

初。劉道規使劉遵爲遊軍。衆咸以爲強敵在前。唯患衆少。不應分割見力。置無

用之地。及破徐道覆，卒得遊軍之力。衆心乃服。(義熙六年)

秦王興遣楊佛嵩帥嶺北見兵以擊夏，行數日，興謂羣臣曰：佛嵩每見敵，勇不自制，吾常節其兵，不過五千人。今所將既多，遇敵必敗，行已遠，追之無及。將若之何？佛嵩與夏王勃勃戰，果敗，爲勃勃所執，絕亢而死。(八年)

宋檀道濟等伐魏，食盡，自懸城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怵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騎士四合，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爲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文帝元嘉八年)

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傷不可勝計。丁壯者即加斬戮，嬰兒貫於槊上，盤舞以爲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上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之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慙。

兵政史 歷代戰事

趙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二十八年)

蕭衍留鄭紹叔守尋陽。與陳伯之引兵東下。謂紹叔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前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比克建康。紹叔督江湘糧運。未嘗乏絕。(齊和帝中興元年)

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魏將軍元顯伯救之。司州刺史夏侯夔自武陽引兵助僧智。夔至城下。慶和舉城降。夔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欲降公。不欲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應募烏合之人。不可御以法。公持命素嚴。必無侵暴。受降納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幟。建梁幟。慶和束兵而出。吏民安堵。獲男女四萬口。

臣光曰。湛僧智可謂君子矣。忘其積時攻戰之勞。以授一朝新至之將。知己之短。不掩人之長。功成不取。以濟國事。忠且無私。可謂君子矣。(梁武帝普漢)

七年

魏爾朱榮使大都督尖由侯淵討韓樓於薊。配卒甚少，騎止七百。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今以此衆擊此賊，必能取之。」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率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旣獲賊衆，何爲復資遣之？」淵曰：「我兵旣少，不可力戰，須爲奇計以離間之，乃可克也。」淵度其已至，遂帥騎夜進，且叩其戟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內應，遂走，追禽之。幽州平，以淵爲平州刺史，鎮范陽。(中大通元年)

東魏大行臺尙書司馬子如大都督竇泰、太州刺史韓軌等攻潼關，魏丞相秦軍於霸上。子如與軌回軍，從蒲津宵濟，攻華州。時修城未畢，梯倚城外，比曉，東魏人乘梯而入。刺史王羆臥尙未起，聞閣外匈匈有聲，袒身露髻，徒跣持白楹，大呼而出。東魏人見之，驚卻，羆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子如等遂引去。

兵政史 歷代戰事

註兵以氣勢爲用兵之勇怯恃主帥以爲氣勢王羅勇於赴敵(同上)而其左右又勇於戰此其所以於不備不虞之中而能卻敵也

江陵之陷巴湘之地皆入於周陳太尉侯瑱等將兵逼湘州周賀若敦將步騎救之軍於湘州會秋水汎溢盛敦糧援斷絕分軍抄掠以供資費敦恐瑱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爲土聚覆之以米召旁村人陽訪問隨即遣之瑱聞之良以爲實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爲久留之計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瑱等無如之何先是土人亟乘輕船載米粟鷄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敦乃別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畏船不上然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詭云投附瑱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饋餉及亡降者瑱猶謂之詐並拒擊之(陳文帝天嘉元年)

初齊顯祖之世周人常懼齊兵西渡每至冬月守河推冰及世祖卽位嬖倖用

事朝政漸紊。齊人推冰以備周兵之偪。斛律光憂之曰：「國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翫聲色乎？」（五年）

第五章

唐李世民之創業張說分兵農以壞府兵李晟激義氣以挫方鎮並

後周武備之由弱轉強

李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時軍士新集。咸未閱習。建成世民與之同甘苦。遇敵則以身先之。近道采果。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輒求其至償之。亦不詰竊者。軍士及民皆感悅。至西河城下。民有欲入城者。皆聽其入。郡丞高德儒閉門拒守。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尉撫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悅。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隋恭帝義甯元年）

初王須拔掠幽州。中流矢死。其將魏刀兒代領其衆。竇建德斬之。唯冀州刺史

麴稜不下。稜壻崔履行。自言有奇計。可使攻者自敗。稜信之。履行命守城者皆坐毋得妄鬪。曰：「賊雖登城，汝曹勿怖。吾將使賊自縛。」於是爲壇，夜設章醮。然後自衣裘經仗竹，登北樓慟哭。又令婦人升屋，四面振裙。建德攻之急，稜將戰，履行固止之。俄而城陷，履行哭猶未已。

自古以來信妖人言以喪師亡城者多矣。後世之人猶有信而不悟者。若高駟李守貞之徒是也。

(唐高祖

武德元年)

先是王世充將郭士衡許羅漢掠唐境。王君廓以策擊卻之。詔勞之曰：「卿以十三人破賊一萬，自古以少制衆，未之有也。」(二年)

初，裴行儉至朔州，謂其下曰：「用兵之道，撫士貴誠，制敵貴詐。前日蕭嗣業糧運爲突厥所掠，士卒凍餒，故敗。今突厥必復爲此謀，宜有以詐之。」乃詐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爲之援。且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收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爲伏兵所邀，殺獲殆盡。自是糧運行者虜莫敢近。(高宗永

隆元年

先是緣邊戍兵常六十餘萬。張說以時無疆寇，奏罷二十餘萬，使還農。上以爲疑，說曰：「臣久在疆場，具知其情。將帥苟以自衛，及役使營私而已。若禦敵制勝，不必多擁冗卒，以妨農務。」陛下若以爲疑，臣請以閩門百口保之。上乃從之。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爲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從此始矣。（玄宗開

元十年）

先是，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敕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曠騎，府兵日益墮壞，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復點補。其馱馬牛器械糗糧，耗散略盡。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言其爲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安人羞之，至以相詬病。其戍邊者，又多爲邊將苦使，利其

(38)

集 權 資 憲 通 史

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爲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交。李林甫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其折衝果毅。又歷年不遷。士大夫亦恥爲之。其驩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爲武官。父兄擯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中國無武備矣。(天寶六年)

史理氏曰。善哉。唐之府兵也。分天下爲十道。置府八百。隸十六衛。府凡三等。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凡發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慮兵食之不足也。於是軍設坊。置主一人。以督農桑。慮內輕外重也。於是置五百府於關中。分天下兵力之半。慮禁旅之空虛也。於是使府兵更番宿衛。無遠近。一月而代。慮徵調之不便捷也。於是制府兵都尉皆領於諸衛。慮將帥之擁兵恣睢也。於是令罷兵後將歸朝。兵歸

野防微。杜漸至。纖至。悉。唐太宗。蓋以爲勤。旅百萬。頤指如意。傳之萬世。永無兵革之禍也。然而甫至高宗。府兵以大壞。戎器馱馬。鎗幕糗糧。皆廢一變而爲曠。騎再變而爲方。鎮卒至亡天下。其故何哉。蓋兵大小異。勢彊弱異。形險易異。備最異者。莫如守與戰。戰欲勝。其法宜簡。而直守欲不可敗。其法宜繁。而曲。司馬法曰。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於八陳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聯蟠屈。各有條理。此繁而曲者。周之所以守天下。而不可敗之法也。至諸葛欲用以取天下。卒無尺寸之功矣。管子三分齊國爲三軍。如貫繩。如碁局。疏暢洞達。此簡而直者。齊之所以霸天下。而戰必勝之法也。故王孫雒教夫差行陣。皆微無有隱蔽。晉師大駭。今府兵雖盡善盡美。然無奇正什伍相參之道。其制至爲簡略。此爭戰之兵也。夫唐旣以兵定天下矣。繼大亂之後。當偃武修文。治以詩書。以養斯民之元氣耳。卽或兵不可不備。則亦使其不可敗而

兵政史 歷代戰事

已矣。乃不師周之繁而曲者以制兵。使不可敗以休息斯民而效齊之簡。而直者以制兵欲戰必勝以雄視天下。錢累鉅萬而不用閱數十年則貫朽而不可校矣。粟充溢露積而不食閱數十年則腐敗而不可食矣。當其時無有兵革之事。卽或有戰更番征調以天下之府兵計之數十年不及一次。嗚呼。有精壯數十萬。飽食暖衣。逸居無事。欲其不敗。何待哉。雖然。後世欲強兵於天下者。無出府兵之右矣。

史思明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詣城下挑戰。龍仙恃勇。舉右足加馬鬣上。慢罵李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左右言裨將白孝德可往。光弼召問之。孝德請行。光弼問須幾何兵。對曰。願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然固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出壘門爲後繼。兼請大軍助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鋒未交。何以知之。懷恩曰。觀其攬轡安閑。知其萬全。龍仙見

其獨來甚易之。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非來為敵者，龍仙不測而止。去之十步，乃與之言。龍仙慢罵如初。孝德息馬良久，因瞋目謂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也？」曰：「我白孝德也。」是何狗彘！孝德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及發，環走隄上。孝德追及，斬首，擄之以歸。賊衆大駭。（肅宗乾元二年）

是時李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擾擾。李晟以孤軍處二疆，寇之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多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李懷光，辭禮卑遜，維示尊崇，而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慙慙未忍擊之。（德宗興元元年）

初宿衛之士累朝承恩，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田。由是羸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如唐閔帝路王是也）帝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奈

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彊。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後周世宗顯德元年)

第六章 宋賀令圖倡伐遼。種諤倡伐夏。狄青倡伐蠻。後北釀澶州之禍。西致

靈州之悔。惟狄青成功。宋武備之由弱轉強。

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簡其驍勇者。升爲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彊壯卒。定爲兵樣。分遣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卽送闕下。由是獷悍之士。皆隸禁籍矣。又懲唐以來藩鎮之弊。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皆趙普之謀也。(宋太祖建隆元年)

帝嘗命有司爲洛州防禦使郭進治第。凡庭堂悉用甌瓦。有司言惟親王公主

始得用此。帝怒曰：郭進控扼西山，逾十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亟往督役，勿妄言。帝寵異將帥，類此，故能得其死力。（太祖開寶三年）

遣盧多遜爲江南生辰國信使，多遜至江南，得其臣主歡心，及還，艤舟宣化口，使人白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吾經史館獨缺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亟令繕寫與之。於是江南十九州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多遜盡得之。歸卽言江南衰弱可取狀，帝嘉其謀，始有意大用。（六年）

遼師始卻，遂定蔚州，是役也。邊民之驍勇者，競團結以禦敵，或夜入城壘，斬取首級來歸。帝聞而嘉之，曰：此等生長邊陲，閑習戰鬥，若明立賞格，必大有應募者。乃下詔募民有能糾合應援王師者，資以糧食，假以兵甲，禽酋豪者，隨職名高下補署。獲生口者，人賞錢五千，得首級者三千，馬上等十千，中七千，下五千。平幽州後，願在軍者，優與存錄，願歸農者，給復三年。自是應募者益衆。（太宗雍熙三年）

熙三年）

第六章

宋賀令圖倡伐遼，種諤倡伐夏，狄青倡伐蠻，後北釀涇州之禍，西致靈州之悔，惟狄青成功，宋武備之由弱轉強。

初賀令圖與父懷浦首謀北伐。一歲中父子皆敗。當時以爲口實。然自後邊將莫敢有議取幽燕者矣。(同上)

威魯軍糧餽不繼。遼人欲窺取之。時正運糧數千乘。裕悅耶律休格聞之。率精銳數萬騎來邀北面。緣邊都巡檢浚儀尹繼倫屬領步騎千餘人。案行塞上。遇

戰潰敗而去。遼人自是數年不敢南下。以繼倫面黑。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編

拱二年)

延贊初從太宗征太原。左右言自此取幽州。猶熱熬翻餅耳。贊獨曰。此餅難翻。言者不足信也。太宗不從。卒無功而還。(真宗咸平三年)

帝以陝西二十三州圖示輔臣。歷指山川險易。蕃部居處。又指秦州曰。此州在隴山之外。號爲富庶。且與羌戎接眈。昨已命張雍出守。冀其綏撫有方也。次復指殿北壁靈州圖曰。此馮業所畫。頗爲周悉。山川形勢如此。安得知勇之士。爲朕守之乎。又指南壁甘伊涼等府圖。及東壁幽州以北契丹圖曰。契丹所據地。

南北千五百里·東西九百里·封域非廣也·而燕薊淪陷·深可惜耳·(四年)

以定州蒲陰縣當高陽關會兵路·詔葺其城·供奉官闔門祇候·謝德權兼掌其事·一日乘傳詣闕·求對·言沿邊民庶多挈族入城·居止前歲契丹入境·傳潛閉壘·自固·康保裔被擒·王師未有勝捷·臣以爲今歲必復入寇·兵聚一處·尤非利便·願速分戍·鎮定高陽三路·天雄城壁闊遠·請急詔蹙之·仍葺澶州北城·浚德清軍隍塹·以爲豫備·帝變色曰·此大事·非爾所當言·德權曰·臣蒙恩驅策·冒萬死·求見·願陛下留意·臣實慮蒲陰工作未訖·敵必暴至·帝慰遣之·既而遼人果圍蒲陰·(五年)

集 權 資 憲 通 史

(41)

靜戎軍王能奏·以軍城東新河之北·開田廣袤·相去皆五尺許·深七尺·狀若連鎖·東西至順安威魯軍界·必能限隔戎馬·縱或來侵·亦易於防捍·仍以地圖來上·帝召宰相李沆等示之·沆等曰·沿邊所開方田·臣累上言·朝廷繼以商權·皆以難於設防·恐有奔突·尋即罷議·今專委邊臣·漸爲之制·斯可矣·乞并威魯順

第六章

宋質令圖倡伐遼神謂倡伐夏狄青倡伐蠻後北釀澶州之禍西致靈州之悔惟狄青成功宋武備之由弱轉強

行

政

安軍皆依此施行。且慮興功之際，敵或侵軼，可選兵五萬人，分據險要，漸次經度之。是日詔靜戎順安威魯界竝直方田，鑿河以遏敵騎。(六年)

時遼師深入，急書一旦。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入聞，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有難色，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等不得見，大事去矣。請無還而行。」帝乃議親征，參知政事王欽若、江南人密請帝幸金陵，僉署樞密院事陳堯叟、蜀人又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時欽若堯叟在傍，準心知之，乃陽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罪可斬也。今天子神武，將帥和協，若車駕親征，敵自當遁去。不然，則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衆，勞逸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委棄宗社，遠之楚蜀耶？」帝乃止。二人由是怨準。(同上)

先是，詔王超等率兵赴行在，逾月不至。遼師益南侵，帝駐蹕章城，羣臣復有以金陵之謀告帝，宜且避其鋒者。帝意稍惑，乃召寇準問之。準曰：「今敵騎追近，四

方危心。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當百倍。每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敵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帝意未決。高瓊奏曰：寇準言是。且曰：隨駕軍士父母妻子盡在京師，必不肯棄而南行。中道即亡去耳。願陛下亟幸澶州。臣等效死，契丹不難破。準又言機不可失，宜趣駕。時王應昌帶御器械侍側。帝顧之，應昌曰：陛下奉將天討，所向必克。若逗遛不進，恐敵勢益張。帝意遂決。晨發，左右以寒甚，進貂裘絮帽。帝卻之曰：臣下暴露寒苦，朕獨安用此耶？多次衛南縣，遣侍讀學士潘慎修先赴澶州。(景德元年)

先是，詔分邊兵，部置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三千人。有寇則官卑者先出。范仲淹曰：不量賊衆寡而出戰，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乃分州兵爲六將，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賊不敢犯。旣而諸路皆取法焉。夏人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云。(仁宗康定元年)

第六章

宋賀令圖倡伐遼，種諤倡伐夏，狄青倡伐蠻，後北釀澶州之禍，西致靈州之悔，惟狄青成功，宋武備之由弱轉強。

詔河北河東路疆壯陝西京東西路新置弓手皆以二十五人爲團置押官四團爲都置正副都頭各一人五都爲指揮置指揮使各以階級伏事年二十係籍六十免取家人或他戶代之聽私置弓弩每歲十月後正月前分番上州教閱半月即遣歸農或遇非時旬集守城及捕盜日給糧二升以籍上兵部案舉不如法者(同上)

詔京東西路九路增募鄉兵置宣毅軍大州兩指揮小州一指揮爲就糧禁軍合十萬餘人用彌之言也著作佐郎張方平言其非便再疏不報(慶歷元年)韓琦奏曰自元昊寇擾西鄙陝西點民爲弓手以助防守有警則赴集無事則歸農武藝廢而不修禁約輕而易犯致有雇人應名更相爲代官中了不可別每遇上州防託多結衆逃避以此州郡徒有人數若倚以戰適足敗事臣謂揀刺土兵自是祖宗舊法今或以刺手背及充保毅弓箭手名目終與民不殊請黥爲禁軍人給刺面錢二千無用例物詔從琦請簡陝西弓手悉刺面充保捷

指揮仍給例物。凡刺保捷軍一百八十五指揮。(三年)

初曹瑋開山外地。置籠竿等四寨。募弓箭手。給田使耕戰自守。其後將帥失撫。御稍侵奪之。衆怨怒。遂劫德勝寨。主姚貴閉城叛。堯臣適過境上。作書射城中。諭以禍福。且發近兵討之。吏白堯臣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耳。貴叛非公事也。堯臣曰。貴土豪。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爲朝廷患。貴果出降。堯臣爲申明約束。如瑋之舊。乃歸。(三年)

集 權 資 憲 通 史

時承平久。將率多因循。軍士縱弛。昭亮本將家子。習軍事。既統宿衛。一切尙嚴。萬勝龍猛軍。捕搏爭勝。徹屋椽相擊。市人惶駭。昭亮捕斬之。杖其軍主。諸軍股栗。及帝祀南郊。有騎卒亡。所挾弓。會赦當釋去。昭亮以爲宿衛不謹。不可貸。卒配隸下軍。禁兵自是頗肅。(五年)

知桂州余靖言。交趾累移文乞會兵討賊。而朝廷久未報。觀其要約甚誠。縱未能滅賊。亦可使相離貳。朝廷從其請。已而狄青奏李德政聲言將步兵五萬騎。

(45)

第六章

宋復令圖倡伐遼。種諤倡伐夏。狄青倡伐蠻。後北釁澶州之禍。西致靈州之悔。惟狄青成功。宋武備之由弱轉強。

一千赴援。此非情實。且假兵於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蠻夷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啟亂。何以禦之。願罷交趾兵。勿用。且檄靖無通交趾。時人咸服。青有遠略云。(皇祐四年) 按賊爲廣蠻儂智高。

先是張忠蔣偕皆輕敵。取死軍聲大沮。狄青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鬪。聽吾所爲。陳曙恐青獨有功。乘青未至。輒以步卒八千犯賊。潰於崑崙關。其下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案所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孫沔余靖相顧遷然。靖嘗迫曙出戰。因離席而拜曰。曙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非所任也。諸將皆股栗。狄青旣戮曙。乃案軍不動。更令調十日糧。衆莫測。賊覘者還。以爲軍未即進。冀日遂進軍。青將先陳。孫沔將次陳。余靖將後陳。以一晝夜絕崑崙關。時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享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青忽稱疾。暫起入內。久之。又諭沔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勸勞坐客。至曉各

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三鼓已奪崑崙關矣。初，賊諜知青宴樂不爲備。是夜大風雨，青既度關，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矣。彼謂夜半風雨，吾不敢來也。遂出歸仁鋪爲陳，賊悉其衆，列三銳陳以拒。官軍執大盾標槍，衣絳衣，望之如火。及戰，前軍稍卻，右將開封孫節死之。(五年)

初，陝西用兵，朝廷多假借邊帥。及孫沔與呂溱相繼得罪，自是守帥之權益微。(嘉祐四年)

先是，令種諤與沈括密議，諤乃言疾雷不及掩耳，今以籍籍輕兵不可用。勢當成軍進討，於是入對。大言曰：夏國無人，常秉儒子。臣往提其臂而來耳。帝壯之，乃決意西征，命諤副括。(神宗元豐四年)

先是，詔涇原兵聽高遵裕節制，仍令環慶與涇原合兵，擇便路進討。夏人之謀者，以爲環慶阻衡山，必從涇原取胡盧河大川出塞，故悉河南之力以支涇原。既而環慶兵不至，劉昌祚與姚麟率本路蕃漢兵五萬獨出，離夏界堪哥平十

第六章

宋賀令圖倡伐遼，種諤倡伐夏，狄青倡伐蠻，後北虜遺州之禍，西致靈州之警，惟狄青成功，宋武備之由弱轉強。

五里遇夏人三萬餘衆扼磨臍隘口不得進將欲舍而東出章州與環慶合昌祚曰遇賊不擊枉道自全是謂無次且爲客利速戰古今所聞公等去此自度能免乎乃謀分軍度胡盧河奪隘牌手當前神臂弓次之弩又次之選鋒馬在後諭衆以立功者三倍熙河之賞衆躡甚響震山谷昌祚既挾兩牌先登弓弩繼前與夏統軍國母弟梁大王戰自午至申夏人小卻大軍乘之夏人遂大敗追奔二十里斬獲大首領十五級小首領二百十九級擒首領統軍姪吃多理等二十二人斬二千四百六十級獲僞銅印一自是大軍通行無所礙(同上)白熙甯開邊以來凡得夏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寨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死者六十萬人錢粟銀絹以萬數者不可勝計帝始知邊臣不足任深悔用兵無意西伐矣(五年)

第七章

遼敗於金由蕭奉先護兄肆赦宋敗於遼及西夏由童貫譚敗報捷

西遼服西域由耶律達實近交遠攻

遼主好畋獵。怠於政事。每歲遣使市名鷹於海上。道出生女。直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直厭苦之。及阿古達襲節度使。乃召其所屬。告以伐遼之故。使備衝要。建城堡。修戎器。以聽後命。是月。女直阿古達舉兵伐遼。進軍甯江州。次寥晦城。博勒和徵兵後期。杖之。復遣督軍。諸路兵皆會於拉林水。得二千五百人。申告於天地曰。世事遼國。恪修職貢。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加。今將問罪於遼。天地其鑒佑之。遂命諸將傳檄而誓曰。汝等同心盡力。有功者奴婢部曲爲良。庶人官之。先有官者叙進。輕重眠功。苟違誓言。身死槌下。家屬無赦。師將至遼界。先使宗幹督士卒。夷塹旣度。遇渤海軍攻左翼。七穆昆衆少卻。遼兵直抵中軍。杲出戰。哲垓先驅。阿古達曰。戰不可易也。遣宗幹止之。宗幹馳出。杲前控止。導騎哲垓之馬。杲遂與遽還。遼兵從之。耶律色實墜馬。遼人前救。阿古達射救者斃。并射色實中之。騎突前。又射之。徹札洞胸。色實拔箭走。追射之。中其背。債而死。宗幹與數騎陷遼軍中。阿古達救之。免胄戰。或自旁射之。矢拂於額。阿古達顧見

第七章

遼敗於金由蕭奉先護兄肆救宋敗於遼及西夏由童貫諱敗報捷西遼服西域由耶律達實近交遠攻

射者一矢而斃。謂將士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自倍。遼軍大奔。蹂踐死者十七八。薩哈在別路不及會戰。阿古達使人以戰勝告薩哈。遣其子宗翰及完顏希尹來賀。且勸稱帝。阿古達曰：一戰而勝。遂稱大號。何示人淺也。軍至甯江州。填塹攻城。甯江人自東門出邀擊。盡殪之。遼統軍司以聞。遼主射鹿於慶州。略不介意。遣海州刺史高仙壽統渤海軍應援而已。甯江州陷。防禦使大藥師努被獲。阿古達陰縱之。使招諭遼人。遂引兵還。謁富察氏。以所獲頒宗族耆老。初女直部民皆無徭役。壯者悉爲兵。平居則漁。射獵。有警則下令諸部之長。凡步騎之仗糗。皆自備焉。其部長曰貝勒。行兵則稱曰明安。穆昆。明安猶千夫長。穆昆猶百夫長也。遼主聞甯江州陷。召羣臣議。漢大行宮副部署蕭托斯和曰：女直雖小。其人勇而善射。我兵久不練。若遇疆敵。稍有不利。諸部離心。不可制矣。今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厭之。北院樞密使蕭德勒岱曰：如托斯和之謀。徒示弱耳。但發滑水兵。足以拒之。乃以司空蕭嗣先爲東北路都統。蕭托卜嘉副。

之發契丹奚軍三千人。中京禁兵及土豪二千人。選諸路武勇二千餘人。屯出河店。(徽宗政和三年)

遼都統蕭嗣先等將步騎諸軍。會於鴨子河北。阿古達帥衆來禦。未至鴨子河。會夜。阿古達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卽鳴鼓舉燧而行。黎明。及河。遼人方壞陵道。阿古達選壯士千人。擊走之。因帥衆繼進。遂登岸。與遼兵遇於出河店。會大風起。塵埃蔽天。阿古達乘風奮擊。遼兵潰。遂至斡論灤。殺獲不可勝計。遼將士得免者十有七人。樞密蕭奉先懼。兄嗣先得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劫掠若不肆赦。恐繁爲患。遼主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於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鬪志。見敵輒潰。(四年)

時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河西。各置經略安撫使。以童貫總領之。於是西北兵之柄。皆屬於貫。(同上)

遼東京有惡少年十餘。乘酒執刃。踰入留守府。問留守蕭保先所在。今軍變。請

第七章

遼敗於金。由蕭奉先。護兒。肆赦。宋敗於遼。及西夏。由童貫。請敗。報。德。西。遼。服。西。域。由。耶。律。達。實。近。交。遼。攻。

爲備保先出刺殺之。戶部使大公鼎聞亂，卽攝留守事，與副留守高清明集奚漢兵千人，盡捕其衆，斬之，撫定其民。東京故渤海地，遼太祖力戰二十餘年，乃得之，而保先嚴酷，北海苦之，故有是變。其裨將渤海高永昌，時以兵三千屯入，觶口見遼政日衰，金勢方彊，遂覬覦非常，誘渤海并戍卒入遼陽，據之。旬日之間，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因僭稱號大元，建元隆基。遼主遣蕭伊蘇高興順招之，永昌拒命不從。(六年)

童貫令熙河經略使劉法取朔方，法不欲行，彊遣出，至統安城，遇夏主弟察哥，率步騎三陳，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兵飢馬渴，死者甚衆。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盍米峴，守兵追之，法墜崖折足，乃斬首而去。是役也，喪師十萬，貫隱其敗，而以捷聞。察哥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古骨龍仁多泉，吾嘗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爲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圍震武，震武在山峽中，熙秦兩路不能餉，自

築後三歲間。知軍李明孟清皆爲夏人所殺。至是城又將陷。察克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宣撫使司以捷聞。受賞數百人。(宣和元年)

童貫遣劉延慶將兵十萬出雄州。以郭藥師爲鄉導。渡白溝。延慶軍無紀律。藥師諫曰：今大軍拔隊而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決潰矣。不聽。至良鄉。蕭幹率衆來拒。延慶與戰而敗。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之。誠可得也。因請延慶子光世簡師爲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楊可世與藥師率兵六千。夜半渡盧溝。倍道而進。質明常勝軍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以入。藥師等繼至。陳於憫忠寺。遣人諭蕭妃使速降。蕭妃密報蕭幹。幹舉精甲三千還燕巷。戰。光世渝約不至。藥師失援而敗。與可世棄馬縋城而出。殺傷過半。世宣死焉。延慶營於盧溝南。幹分兵斷餉道。擒獲糧將王淵。得漢兵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僞相語曰：吾師三倍漢兵。當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爲應。舉火爲期。殲之。

第七章

遼敗於金由蕭奉先護兄肆赦宋敗於遼及西夏由童貫諱敗報捷西遼服西域由耶律達實近交遠攻

無遺。既言乃陰逸一人歸報。延慶聞而信之。明旦見火起。以爲敵至。即燒營而遁。士卒蹂踐死者百餘里。幹因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知宋之無能。爲作賦及歌詩以誚之。(四年)

初。耶律達實北行三日。過黑水。兄白達勒達詳袞崇烏魯獻馬四百。駝二十。羊若干。西至哈屯城。駐北庭都護府。會西鄙七州及十八部王諭之曰。我祖宗艱難。胤業。歷世九主。歷年二百。金以臣屬逼我國家。殘我黎庶。屠翦我州邑。使我天祚皇帝蒙塵於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義而西。翦我仇敵。復我疆宇。惟爾衆庶。亦有思共救君父。濟生民之難者乎。遂得精兵五萬餘。於是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以青牛白馬祭天地祖宗。整旅而西。先遣書回鶻王。必勒哈曰。吾與爾國。非一日之好。今我將西至大食。假道爾國。其勿致疑。必勒哈得書。即迎至邸。大宴三日。臨行獻馬駝羊。願質子孫爲附庸。送至境外。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獲財畜不可勝計。軍勢日盛。至塔什干。西域諸國舉

兵十萬。號呼拉沙來拒戰。兩軍相望二里許。諭將士曰。彼軍雖多而無謀。攻之則首尾不救。我師必勝。乃遣蕭額哩埒耶律拾山等將兵攻其右。蕭蘇拉布耶律穆蘇等將兵攻其左。自以衆攻其中。三軍俱進。呼拉沙大敗。僵屍數十里。駐軍塔什干。凡九十日。回國。王來降。貢方物。又西至奇爾愛雅。文武百官册立達實爲帝。以是月五日即位。改元延慶。號噶爾汗。復上漢尊號曰天祐皇帝。世謂之西遼。(七年)

第八章 南宋李綱布置沿河兵備宗澤吳玠劉錡之敗外敵張浚岳飛韓世

忠之平內寇

李綱方入對。外報敵攻通天景陽門一帶甚急。帝命綱督將士捍禦。綱請禁備衛班直善射者千人以從。敵方渡壕。以雲梯次城。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將士無不賈勇。近者以手礮欄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射。又遠者以牀子弩坐礮及之。而金人有乘筏渡壕而溺者。有登梯而墜者。有中矢石而踣者。紛紛甚

衆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雲梯數十座。斬獲酋首數十級。敵又攻陳橋。封邱。衛州等門。矢集城上如蝟毛。綱登城督戰。帝遣中使勞問。手割。褒諭。給內庫酒。銀。椀。米。絹等。以頒。將士人皆歡呼。殺獲凡數千。乃退。武泰軍節度使何灌死之。(欽宗靖康元年)

王稟與張孝忠同守太原。宗翰併力攻城。列礮三十座。凡舉一礮。聽鼓聲齊發。礮石入城者。大於斗。樓櫓中礮。無不壞者。稟乃先設虛柵。下又置糠布袋。在樓櫓上。雖爲所壞。即時復成。宗翰又爲填壕之法。先用洞子。下置車轉輪。上安巨木。狀如屋形。以生牛皮。縵上。裹以鐵葉。人在其內。推而行之。節次以續。凡五十餘輛。皆運土木柴薪於其中。其填壕先用大枝薪柴。次以薦覆。然後置土在上。增覆如初。稟預穿壁爲竅。致大鞮在內。俟其薪多。卽放燈於水。其燈下水。尋木能燃。濕薪火既漸盛。令人鼓鞮。其焰至天。焚之立盡。宗翰又爲車如鵝形。下亦用車輪。冠以皮鐵。使數百人推行。欲上城樓。稟於城中設跳樓。亦如鵝形。使人

在內迎敵。先以索絡巨石置被鵝車上。又令人在下。以搭鉤及繩拽之。其車前倒不能進。然人衆糧乏。三軍先食牛馬騾。次烹弓弩皮甲。百姓煮萍實糠粃草。藜以充腹。既而人相食。城破。稟猶率羸卒巷戰。突圍出。金兵迫之急。遂負太原廟中。太宗御容赴汾水。死。子荀殉之。孝忠亦死於難。(同上)

好事者言郭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帥。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九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技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浮惰。旬日而足。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百可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孫傳與何楫猶尊信之。或謂傳曰。自古未聞以此成功者。姑少付以兵。俟有尺寸功。乃稍進任。今委之太過。懼必爲國家羞。傅怒曰。京殆爲時而生。敵中瑣微無不知者。幸與傳言。若告他人。將坐阻師之罪。損使出。又有劉孝竭等募衆。或稱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闕大將。大率效京所爲。識者危之。(靖康二年)

副元帥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會北道總管趙野、西河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懋，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之前有敵營，澤揮衆直進，連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卻數十里。澤計其勢必復來，乃亟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又敗之。（同上）

李綱請以河北之地，建爲藩鎮。朝廷量以兵力援之。沿河、淮、江，置帥府要郡，次要郡以備控扼。沿河帥府十一：京東二路治青徐，西路治鄆宋，京西北路治許洛，南路治襄鄧，永興軍路治京兆，河北東路治魏滄，沿淮帥府二：治揚廬，沿江帥府六：治荆南、江甯、府潭、洪、抗、越、州。大率自川、陝、廣、南、外，總分爲九路。每路文臣爲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總一路兵政，許便宜行事。武臣副之，要郡以文臣。

知州領兵。馬鈴轄次要郡。以文臣知州領兵。馬都監許參軍事。皆以武臣爲之。副如朝廷調發軍馬。則安撫使措置辦集。以授副總管。若帥臣自行。則漕臣一員隨軍。一員留攝帥事。憲臣文武各一員。彈壓本路盜賊。沿河帥府八軍。要郡六軍。次要郡三軍。非要郡二軍。沿淮帥府五軍。要郡三軍。次要郡二軍。非要郡一軍。沿江帥府五軍。要郡三軍。次要郡一軍。非要郡半軍。軍二千五百人。自帥府外。要郡四十。次要郡三十六。總爲兵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人。非要郡不預。又別置水軍帥府兩軍。要郡一將。(高宗建炎元年)

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塹路以阻行者。管軍勅芻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撻之。覬事者以告。宗澤召之。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具狀卽械之繫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於市。聞者股慄。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者有衆二千餘。皆山東游手之人。先進來降。屯城北。二人氣不相下。一日各率所部千餘相拒於天津橋。都人頗恐。澤以片紙

諭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耶。當戰陳立功時。勝負自見。二人相視。慙沮而退。(二年)

行

政

鼎州人鐘相。以左道惑衆。自號大聖。言有神靈與天通。能救人疾患。陰語其徒。則曰。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我行法。當等貴賤。均貧富。持此語。以動小民。故環數百里間。小民無知者。翕然從之。備糧謁相。謂之拜父。如此者二十餘年。相以故家貲鉅萬。及湖湘盜起。相與其徒。結集爲忠義民兵。士大夫避亂者。多依之。相所居。邨有山。曰天子岡。遂即其處。築壘浚濠。以捍賊。爲名。會孔彥舟入澧州。相乘人情驚擾。因託言拒彥舟。以聚衆。至是起兵。鼎澧荆南之民。響應相。遂稱楚王。改元天載。一方騷然。時鼎州闕守臣。而湖南提點刑獄公事王彥成。單世卿。皆挈家順流東下。僅以身免。賊遂焚官府。城市寺觀。及豪右之家。凡官吏儒生。僧道巫醫。卜祝之流。皆爲所殺。自是鼎州之武陵桃源辰陽沅江澧州之澧陽安鄉石門慈利荆南之枝江松滋公安石首潭州之益陽甯鄉湘陰江化

峽州之宜都。岳州之華容。辰州之阮陵。凡十九縣。皆爲盜區矣。(四年)

韓世忠先遣中後左右四軍渡江。逼劉忠寨而屯。先是世忠旣移屯。乃奕茗飲酒。按兵不動者累日。衆莫窺其際。一夕獨與親信蘇格便服。聯小騎直穿賊營。警夜者呵問。世忠曰。我也。蓋已謀知賊中。約以我字爲號。故所懸不疑。遂周覽賊營而去。出喜曰。天賜我也。即下令明日破賊會食。遂命諸軍拔柵前行。而潛令銳卒二千銜枚夜進。伏於山上。(紹興二年)

川陝宣撫使都統制吳玠敗金人於仙人關。初金右都監宗弼連戰未決。玠遣與宗弼相見。宗弼遣人謂曰。趙氏已衰。不可扶持。公來當擇善地百里而王之。玠謝曰。已事趙氏。不敢有貳。金人遣生兵萬餘擊玠營之左。玠分兵擊郤之。敵怒。擁衆乘城。玠遣統制官楊政以刀槍手深入。統制官吳玠以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敢退者斬。金人分爲二陳。宗弼陳於東。將軍韓常陳於西。南軍苦戰久。遂退屯第二隘。時軍中頗有異議。欲別擇形勝以守。玠曰。方交而退。是不

(62)

行

政

戰而卻也。吾度此敵走不久矣。政亦言於玠曰：此地爲蜀扼塞，死不可失。當守以強弩，彼不敢捨此而攻關。玠從之。金人進攻第二隘，人被兩鎧，鐵刃相連，魚貫而上，璘督士死戰，矢下如雨。金兵死者復踐而登，完顏杲駐馬四視，久之曰：吾得之矣。翼日，命諸軍併力攻營之西北樓，統領官隴千姚仲登樓死戰，樓已歛。仲以帛爲繩，曳使復正。金人以火焚樓柱，仲取酒滅之。玠又遣政與統領官田晟以銳兵持強力大斧，擊其左右，夜布火，四山大震，鼓隨之。夜壘中大出兵，遣右軍統領王慶及王武等諸將分紫白旗入金營，金兵驚潰。將軍韓當射損左目，敵不能支，遂引兵宵遁。右軍統制張彥劫橫山寨，斬千餘級。玠遣統制官王浚設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舉也，金人決意入蜀，自完顏杲已下，皆盡室以來，既不得志，遂還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復圖蜀矣。金人之始入也，玠檄召金房鎮撫使王彥熙，河路總管關師古來援，師古已叛，彥亦不至。獨綿威茂石泉軍安撫使劉錡以所部會之。玠聞師古叛，并其軍，麾下厚資給。

焉。由是玠軍益以精強。(三年)

淮東宣撫使前軍統制解元與金人戰於承州。敗之初，金人至近郊，元知之，逆料金人翊日食時必至城下，乃伏百人於路要之，又伏百人於城之東北嶽廟下，自引四百人伏於要路之一隅，令曰：金人以高郵無兵，不知我在高郵，必輕易而進，俟金人過，我當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見我麾旗，則立幟以待；金人進退無路，必取嶽廟走矣。果然，則伏者出，又密使人伏樊良，俟金人過，則決河岸以隔其歸路。時金人果徑趨城下，元密數之，有一百五十騎，乃以伏兵出麾旗以招伏要路者，伏兵皆立幟以待。金人大驚，遂向嶽廟走。元率兵追之，擒一百四十八人，戰馬器械皆爲元所得。(四年)

詔韓世忠紀律嚴明，岳飛治軍有法，竝令學士院降詔獎諭。時世忠移屯淮甸，軍行整肅，秋毫無犯，飛移軍潭州，所過不擾，鄉民私遺士卒酒食，即時償直，帝聞之，故有是詔。(五年)

岳飛至鼎州城外置寨列艦。飛素有威望。而軍律甚嚴。乃遣潭州兵馬鈐轄楊華入賊營招降。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戰。萬無生理。遂降。飛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遣子至湖中。視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參政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張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何可易言。益慚而止。時大旱。湖水涸如深冬。賊益懼。(同上)

先是湖南統制官任士安王俊郝最等領兵二萬餘。不稟王瓌號令。遂至於敗。及飛始至。鞭士安以折其氣。使爲賊餌。令曰。三日不能平賊。皆斬。先揚言岳太尉將二十萬兵至矣。及是見士安等軍。賊併力拒之。三日。飛乃以大兵四合。一戰破賊。衆殆盡。乘其舟以入水寨。楊欽等迎降。欽在賊中最悍。所至常先諸賊。楊太恃以爲強。飛厚待之。賊愈喪氣。浚承制授欽武略大夫。(同上)

岳飛既降楊欽。率統制官牛臯傳選王剛乘勝擊攻水寨。飛入水寨。殺賊衆殆

盡惟夏城寨三面臨大江背倚峻山官軍陸攻則入湖水攻則登岸至是飛親往測其淺處乃擇善罵者二十人夜往罵之且悉衆運草木上流賊聞罵聲爭擲瓦石擊之草木爲瓦石所壓一旦填滿飛長驅入寨遂執誠果八日而湖寇悉平浚嘆曰岳侯神算也初賊恃其險曰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同上)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引兵至宿遷縣時劉豫聚兵淮陽世忠欲攻之乃引兵踰淮泗旁符離而北前一日遣統制官岳超以二百人探知邳州賈舍人者亦以千騎南來與之遇衆欲不戰超曰遇敵不擊將何以報敵鳴鼓率衆突入陳中出入數四敵乃還翼日世忠引大軍進趨淮陽城下命統制官呼延通前行世忠自以一騎隨之行三十餘里遇金人而止世忠陞高邱以望通軍通騎至陳前請戰金將葉赫貝勒大呼令解甲通曰我乃呼延通也我在祖宗時殺契丹立大功誓不與契丹俱生況爾與我讐我肯與爾俱生乎葉赫即馳刺與通交

兵政史 歷代戰事

鋒轉戰移時不解。皆失杖。以手相格。去陳已遠。逢坎而墜。二軍俱不知。葉赫刃通之腋。通扼其吭而擒之。既而世忠爲敵所圍。乃按甲不動。俄麾其衆曰。視吾馬首所向。奮戈一躍。已潰圍而出。不遺一鏃。世忠曰。敵易與耳。復乘銳掩擊。敵敗去。(同上)

兵部尙書兼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往淮西撫慰諸軍。祉初在建康。每有平敵之志。張浚大喜之。浚以劉光世持不戰之論。欲罷之。參知政事張守以爲不可。浚不從。守曰。必欲改圖。須得有紀律。聞望素高。能服諸兵官之心者一人。乃可。浚曰。正爲有其人。故欲易之也。時祉亦自謂若專總一軍。當生擒劉豫父子。然後盡復故疆。及光世罷。乃命祉先往淮西。直秘閣詹至聞之。遺浚書曰。呂尙書之賢。固一時選。然於此軍。恩威曲折。卵翼成就。恐不得比前人。兼此軍。今以付王德德。雖有功。而與酈瓊輩。故等夷。恐其下有不能平者。願更擇偏裨。素爲軍中所親附者。使爲德副。以通下情。會祉還朝。而瓊與其下八人列狀訟德於都

督府且乞回避。都督府爲德爲直，寢不行。瓊等又訟於御史臺，德亦言瓊之過。乃詔德還建康，以所部一軍隸都督府。復命祉往廬州節制之。祉將行，賜以鞍馬，犀帶象笏，撫諭甚寵。皆非從官故事。中書舍人張燾見浚言祉書生，不更軍旅，何得輕付。浚不從。祉又辟都督府準備差遣。陳克自隨，資政殿學士葉夢得與克厚，謂之曰：「呂安老非馭將之才，子高詩人非國士也。淮西諸軍方互有紛紛之論，是行也危矣。哉亦弗聽。祉克皆留其家，以單騎從軍。安老祉字子高，克字也。」(六年)

自酈瓊叛，張浚擅棄肝胎而歸。諸將稍肆，王庶素有威嚴，臨發勞師於都教場，軍容嚴整，庶便服坐壇上，自楊沂中而下，悉以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莫敢仰視。(八年)

時金兵圍順昌已四日，乃移寨於城東，號李村，距城二十里。劉錡遣驍將閻充以銳卒五百募土人前導，夜劫其寨。至軍中，旣帳數重，朱漆奚車，有一帥遽被

甲呼曰。留得我即太平。不聽。竟殺之。既而報都元帥宗弼親擁兵至。先是宗弼左龍德宮得告急之報。即索靴上馬。麾其衆出軍。頃刻而集。過淮甯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自東京往復千二百里。不七日而至。錡呼帳下曹成等二人諭之曰。吾遣爾爲間。事捷有厚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我今遣騎探路。置汝隊中。汝遇敵必墜馬。使爲所得。敵帥問我何人。則曰邊帥子喜聲。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遣探騎。果遇敵。二人被執。宗弼問對如言。宗弼喜曰。可讎此成耳。遂下令不用負鵝車。礮具行。翼日錡行城上。見二人遠來。心知其歸。即縋上敵械。二人以文書一卷繫於械。錡取焚之。(十年)

先是宗弼至順昌。責諸將用兵之失。衆曰。今者南兵非昔之比。國王臨城自見。宗弼至城下。見其城陋。謂諸將曰。彼可以靴尖趨倒耳。即下令來早府治會食。諸軍所得玉帛子女。聽其自留。男子長成者皆殺。且折箭爲誓。以激其衆。平明敵兵攻城。惟東西兩門受敵。錡所部不滿二萬。而可出戰者僅五千。金兵先攻。

東門。錡出兵應之。金兵退。宗弼自帶牙兵三千往來爲援。皆帶重甲。三人爲伍。貫韋索號鐵浮屠。每進一步。即用拒馬子遮蔽。示無反顧。復以鐵騎爲左右翼。號拐子馬。悉以女直充之。前此攻所難下之城。竝用此兵。故又名長勝軍。時金諸帥各居一部。衆欲擊韓常軍。錡曰。擊韓雖退。宗弼雄兵尙不可當也。法當先擊宗弼。宗弼一動。則餘軍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晝夜不解甲。錡先遣毒潁水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飲於潁。金士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錡士氣閑暇。軍皆番休。更食羊馬。垣下方早涼。錡按兵不動。未申間。忽遣數百人出西門。金兵方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短兵極力與戰。統制官趙撻韓直皆被數矢。戰不肯已。錡急令扶歸。士殊死鬪。入敵陳中。斫以刀斧。至有奮手摔之。與俱墜於壕者。金兵大敗。殺其衆五千。橫屍盈野。宗弼乃移寨於城西。掘塹以自衛。欲爲困官軍之計。是日大雨。平地水深尺餘。錡兵劫之。上下皆不甯處。(同上)

酈瓊在亳州。張浚以大軍至城下。都統制王德已下宿州。卽乘勝趨亳州。與浚會。瓊聞之。謂葛王裒曰。夜叉又來矣。其鋒未易當。請避之。遂率衆遁去。浚軍至城下。父老列香花迎之。浚引兵入城。時浚兵威甚盛。而知謀勇敢。賴德爲多。德亦先計。後戰。故未嘗敗。(同上)

第九章

南宋韓世忠張浚岳飛禦金方勝秦檜班師而金勢遂烈惟劉錡虞

允文畢再遇能抑之餘軍皆敗

時秦檜將班師。故命陳規易鎮淮右。先是帝賜劉錡空名告身千五百。命書填將佐之有功者。錡復繳上。謂不若自朝廷給之爲榮。至是始具功狀以聞。凡統兵官之立功者。皆以上所賜碗帶予之。其有過者。則杖責之。斥爲士伍。金人之始至也。游弋軍統領田守忠正將李忠恃勇深入。皆手殺數十人。而後死。錡厚加優恤。遂以犒軍銀帛十四萬匹。兩均給將士。軍無私焉。於是錡方欲進兵。乘敵虛而檜召錡還。徽猷閣待制洪皓時在燕山。密奏順昌之役。敵震懼喪魄。燕

之珍寶悉取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可惜也。(同上)

岳飛留大軍於潁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金宗弼患之。會諸將欲併力一戰。飛聞之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言之。宗弼怒。合諸將逼郾城。飛遣子雲與金人戰。數十合。金兵屍布地。宗弼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陳。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統制官楊再興單騎入敵陳。欲擒宗弼。不獲。身被數槍。猶殺敵數百人。遂大破之。宗弼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馬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步將王剛以五十騎覘敵。遇之。奮斬其裨將。飛出視戰。望見塵起。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同上)

岳飛奏金人銳氣已沮。將棄輜重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秦檜欲畫淮以北棄之。諷臺臣請班師。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召諸將。太尉保成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楊沂中爲淮北宣撫副使。武泰軍節度使沿

淮制置使兼權知順昌府劉錡爲淮北宣撫判官爲退守計也(同上)

初張浚在相位以諸大將久握重兵難制欲漸取其兵屬督府而以儒臣將之會淮西軍叛浚坐謫去趙鼎繼相王庶在樞府復議用偏裨以分其勢張浚覺之然亦終不能奪其柄至是同獻計於秦檜請皆除樞府而罷其兵權檜納之乃密奏於帝以柘臯之捷召韓世忠張浚岳飛並赴行在論功賞時世忠浚已至而飛獨後檜與參知政事王次翁憂之謀以明日率三大將置酒湖上欲出則語直省官吏曰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厨豐其燕具如此展期以待至六七日及是飛乃至上即召同入諭令與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林待聘分草三制以揚武翊運功臣太保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節制鎮江府英國公韓世忠安民靖難功臣少師淮南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濟國公張浚並爲樞密使少保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飛爲樞密副使並先押赴本院治事世忠既拜乃製一字中入都堂則褒之

出則以親兵自衛。檜頗不喜。飛被服雍容。檜尤忌之。(十一年)

帝謂韓世忠張浚岳飛曰。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撫之權。尙小。今付卿等。以樞府本兵之權。甚大。卿等宜各爲一心。勿分彼此。則兵力全而莫之能禦。顧如宗弼。何必掃除乎。是日。詔宣撫使並罷。遇出師。臨時取旨。逐司統制官已下。各帶御前字入衛。且依舊駐劄。將來調發三省樞密院取旨。施行。仍令統制官等各以職次高下輪替入見。(同上)

先是。金主命戶部尙書梁球。兵部尙書蕭德溫。計女直契丹奚三部之衆。不限丁數。悉簽起之。凡二十有四萬。以其半壯者爲正軍。弱者爲阿里善。一正軍一阿里善。副之。又簽中原漢兒渤海。十七路。除中都路造軍器。南都路修汴京。免簽外。吏部侍郎高懷正等十五人。分路帶銀牌而出。號曰宣差簽軍使。每路各萬人。合蕃漢兵通二十七萬。倣唐制。分爲二十七軍。簽數已定。遂以百戶爲穆昆。千戶爲明安。萬戶爲統軍。其統軍則有正副諸軍。悉以蕃漢相兼。無獨用一

第九章

南宋韓世忠張浚岳飛御金方勝秦檜班師而金勢遂烈惟劉錡虞允文畢再遇能抑之餘軍皆敗

(74)

色人者(二十九年)

先是李寶自行在還。即謀進發軍士。爭言西北風力尙勁。迎之非利。寶下令大計已定。不復可搖。敢有再出一語者斬。遂發。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洪遵。竭資糧器械濟之。放蘇州大洋行三日。風怒甚。舟散漫不得收。寶慷慨謂左右曰。天欲以試李寶耶。此心如鐵石不變矣。即酌酒自誓。風亦隨止。退泊明州關澳。追集散舟。不泐旬復故。而裨將邊士甯自密州還。言魏勝已得海州矣。寶大喜。促其下乘機速發。而大風復作。波濤如山者經月。未得進。(三十一年)

金主分諸道兵爲神策神威神捷神銳神毅神翼神勇神果神略神鋒武勝武定武威武安武捷武平武成武毅武銳武揚武翼武震威定威信威勝威捷威烈威毅威震威略威果威勇三十二軍。置都總管副總管各一員。分隸左右領軍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府。置諸軍巡察使副各一員。以太保樞密使昂爲左領軍大都督。尙書右丞李通副之。尙書左丞赫舍哩良弼爲右領軍大都督。判

行

跋

大宗正事富里瑋副之。御史大夫圖克坦貞爲左監軍。同判大宗正事。圖克坦爲右監軍。皆從金主出壽春。以工部尙書蘇保衡爲浙東道水道都統制。益都尹程嘉副之。由海道趨臨安。太原尹劉萼爲漢南道行營都統制。濟南尹布薩烏哲副之。進自蔡州。以河南尹圖克坦哈喜爲西蜀道行營都統制。平陽尹張宗彥副之。由鳳翔取散關。金主以昂爲舊將。使帥諸軍。以從人望。實使通專其事。遂宴諸將於尙書省。親授方略。金主曰。太師梁王連年南伐。淹延歲月。今舉兵必如彼。遠則百日。近止旬月。惟爾將士。無以征行爲勞。戮力一心。以成大功。當厚加旌賞。其或弛慢。刑茲無赦。以武勝武定武捷三軍爲前鋒。圖克坦貞將兵二萬入淮陰。金主恐糧運不繼。命諸軍渡江。無以童僕從行。行者莫不嗟怨。

(同上)

初淮南轉運副使楊抗令州縣鄉村臨驛路十里置一烽火臺。其下積草數千束。又令鄉民各置長槍。催督嚴切。人甚苦之。至是金入滁州界。方以乏馬芻爲

第九章

南宋韓世忠張浚岳飛禦金方勝秦檜班師而金勢遂烈惟劉錡虞允文墨再遇能抑之餘軍皆敗

患而所得精草甚衆。又鄉民皆棄槍而去。盡爲金人所取。蕭琦之深入也。每過險阻。憂必爲備。至則全無守禦。如蹈無人之境。金甚笑其失計焉。(同上)

金人侵樊城。先是都統制吳供至襄陽。欲屯萬山小寨。或襄陽失利。則西入蜀。諸軍皆洶洶不定。時荆南軍新創。金將劉萼擁衆十萬。揚聲欲取荆南。又欲分軍自光黃擣武昌。朝廷以金昔嘗由此入江西。慮搖根本。令供遣兵護武昌一帶津渡。供將引兵回鄂。宣諭使汪澈聞之。馳書止供。而自發鄂之餘兵進戍黃州。供還襄陽。嘗褊躁不自已。會劉萼取通化軍。前一夕。牛首鎮莊家三人縋城入襄陽。告以金人且至。供疑之不爲備。翼日。金騎三千忽至樊城。欲奪浮橋。徑至城下。自講好後。樊城不修築。多缺壞。副將翟貴部將王進時以兵二百戍焉。統制官張順通以百騎巡遠。與敵遇。擊之。會繫浮橋未成。敵不得濟。二將引兵出戰。供登城。漸出兵禦之。敵少郤。金人三郤至竹林下。鐵騎突出。官兵遂敗。供以四舟渡師助之。阻風不至。二將俱死。士卒半掩入水中。至晚。金兵退。是役也。

以大捷聞武功大夫張平未嘗出兵亦以奇功遷中衛大夫軍中謂之樊城功賞(同上)

左武大夫建康府駐劄御前破敵軍統制姚興與金人戰於尉子橋死之先是王權既屯昭關將士猶有欲戰之心權引兵先遁金以鐵騎追及尉子橋興以所部三千人力戰權置酒僊山上以刀斧自衛殊不援興自辰至申興出入三四殺敵數百統制官戴臯下道避敵敵遂假立權幟以誘興奮入與其徒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鄭通等五十人俱陷死之事平贈興容州觀察使即其地立廟(同上)

杜莘老爲帝言今親征與曩日事異宜皆從簡以幸所過郡縣帝曰此行中宮及內人不往止與建王行欲令徧識諸將耳乃命王府直講史浩從行自金人侵攻江淮一時宿將莫不震怖惕息獨王處之恬然不懼廷臣有奏請王爲元帥者及扈行邊日至王預料某所可守某所可攻某人可用後率如所言(同上)

第九章

南宋韓世忠張浚岳飛梁金方勝秦檜班師而金勢遂烈惟劉琦虞允文畢再遇能抑之餘軍皆敗

鎮江府左軍統領員劉錡及金人戰於揚州阜角林。敗之初，金人既得揚州，即遣兵逐劉錡，與南軍相尾。至是全軍來爭瓜洲渡，錡命統制官賈和仲和吳超等拒之於阜角林，錡陷重圍，下馬死戰數十合。中軍第四將王佐以步卒百有四人往林中設伏，金兵既入，強弩俄發，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有稍引去，遂大敗之。斬統軍高景山，俘數百人。時諸處旗報行在者，絡繹於道。市人語曰：日聞報捷可喜，但一報近如一報，亦可憂。督視軍馬葉義問讀錡捷報至，金兵又添生兵，顧謂侍吏曰：生兵是何物，聞者皆笑。當時謂之兔園樞密。(同上)

中書舍人督視江淮軍馬府參謀軍事虞允文督舟師敗金兵於東采石。允文未至采石十餘里，聞鼓聲振野，允文見官軍十五五坐路傍者，問之，衆曰：王節使在淮西，聲鼓令棄馬渡江，我曹皆騎士，今已無馬，我曹不解步戰也。從者皆勸允文還建康，曰：事勢至此，皆爲他人壞之，且督府直委公犒師耳，非委督戰也。奈何代人任責，允文不聽。策馬至采石，趨水濱，望江北敵營，不見其後，而

王權餘兵才萬八千人。馬數百而已。金主亮遣武平軍都總管阿林武捷軍副總管阿薩率舟師先濟。宿直將軍溫都沃喇國子司業梁欽等皆從戰。金主亮登高臺。張黃蓋。被金甲以觀戰。南師已爲遁計。允文召其統制張振王琪時戴臯盛新等與語。謂之曰。敵萬一得濟。汝輩走亦何之。今前控大江。地利在我。孰若死中求生。且朝廷養汝輩三十年。顧不能一戰報國。衆曰。豈不欲戰。誰主者。允文曰。汝輩止坐王權之謬至此。今朝廷已別選將此軍矣。衆愕立曰。誰也。允文曰。李顯忠。衆皆曰。得人矣。允文曰。今顯忠未至。而敵已過江。我當身先進死。與諸軍戮力決一戰。且朝廷出內帑金帛九十萬緡。給節度承宣觀察使告身。皆在此。有功即發帑賞之。書告授之。衆皆曰。今既有主。請爲舍人一戰。允文即與浚等謀。整步騎。陳於江岸。而以海鯨及戰船載兵。駐中流。擊之時。水軍將蔡甲韓乙各有戰艦。皆唯唯不動。乃急命當塗民兵登海鯨船踏車。軍人說諭民兵曰。此是必死之地。若齊心求生。萬一有得歸之理。民兵皆然之。布陳始畢。風

第九章

南宋韓世忠張浚岳飛禦金方勝秦檜班師而金勢遂烈惟劉琦庶允文輩再遇能抑之餘軍皆敗

大作。金主亮自執小紅旗。麾舟自楊林口尾尾相銜而出。金所用舟皆撒和州民居屋板以造。及掠江兵渡舟。舟中之指可掬。敵始爲采石無兵。且諸將盡伏山嶼。未之覺也。一見大驚。欲退不可。敵舟將及岸。南軍小郤。允文往來行間。顧見張浚。撫其背曰。汝膽略聞四方。今立陳後。則兒女子耳。浚回顧曰。舍人在此。即手揮雙長刀出陳。江風忽止。南軍以海鯀船衝敵舟。舟分爲二。南軍呼曰。王師勝矣。遂併擊金人。金人所用舟底闊如箱。行動不穩。且不諳江道。皆不能動。其能施弓箭者。每舟十數人而已。遂盡死於江中。有一舟漂流至薛家灣者。采石之下數里有王琪軍在焉。以勁弓齊射。舟不得著岸。舟中之人。往往綴屍於板而死。是役也。戰艦終不出。允文追蔡韓二將。各鞭之百。金士卒不死於江者。金主亮悉敲殺之。怒其舟不能出江也。初。金主亮問頃年梁王何以得渡江。或答曰。梁王自馬家渡過江。江之南雖有兵。望見我軍即奔走。船既著岸。已無一人一騎。金主亮曰。吾渡江亦猶是矣。楊林口出舟。當塗之民在采石上下。登山

以觀者十數里不斷。金主亮望之曰：吾放舟出江，而山上人皆不動，何也？方敵舟未退，會淮西潰卒三百人自蔣州轉江而至。允文授以旗鼓，使爲疑兵。敵既敗去，允文即具捷以聞。且椎牛酒以勞軍。夜半復布陳待敵。琪、德子新、亳州人張浚下亳州，新挈家來歸。浚奏授正使兼閣職，漸陞爲正將。隸中軍。至是爲水軍統制（同上）。

初，金主亮軍令慘急，迫欲渡江。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命衆刀剗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領隊，部將亡者殺其主帥。由是衆益危懼。期以明日渡江，敵後者死，衆欲亡歸，決計於浙西路都統耶律元宜。於是明安唐古烏頁曰：前阻淮水，過渡即成擒矣。不若共行大事。元宜曰：待吾子旺祥至謀之。時旺祥爲驍騎都指揮，使在別軍，宜密召之至，遂相與定約。詰旦，衛軍番代，即爲變。元宜曰：新天子已立於遼陽，今當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衆許諾。黎明，元宜旺祥與武勝軍總管圖克坦守素明、安唐古烏頁等率衆犯御營。金主亮聞亂，以爲

南師奄至。近侍大慶善曰：事急矣，當出避之。金主亮曰：避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亂兵進刃，手足猶動，遂縊殺之。驍騎指揮使大磐整兵來救，旺祥出語之曰：無及矣。大磐乃止。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大磐衣巾，裹其尸焚之。元宜行左領軍副大都督事，以南伐之謀，皆起於尙書右丞季通。近侍局使梁琬而監軍圖克坦永年，乃通之姻戚。浙西路副都統郭安國衆所共惡，皆殺之，并殺大慶善（同上）。

邵州防禦使知文州節制軍馬向起爲鄂州觀察使，右武大夫達興州前軍統制節制軍馬吳挺爲榮州刺史，右武大夫達州刺史興州前軍統制劉海爲拱衛大夫，賞秦州之捷也。時四川宣撫使吳璘在河池，遣中軍統制杜實傳令起等曰：軍行竝從，隊伍勿亂，次勿殿，後勿踐毀民舍，勿取民財，逢敵欲戰，必成列爲陳，甲軍弓弩手竝坐視，敵兵距陳約百五十步，神臂弓兵起立，先用箭約射之，箭之所至，可穿敵陳，即前軍俱發，或敵兵直搗拒馬，令甲軍槍手密依拒馬。

枕槍擯次。忠義人亦如之。違者並處斬。如敵已敗。許忠義人乘其後追擊之。必生獲金人與其首級。乃議賞。否則闕。其有以他地兵爲金人冒賞者。罪亦如之。凡布陳之式。以步軍爲陳心。爲左右翅翼。馬軍爲左右肋。拒馬環於左右肋之內。以衛步軍。以一陳約之。主管敵陳。統制一。統領四。主陳撥發各一。正副將準備將部隊。將則因其隊爲多寡。陳兵三千二百六十有三。步軍居陳之內者一千二百有七。爲陳心者一千有六。輿拒馬者二百。居陳外分兩翅。副翼者五百六十有六。左翼二百八十有三。右翼亦如之。馬軍居陳之外爲左肋。二百六十有一。右肋亦如之。雖間有貼撥輔陳增益之不同。而大略如此。璘遂遣興元都統制姚仲以東路兵自奏亭出據鞏州。而金都統制王彥以其分兵屯商虢陝華。統華爲金人所取。金人去。復得之。陝州方與敵相持。然亦未退。(三十二年)金人破信陽軍及隨州。又圍襄陽府。金主遣使諭布薩揆曰。前得卿奏。先鋒已得潁口。偏師又下安豐。斬馘之數。或以萬計。近又西師奏捷。棗陽光化。既爲我

第九章

南宋韓世忠張浚岳飛禦金方勝秦檜班師而金勢遂烈惟劉琦虞允文輩再遇能抑之餘軍皆敗

有樊城鄧城亦自潰散。又聞隨州闔城歸順。山東之衆久圍楚州。隴右之軍尅期出界。卿提大軍攻合肥。趙擴聞之。料已破膽。失其神守。度彼之計。乞和爲上。昔嘗書三事付卿。以今事勢計之。徑度長江。亦其時矣。淮南旣爲我有。際江爲界。理所宜然。如使趙擴奉表稱臣。歲增貢幣。縛送賊魁。還所俘掠。亦可罷兵。卿宜廣爲渡江之勢。使彼有必死之憂。從其所請而縱之。餘息偷生。豈敢復萌他慮。卿於此時經營江北。勞來安集。除其虐政。橫賦以良吏。撫字疲民。以精兵分守要害。雖未繫趙擴之頸。而朕前所畫三事。上功已成矣。機會難遇。卿其勉之。

(甯宗開禧二年)

金布薩揆進軍攻和州。中軍副統穆延斯資塔中流矢死。斯資塔形不過中人。而拳勇善鬪。所用槍長二丈。軍中號爲長槍副統。又工用手箭。箭長不盈握。每用百數。散置鎧中。遇敵抽箭。以鞭揮之。或以指鉗取。飛擲數矢。齊發無不中。敵以爲神。克安豐戰。霍邱花歷功居多。及死。將士皆惋惜之。時宋軍萬五千騎屯

六合揆偵知之。即以右翼掩擊。斬首八千級。進屯瓦梁河。以扼真陽諸路之衝。乃整列軍騎。沿江上下。畢張旗幟。江表大震。金完顏匡圍德安府。別以兵徇下安陸。應城。雲夢。孝感。漢川。京山等縣。(同上)

鎮江副都統制畢再遇在楚州與金人相持。濠滁相繼失守。謂諸將曰。楚州城堅兵多。而敵糧草已空。所慮獨淮西耳。六合最要害。敵必并力攻之。乃引兵赴六合。金人屯所距六合二十五里。再遇登城偃旗鼓。伏兵南門。列弩手於城上。敵方臨濠。衆弩俱發。遂出戰。聞鼓聲。城上旗幟盡舉。金人驚遁。大敗之。金散將完顏圖拉等以十萬騎駐成家橋馬鞍山。進兵圍城數重。欲燒壩木。決濠水。再遇令勁弩射退之。既而赫舍哩子仁合兵進攻益急。城中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也。爭射之。須臾矢集樓牆如蟬。旋又增兵環城。四面營帳。亘三十里。再遇令臨門作樂。以示閒暇。而間出奇兵擊之。金人晝夜不得休。乃引退。再遇追至滁。大雨雪。乃還。時金圍楚州已三月。列屯六十里。再

第九章

南宋韓世忠張浚岳飛禦金方勝秦檜班師而金勢遂烈惟劉錡虞允文畢再遇能抑之餘軍皆敗

遇遣將分道撓擊。遂解圍去。再遇乃更造輕甲。長不過膝。披不過肘。兜鍪亦殺重爲輕。馬甲以皮。車牌易以木。而設轉軸其下。使一人之力。可推可擊。軍中甚以爲便。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意甚沮。乃出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卻。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豆布地。復前搏戰。佯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縛羊置前。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爲空營。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時諸將用兵。皆敗。惟再遇數有功。詔以爲鎮江都統。權山東京東招撫使公事。(同上)

第十章 金元爭戰之烈。宋孟宗政敗金。金不敢窺襄陽。宋元合謀而亡金。

元攻雲中九原諸郡。拔之。進取撫州。金命招討使赫舍哩糾堅監軍。完顏萬努

等援之。或謂糾堅曰：元新破撫州，方以所得賜其下，馬牧於野，宜乘其不備，掩擊之。糾堅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爲計萬全。乃遣其麾下舒穆魯明安曰：汝嘗使北方，素識元主，其往問以舉兵之由，不然即誑之。明安至元軍中，如糾堅所教。俄請降，元主命縛以俟。陳於獲兒爺，時金兵三十萬，號四十萬。元穆呼哩曰：彼衆我寡，弗力戰，未易破也。率敢死士策馬橫戈，大呼陷陳。元主麾諸軍並進，大敗金兵，追至滄河，僵尸百里。元主目明安詰之曰：爾何先言而後降也？明安對曰：臣素有歸志，向爲糾堅所使，恐其見疑，故如所言。不爾何由瞻奉天？顏元主善其言，釋之，使領元軍撫定雲中。東西兩路既而元主欲休兵於北，明安諫曰：金有天下，一十七路，今我所得，惟雲中、東西兩路而已。若置不問，待彼成謀，併力而來，則難矣。且山前民庶久不知兵，今以重兵臨之，傳檄可定，兵貴神速，豈宜猶豫？元主然之，即命明安引兵而南。(嘉定五十年)

金人恃居庸之塞，治鐵錮關門，布鐵蒺藜百餘里，守以精銳。元兵距關百餘里，

不能前。乃召薩巴勒問計。薩巴勒曰：從此而北，黑樹叢中有間道，騎行可入。臣向嘗過之。若勒兵銜枚以出，終夕可至。元主留克特卜齊與金兵相持，乃自簡銳卒，與哲伯潛發，令薩巴勒前導。日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驅入紫荆口。金人猶睡未知也，比驚起，倉卒逆戰於五回嶺，大敗，流血被野。耶律阿哈言於元主曰：好生乃聖人之大德，與創之始，願止殺掠，以應天心。元主納之，進拔涿易二州。遼人呼嚕布勒等獻北口，哲伯遂取居庸，與克特卜齊會。(六年)金中都久被圍，右丞相都元帥承暉以右丞穆延盡忠久在軍旅，委以腹心，而已總持大綱。期於保完都城，及富察齊錦叛，中都益急。金主遣左監軍永錫、左都監烏庫哩慶壽將兵三萬九千，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大名行省富珠哩德裕調遣繼發，以救中都。承暉遣間使奉誓書奏曰：齊錦既降，城中莫有固志。臣雖以死守之，豈能持久。一失中都，遼東河朔皆非我有。諸軍倍道來援，猶冀有濟。永錫軍至涿州之旋風寨，與元兵遇而潰。李英請滄義軍數萬以進，遇元兵於

霸州英馭衆素無紀律。又值被酒。大敗。盡失其所運糧。英死。士卒穢焉。慶壽軍聞之。亦潰歸。由是中都孤立。內外不通。(七年)

元舒穆魯明安攻金之萬甯宮。克之。取富昌豐宜二關。拔固安。中都危在旦夕。承暉與穆延盡忠會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從。承暉怒。即起還第。然兵柄既皆屬盡忠。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家廟。召左司郎中趙思文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承暉作遺表付尙書省。令史師安石書之。皆論國家大計。及果勒齊姦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之罪。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年勞多寡分給之。舉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爲虛文。既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曰。遽爾謬誤。得非神志亂耶。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則已仰藥死矣。家人忽忽葬庭中。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元門。盡忠給之曰。我當先出。爲諸妃啟途。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反顧。元兵入城。戶

部尙書任天寵知大興府高霖皆及於難。宮室爲亂兵所焚。及明安至。官屬父老出迎。明安曰。負固不服。以至此極。非汝等罪。守者之責也。悉令安業。時元主避暑桓州。聞中都破。遣使勞明安等。悉輦其府庫之寶北去。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偕來。我輩豈得至此。安石奉承暉遺表至汴。贈承暉尙書令。廣平郡王諡忠肅。盡忠旋亦至。金主釋其罪不問。仍以爲平章政事。(同上)

金人圍隨州。棗陽軍孟宗政初視事。愛僕犯令。立斬之。軍民股慄。於是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完顏薩布攔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列兵濠外。以綯鈴吠犬自警。宗政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潰奔。(十年)

金完顏額爾克攔步騎傳棗陽城。孟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柵。列甕瀦水。以防

火募礮手擊之。一礮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銀鑛石工，晝夜塼城，運茅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毀樓，掘深坑，防地道，瓶戰棚，防城損，穿穿才透，即施毒煙，烈火鼓鞴以薰之。金人窒以濕氈，析路以剝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袤百餘丈，翼傅正城。金人摘強兵，披厚鎧，氈衫鐵面具而前。又濕氈濡革，蒙火山覆以冰雪，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中以長戈椿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焰宗政激將士血戰。凡十五陳，金人連不得志。會扈再興許國兩道竝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金屯兵棗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知氣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於再興。尅期合戰，再興敗金人於灤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買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額爾克單騎遁，追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陽。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

兵政史 歷代戰事

庫贖之給田廩屋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十

二年)

元穆呼哩圍鳳翔東自扶風岐山西連汧隴數百里間皆具營柵先是金主以鳳翔守將完顏仲元孤軍不足恃遣平西軍節度使特嘉喀齊喀援之及圍急以同知臨洮府郭斌總領軍事斌長於應變自冬涉春四十餘日守禦不懈嘗從喀齊喀巡城濠外一人坐胡牀以箭力所不及氣貌若蔑視城守者喀齊喀指示斌曰能射之乎斌測量遠近曰可斌平時發矢伺腋下甲不掩處射之無不中卽持弓矢伺坐者舉肘一發而斃元爲之奪氣喀齊喀以便宜擢斌爲通遠軍節度使斌會州人也穆呼哩以圍久不下謂諸將曰吾奉命專征不數年取遼西遼東山東河北不遺餘力前攻太平延安今攻鳳翔皆不下豈吾命將盡耶乃解圍而還(十六年)

金伊喇布哈遇元兵於大昌原以忠孝軍提控完顏彜爲前鋒彜擐甲上馬不

返顧士氣皆倍。以四百騎破元八千之衆。遂解慶陽之圍。自與元構兵。二十年。僅有此捷。奏功第一。於是陳和尚之名震國中。授定遠大將軍。世襲穆昆忠孝軍。皆回紇。奈曼。羌。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憚很難制。唯彛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縣。秋毫無犯。每戰則先登。疾若風雨。諸將倚爲重。金主命權簽樞密院事。額爾克屯。邠州。布哈。及總帥約赫德。還京兆。(理宗紹定三年)

元游騎至汴京。金完顏哈達。伊喇布哈。自鄧州率步騎十五萬赴援。元圖壘問蘇布特以方略。蘇布特曰。城居之人。不耐辛苦。數挑以勞之。戰乃可也。遂以騎三千尾之。哈達等謀曰。敵兵三千。而我不戰。是弱也。進至均州沙河。元兵不戰而退。金軍方盤營。元兵復來襲。金軍不得休息。食飲且行。且戰。至黃榆店。距均州三十五里。大雪三尺。金兵僵立。刀槊凍不能舉。圖壘以其衆衝出。元兵自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道。楊沃衍奪路而前。金軍遂次三峰山。軍士有不食。

至三日者元兵與河北兵合四面圍之熾薪燔肉更迭休息乘金困憊開均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夾擊之金軍潰聲如崩山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走密縣楊沃衍樊澤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死哈達和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布哈已失所在乃與完顏彛等以數百騎走入均州元主在鄭州聞圖壘與相持遣昆布哈齊拉袞等赴之至則金軍已潰於是乃合攻均州墮其城外哈達匿窟室中城破元兵發而殺之因揚言曰汝家所恃唯黃河與哈達耳今哈達爲我殺黃河爲我不降何待完顏彛越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元兵以數騎夾之詣圖壘問其名姓曰我忠孝軍總領完顏陳和尚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圖壘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割口吻至耳噴血而呼至死不屈元將有義之者以馬漣酌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布哈走汴元兵追躡擒之圖壘命之降往復數百言終不肯但曰我金國大將

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金之健將銳卒俱盡。自是不可復振矣。元遂略蒲
號高汝陝洛許鄭陳毫穎壽隴永等州。時民北徙者多餓死。東平萬戶嚴實命
作糜粥置道傍。全活者衆。(紹定五年)

元留曹王於營。遣李際等還。併力進攻金。礮石取良嶽太湖靈壁假山爲之。大
小各有斤重。圓如燈球。元礮破大礮或礮礮爲二三。皆用之攢竹。礮有至十三
梢者。每城一角置礮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
樓櫓皆折。故宮及芳華玉溪之材爲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秸布其
上。網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爲障。元兵以大礮擊之。隨即延
蕪。不可撲救。城乃周世宗所築。取虎牢土爲之。堅密如鐵。受礮所擊。唯凹而已。
金主復出撫將士。植被創者。親傳以藥。手酌壺酒以賜。且出內府金帛。以待有
功者。元兵濠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櫓。濠深丈許。闊亦如之。三四十
步。置一鋪。鋪置百許人守之。初拜姓命。築門外短牆。委曲陘隘。僅容二三人得

過以防元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乃不能猝出比出已爲元所覺後
 募死士千人穴城由濠徑渡燒其礮座城上懸紅紙燈爲應約燈起渡濠又放
 紙鳶置文書其上至元營斷之以誘被俘者皆爲元所覺時有大礮名震天雷
 以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礮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熱圍半畝以上火點
 著鐵甲皆透元時爲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爲竈間可容人城上莫如之何乃
 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跡又有飛火槍
 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元唯畏此二物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
 萬計明惠皇后陵被發金主遣中官求得其柩復葬之蘇布特知未易取乃爲
 好語曰兩國已講和更相攻城耶金主因就應之乃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宜
 秋門以酒炙犒元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蘇布特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方
 元之攻城也矢石如雨中有女子呼於城下曰我倡女張鳳奴也許州破被俘
 至此彼軍不日去矣諸君努力爲國堅守無爲所欺也言竟投濠死金主使馳

祭於西門。時女直人無死事者。長公主言於金主曰。近來立功效命。多諸色人。無事時則自家人爭強。有事則他人盡力。焉得不怨。金主默然。(同上)

金中京元帥任守真以入援汴京敗死。中京人推警巡使齊克紳爲府簽事。齊克紳本河中射糧軍子弟也。貌寢而膂力過人。時所領軍士僅二千五百人。甫三日。元兵圍之。齊克紳括衣帛爲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憇子軍爲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爲鏃。得一箭。截而爲四。以筒鞭發之。又創遏敵礮。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齊克紳奔走四應。所至必捷。得二號。殺以犒士。人不過一啗。如獲百金之賜。元攻三月不能下。乃退。(同上)

金主集軍士於大慶殿。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諸將佐合辭言曰。陛下不可親出。止可命將。金主欲以富察官努爲馬軍帥。高顯爲步軍帥。劉益副之。三人欲奉命。權參知政事。內族恩楚大罵曰。汝輩把鋤。不知高下。國家大事。敢易承

特

政

耶朶默然唯官努曰。若將相可了。何至使我輩事亦中止。遂以右丞相薩布平章拜姓右副元帥。恩楚左丞李暎元帥左監軍圖克坦伯嘉等帥諸軍扈從。參政完顏納紳樞副兼知開封府薩尼雅布等留守。乃發府庫及內府器皿宮人衣物。賜將士。民間閔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屬留汴。食盡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日金主使薩布宣言曰。前日巡狩之議止爲白華。今改往汝州索戰矣。金主發汴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別。大勦至開陽門。詔謙留守兵士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毋以不預進發之所。便謂無功。若守保無虞。將來功賞在戰士上。聞者皆灑泣。是日鞏昌元帥完顏仲德援兵至。初金主徵諸道兵入援。往往觀望不進。或中道遇兵而潰。唯仲德提孤軍千人。歷秦藍商鄧。擷果菜爲食。間關百死至汴。爲金主謀曰。京西三百里之關。無井甃。不可往。不如幸秦鞏。金主乃決意東行。進次黃陵崗。時拜姓擊元。降其兩砦。得河朔降將。金主赦之。授以印符。羣臣遂固請以河朔諸將爲導。鼓行入開州。取

大名東平豪傑。當有響應者。都察遜曰。太后中宮皆在南京。北行萬一不如。爲聖主孤身。欲何所爲。不如先取衛州。還京爲便。拜姓曰。聖體不便。鞍馬不可。駐歸德。臣等率降將往東平。因遂經略河朔。官努曰。衛州有糧。可取。拜姓曰。京師且不能守。就得衛州。欲何爲。耶。金主惑之。遂一意向河朔。元蘇布特聞金主棄汴。復進兵圍之。(同上)

蘇布特至青城。崔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蘇布特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蘇布特益喜。立托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親閱之。日亂數人。猶以爲不足。乃禁民間嫁聚。有以一女之故。致數人死者。總領完顏長樂妻富察氏。臨洮總管圖克捫妻烏庫理氏。進士張伯豪妻彝舜英。及參政完顏素蘭妻。義不爲所污。皆自盡。未幾立遷梁王及宗族近屬於宮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荆王府爲私第。取內府珍玩充實之。羣小附和。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尙書省命翰林直學士冀城王若虛爲文。若虛私謂左右

第十章

金元爭戰之列宗孟宗政敗金金不敢窺襄陽宋元合謀而亡金

司員外郎元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爲愈。然我姑以理喻之。乃謂奕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奕怒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若虛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誦功德。而可信於後世哉。奕不能強。乃召太學生劉祁麻革赴省。好問等喻以立碑事。曰。衆議推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祁等固辭而別。數日促迫不已。祁卽爲草定。以付好問。好問意未愜。乃自爲之。旣成。以示若虛。乃共刪定數字。然止直敘其事而已。旣以兵事碑不果立。(同上)

孟珙同元兵圍蔡州。會飲。歌吹聲相接。城中飢窘歎息。金自被圍以來。將帥戰沒甚衆。以近侍分四城。元兵鑿西城爲五門。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退。聲言來日復集。時孟珙之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入。大戰城上。烏庫哩鎬及其將帥二百人皆降。時百官稱賀禮。

畢。亟出捍敵。而南城已立。宋幟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南面守者棄門走。孟珙。江海塔齊爾之師。以入。完顏仲德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自經於幽蘭軒。仲德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何以戰爲。吾不能死於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殉國。吾輩獨不能耶。於是參政富珠哩。小洛索烏。凌阿呼。圖總帥元志。元帥裕珊。爾赫舍哩。柏壽。烏庫哩。和勒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承麟退保子城。聞金主殂。率羣臣入哭。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舊業有志矣。未就可哀也已。宜謚曰哀。奠未畢。城破。諸將禁兵共舉火焚之。奉御完顏絳山收其骨。將葬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參政張天綱以歸。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以實告曰。城危時。即取寶玉。寘小室。環以草。號泣自經。曰。死便火我。煙焰未絕。珙乃與塔齊爾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承麟亦爲亂兵所殺。金亡。(端平元年)

金既亡。唯秦鞏二十餘州久未下。耶律楚材言。往年吾民逃罪。或萃於此。故以

第十章

金元爭戰之列。宋孟宗政敗金。金不敢窺襄陽。宋元合謀而亡金。

死拒戰。若許以不殺，將不攻自下矣。詔皇子庫端招諭諸州皆降。惟會州都總管郭斌猶爲金守。元兵攻之，斌聚城中金銀銅鐵雜鑄爲礮，以擊攻者，殺牛馬以食戰士。元兵不能猝拔，食盡，斌命積薪於州廨，呼集家人及將校妻女自焚之。率將士於火前持滿以待，城破，兵填委以入，戰久，士卒有弓絕矢盡者，挺身入火中，斌獨上大草積，以門扉自蔽，發矢無不中者，矢盡自焚。有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授人曰：將軍盡忠，忍使絕嗣，此其兒也。幸哀而收之，言訖復投火死。元將安篤爾聞之，命保其孤。(端平三年)

第十一章 元既滅金遂爭宋荆襄卒爲元有並元之綏撫諸夷

京湖制置使趙范在襄陽，以北軍主將王旻、李伯淵、樊文彬、黃國弼等爲腹心，朝夕酣狎，民訟邊防一切廢弛。旻而南北軍交爭，范失於撫御。旻、伯淵焚襄陽城郭倉庫，降於元。時城中官民尙有四萬七千有奇，財粟在倉庫者無慮三十萬，軍器二十四萬，金銀鹽鈔不與焉，皆爲元所有。南軍大將李虎因亂劫掠襄

陽一空。自岳飛收復以來百三十年。生聚繁庶。城池高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范削三官。落職仍舊。職任(同上)

御前諸軍統制曹友聞與元戰於大安軍陽平關。敗績死之。初友聞帥師扼仙人關。諜報元合蕃漢軍五十餘萬將至。友聞謂弟禹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待之。元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軍。制道使趙彥呐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宜口。友聞馳書彥呐曰。沔陽蜀之險要。吾重兵在此。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越沔陽而入蜀。又有曹萬王宣首尾應援。可保必捷。大安地勢平曠。無險可守。正敵騎所長。而吾步兵所短。況衆寡不敵。豈可以平地控禦。彥呐不從。友聞計以寡擊衆。非乘夜出奇。內外夾擊不可。乃遣弟萬及友諒引兵上鷄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自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爲應。外呼殺聲。元兵果至。萬出逆戰。元巴圖魯及塔爾海帥步騎萬餘人。往來搏戰。矢石

兵政史 歷代戰事

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烽。友聞分所部爲三。以禦敵。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人。衝敵前鋒不動。友聞仍伏三百騎道旁。而令虎銜枚突陳。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濫沒足。宜俟少霽。友闢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計。遂擁兵齊進。西軍素以綿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戰。黎明元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歎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血戰愈厲。與萬俱死。軍盡沒。元兵遂長驅入蜀。事聞。賜友聞諡毅節。(同上)

元兵攻重慶。詔曰。秋防將近。邊警日聞。朕旣命宰臣以督師。正藉諸閩之叶濟。所宜一乃心力。同應事機。四川急則荆閩援之。和濡急則江閩援之。眞秦急則淮閩援之。務要脈絡貫通。毋或秦越相視。(嘉熙三年)

初。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自漢州敗歸。益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每得富家用非法刑脅取金帛。稍不遂意。即殺之。民不堪命。余玠至嘉定。夔率所部兵迎謁。纔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

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爲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玠自若。徐命吏班賞。夔退語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玠欲誅夔。患其握重兵。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今縱弗誅。養成其勢。一舉足。西蜀危矣。夔在蜀雖久。有威名。孰與吳氏。吳氏當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根本益固。一旦曠爲叛逆。諸將誅之。如取孤豚。況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曠之逆心。縱兵殘民。奴視同列。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甫出。而新將已單騎入營。將士皆錯愕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聽命。夔至。玠斬之。薦成爲文州刺史。(淳祐四年)

以四川安撫使孟珙兼知江陵府。珙謂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彼若以兵綴我。上下流有急。將若之何。珙往則彼擣吾虛。不往則誰實捍。患議者是之。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輒即至。城外自

城以東古嶺先峰直至三汊無有限隔乃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乃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櫃蓄洩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功百七十萬民不知役繪圖上進之(同上)

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城中有積粟乏鹽薪布帛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寘蠟書於髻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旣築勢須自荆郢援救至隘元守卒見積草多鈎爲薪泅者被獲郢鄧之路亦絕至是詔荆湖制置使李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源於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每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無敗吾事人

人感奮。漢水方生，汭發舟稍進，團山下。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陳。各船置火鎗，火礮熾，炭巨斧勁弓，夜漏下三刻起，矻行以紅燈爲號。貴率先，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元舟師蔽水，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絙，攢推數百，轉戰百二十餘里。元兵皆披靡。黎明抵襄陽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踴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尸逆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冢歛埋之。（度宗咸淳八年）

張貴既入襄陽，呂文煥固留其守。貴恃其勇，欲還郢，乃募得死士二人，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郢，求援於范文虎。時元軍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樁，雖魚蝦不得渡。二人遇樁，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貴別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乃舉礮鼓譟發舟，乘夜順流。

斷短破圍。冒進。夜半天黑。至小新河。阿珠劉整分率戰艦。邀擊。貴以死戰。拒沿岸。東。荻。列。燭。火光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軍以爲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軍得逃。卒以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力困。且出不意。與之戰。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珠於櫃門關。乃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降卒四人。舁貴尸至襄陽城下。曰。讖。矮。張。都。統。乎。守。陣。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冢。立。雙。廟。祀。之。(同上)

樊城被圍四年。荆湖都統制范天順及部將牛富力戰不爲。劔。富。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爲。唇。齒。未。幾。阿。爾。哈。雅。以。回。回。新。礮。進。攻。張。宏。範。爲。流。矢。中。其。肘。束。創。見。阿。珠。曰。襄。在。漢。水。南。樊。在。其。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水。道。斷。救。兵。水。陸。夾。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珠。從。之。初。襄。

樊兩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大木水中。鎖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爲固。元水軍總管張禧曰。斷鎖毀木。樊城必下。阿珠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不能援。乃以兵截漢。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遂破。天順仰天歎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即所守地。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居民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見之。歎曰。將軍死於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天順文虎之姪。富霍邱人也。

(咸淳九年)

張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次於焦山。令以十舟爲方。碇江中流。非有號令。毋得發碇。示以必死。元阿珠登石公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遣健卒善射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珠居中。合勢進戰。繼以火矢。篷檣俱焚。烟焰蔽江。諸軍死戰。欲走不能前。多赴江死。張宏範董文炳劉國傑復以銳卒橫衝。世傑不復能軍。阿珠範追之。獲白鷓子七百餘艘。師勇還常州。虎

臣還眞州。世傑請濟師不報。國傑本女直人。姓烏庫哩。後入中州。改姓劉氏。貌魁梧。善騎射。膽力過人。素有軍功。元主壯之。詔加懷遠大將軍。賜號巴圖。國傑行二。故呼之曰劉二巴圖。(恭宗德祐元年)

是歲。行省雲南賽音諤德齊以所改郡縣上聞。雲南俗無禮義。男女往往自相配偶。親死則火之。不爲喪祭。無秬稻桑麻。子弟不知讀書。賽音諤德齊教之。拜跪之節。婚姻行媒。死者爲之棺槨。奠祭。教民播種。爲陂池以備水旱。創建孔子廟。明倫堂。購經史。授學田。由是文風稍興。雲南民以貝代錢。是時初行鈔法。民不便之。賽音諤德齊爲聞於朝。許仍其俗。又患山路險遠。盜賊出沒。爲行者病。相地置鎮。每鎮設土酋吏一人。百夫長一人。往來者或遭劫掠。則罪及之。羅槃甸叛。往征之。有憂色。從者問故。賽音諤德齊曰。吾非憂出征也。憂汝曹冒鋒鏑。不幸以無辜而死。又憂汝曹劫擄平民。使不聊生。及民叛。則又從而征之。耳。師次羅槃城。三日不降。諸將請攻之。賽音諤德齊不可。遣使以理論之。羅槃主奉

命越三日又不降。諸將奮勇請進兵。賽音諤德齊又不可。俄而將卒有乘城進攻者。賽音諤德齊大怒。遽鳴金止之。召萬戶叱責之曰。天子命我安撫雲南。未嘗命以殺戮也。無主將命而擅攻於軍法。當誅命左右縛之。諸將叩首請俟城下之日從事。羅槃主聞之曰。平章寬仁如此。吾拒命不祥。乃舉國出降。將卒亦釋不誅。遂改爲元江府。由是西南諸夷翕然歛附。夷酋每來見。例有所獻納。賽音諤德齊悉分賜從官。或以給貧民。秋毫無所私。爲酒食勞酋長。製衣冠襪履。易其卉服草履。酋皆感悅。(元世祖至元十三年)

第十二章 明初之武功立撫軍院皇太子總天下兵馬及遣中官監軍

初張士誠聞蔣英之亂。遣其弟士信率兵萬餘人圍全州。吳守將謝再興晝夜鏖戰未決。乃遣設伏城外。自引兵出戰。戰既合。伏兵起。大敗之。擒其將士千餘人。士信憤益兵攻城。不能克。再興慮不能支。告急於浙東行省右丞朱文忠。時金華叛寇初定。而嚴州逼近敵境。處州又爲叛苗所據。文忠自度兵少不能應。

援聞邵榮將至，乃與都事史炳謀曰：兵法先聲而後實，今諸全被圍日久，寇勢益盛而我軍少，非謀不足以制之。今邵平章來討處州，宜借張聲勢，亦制寇一奇也。炳曰：善。乃揚言徐達與榮領大軍至嚴州，尅日進擊，使諜者揭榜於義烏之古朴嶺，士信兵見之，果驚。謀夜遁，同僉胡德濟覘知之，密與再興謀發壯士夜半開門出擊，鼓譟從之。寇兵亂走，自相蹂踐及溺死者甚衆。士信驕侈不能拊循，將士常載婦人樂器，自隨，日以樗蒲蹴鞠酣飲爲事，步將往往效之，故至於敗。（至元二十一年）

張士誠憤諸全之敗，集二十萬據城北十里，以遏援兵。守將胡德濟堅壁拒之，告急於嚴州朱文忠。文忠遣指揮張斌元帥張俊率兵出浦江，遙爲德濟聲援。士誠又以兵自桐廬湖鈎臺窺嚴州，文忠命以舟師拒之，未至而千戶謝佑爲其伏兵所執，諸將皆恐甚。文忠意氣自若，分署諸將各爲備禦，以何世明袁洪柴虎居守，自率指揮朱亮祖等馳救去新城二十里而軍。德濟潛使人告賊勢。

盛宜少避其鋒。俟大軍。文忠曰：昔謝元以兵八千，破苻堅百萬，兵在精不在衆。下令曰：彼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遇驕，必克。彼軍輜重山積，此天之富汝曹也。勉之。會有白氣覆軍上，占之曰：必勝。詰朝會戰，天大霧晦冥。文忠使元帥徐大興、湯克明等將左軍，嚴德王韶等將右軍，而自以中軍當敵衝。會胡深遣耿天壁以援師至，文忠復申約束，奮前發擊，霧稍開。文忠橫槊引鐵騎數十，乘高馳下，衝其中堅，敵以精騎圍文忠數重，矛屢及膝。文忠大呼，手格殺其驍將，縱橫馳突，所向皆靡。左右軍乘之，城中守兵亦鼓噪出，士誠大潰，逐北十餘里，斬首數萬級。文忠收兵會食，遣指揮朱亮祖、張斌追殄餘寇，燔其營落數十，獲其同僉韓謙等六百，甲士三千，鎧仗芻粟，收數日不盡。伯昇再興，僅以身免。(至正二十四年)

時中原雖無事，而江淮川蜀皆失。皇太子累請出督師，帝難之。會左丞相庫庫特穆爾請南還視師，乃封庫庫特穆爾爲河南王，代皇太子親征，總制關陝。晉

兵政史 歷代戰事

冀山東諸路并迤南一應軍馬凡幾務錢糧名爵黜陟予奪悉聽便宜行事（至正二十五年）

薩藍托里特里錫巴延特穆爾李國鳳進謀於皇太子曰向日詔書令諸將各將本部分道直進而不立大將以總之宜其不相從也太子何不奏上立大撫軍院以鎮之凡指揮各將皆宜出自撫軍院然後行使權歸於一自內制外庶幾天下可爲又摩該一部背庫庫而向朝廷亦宜別作名號以旌異之太子如其言以請命皇太子總天下兵馬詔曰元良重任職在撫軍稽古徵今卓有成憲阿裕實里達喇計安宗社累請出師朕以國本至重詎宜輕出遂授庫庫特穆爾總戎重寄畀以王爵俾代其行李思齊張良弼等各懷異見構兵不已以至盜賊愈熾深貽朕憂詢知衆謀僉謂皇太子仁孝聰明文武兼資聿遵舊典援命以中書令樞密使悉總天下兵馬諸王附馬各道總兵將吏一應軍機政務生殺予奪事無輕重如出朕裁其庫庫特穆爾總領本部軍馬自潼以東蒲

清江淮李思齊總領本部軍馬及張良弼孔興圖魯卜各支軍馬進取襄樊王信總本部軍馬固守汎地別聽調遣詔書到日汝等悉宜洗心滌慮同濟時艱

(至正二十七年)

帝初即位鑒魏忠賢禍敗盡撤諸方鎮守中官委任大臣既而廷臣競門戶兵敗饜緇不能贊一策帝方銳意綜核疑其結黨營私乃思復用中官遣王應朝監軍關甯張國元監軍東協王之心監軍中協鄧希詔監軍西協(莊烈帝崇禎四年)

歷代知兵家列傳

周田穰苴傳

晉嘗伐齊阿郵燕侵河上敗齊師晏嬰薦田穰苴景公以爲將軍捍燕晉以莊賈監軍穰苴與賈約旦日日中于會軍門穰苴至軍立表下漏待賈日中不至穰苴仆表決漏入軍門申明約束夕時莊賈乃至穰苴責以失期斬之以徇三

周 田穰苴 吳起

兵政史 歷代知兵家列傳

軍皆振慄。問士卒之疾。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爭奮爲之赴戰。晉師燕師聞之。度水而解。追擊之。取所亡故境。而引兵歸。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尊穰苴爲大司馬。(周敬王四年)

吳起傳

吳起者。衛人。仕于魯。魯人欲以爲將。起取齊女爲妻。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聞魏文侯賢。乃往歸之。文侯問諸李克。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于是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以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疽。其父戰不旋踵。遂死于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威烈王二十二年)

史理氏曰。兵者凶事。兩軍對陣。感忽悠闇。死生存亡。在呼吸之間。勢必至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必也。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下之事上。若子弟之事父兄。手臂之扞胸腹。然後不必督率。即舍生赴敵。其次則必有術以驅之。乃可戰耳。或驅之以信。或驅之以嚴。或驅之以惠。信以驅之者。兵用命而不敢逗留。嚴以驅之者。兵畏罪而致果。毅以驅之者。兵懷恩踴躍而欲一試。司馬穰苴以莊賈失日中之約。竟斬之以徇三軍。非信乎。孫武以三令五申而不如法。即斬王之二愛姬。非嚴乎。吳起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爲病者吮疽。非惠乎。惟其信也。嚴也。惠也。故穰苴將齊。罷晉解燕。遂復所亡。封內故境。孫武將吳。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名顯諸侯。吳起將魯。則破齊之攻。將魏。則拔秦五城。將楚。則南平百越。北并陳蔡。此三人者。要皆豪傑之士。戰必勝。攻必克。而才勇過人者也。雖然。亦何足稱哉。夫才者與才者鬪。而能加於人之才。然後爲非常之才。勇者與勇者逐。

兵政史 歷代知兵家列傳

而能上於人之勇，然後爲非常之勇。若夫天下皆愚而已，獨才雖加於人，不足以爲才；天下皆弱而已，獨勇雖上於人，不足以爲勇。昔劉備才矣，不幸而天又生一孫權，則備之才不足重孫權才矣。不幸而天又生一曹操，則權之才又不足嘉。才者與才者遇，此才之所以難見也。若司馬穰苴用於齊，景公在周，敬王之四年，即以是歲卒。及八年，伍子胥薦孫武於吳，闔廬而穰苴已卒。四年矣。及吳起仕魯，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而孫武已卒。百有餘年矣。當時天下有才者，惟此三人耳。此三人又皆同朝而不同時，故皆獨樹一幟，無敵於天下。使三人並立於世，互相角逐，則三人之功，烈未必若斯之盛也。故曰：不足稱也。

孫臏龐涓合傳

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仕魏爲將軍，自以能不及孫臏，乃以法斷其兩足而歸之。齊使者至魏，竊載與之齊，進于威王。于是魏惠王伐趙，威王謀救趙，以田

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于外老弱疲于內子不若引兵走魏都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以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于魏也田忌從之魏師還與齊戰于桂陵魏師大敗(顯王十六年)

漢李廣程不識合傳

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屯雲中中尉程不識爲車騎將軍屯鴈門廣與程不識俱以邊太守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侯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有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

臣光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

漢 李廣程不識 虞詡

兵政史 歷代知兵家列傳

便以廣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爲法。何則其繼者難也。況與之並時而爲將乎。夫小人之情。樂於安肆。而昧於近禍。彼既以程不識爲煩擾。而樂於從廣。且將仇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禁虜之倉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爲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倣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倣李廣。鮮不覆亡哉。(漢武帝元光元年)

虞詡傳

上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爲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嶠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榜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爲所及。速行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

圍赤亭數十日。詔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詔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詔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詔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詔始到郡。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年。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民增至四萬餘戶。人足家給。一郡遂安。(安帝元初二年)

北齊王琳傳

陳吳明徹攻北齊壽陽。生擒王琳。琳體貌閒雅。喜怒不形於色。彊記明敏。軍府佐吏千數。皆能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心。雖失地流寓在鄴。齊人皆重其忠義。及被擒。故麾下將卒多在明徹軍中。見者皆歔歔不能仰視。爭爲之請命。及致資給。明徹恐其爲變。遣使追斬之於壽陽東二十里。哭者聲如

兵政史 歷代知兵家列傳

雷有一叟以酒脯來祭哭盡哀收其血而去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聞者莫不流涕(陳宣帝太建四年)

斛律光傳

北齊斛律光行兵倣其父金之法營舍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冑常爲士卒先士卒有罪唯大杖撻背未嘗妄殺衆皆爲之死自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爲鄰敵所憚(同上)

隋楊素傳

楊素用兵多權略馭衆嚴整每將臨敵輒求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陳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陳則已如不能陷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素時貴幸言無不從其從素者微功必錄至佗將雖有大功多爲文吏所譴卻故素雖殘忍士亦以此願從焉(隋文帝開皇十

年

唐李晟傳

李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爲賊爲間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終無叛志(唐德宗興元二年)

柳公綽傳

詔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聽使討吳元濟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耶即奏請自行許之公綽至安州李聽屬囊迎之公綽以鄂岳都知兵馬使先鋒行營兵馬都虞侯二牒授之選卒六千以屬聽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諸將無不服士卒在行營者其家疾病死喪厚給之妻淫泆者沈之於江士卒皆喜曰中丞爲我治家我何得不前死故每戰皆捷公綽所乘馬蹠殺圍人公綽命殺馬以祭之

唐 李晟 柳公綽 後唐 王瓌 宋 楊業

兵政史 歷代知兵家列傳

或曰。围人自不備耳。此馬良可惜。公綽曰。材良。性驚。何足惜也。竟殺之。(憲宗元和七年)

後唐王環傳

楚王殷如岳州。遣六軍使袁詮副使王環監軍。馬希瞻將水軍擊荆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至劉郎汭。希瞻夜匿戰艦數十艘於港中。詰旦兩軍合戰。希瞻出戰艦橫擊之。季興大敗。俘斬以千數。進逼江陵。季興請和。軍還。楚王殷讓環不遂。取荆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以爲吾扞蔽。殷悅。環每戰身先士卒。與衆同甘苦。常置針藥於座右。戰罷。索傷者於帳前。自傅治之。士卒隸環麾下者相賀曰。吾屬得死所矣。故所向有功。(後唐明宗天成二年)

宋楊業傳

契丹已陷寰州。兵勢甚盛。楊業欲避其鋒。謂潘美等曰。今敵鋒益盛。不可與戰。

但領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雲朔守將。俟大軍離代州日。令雲州之衆先出。我師次應州。契丹必悉兵來拒。即令朔州吏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彊弩千人。列於谷口。以騎士援於中路。則三州之衆保萬全矣。監軍蔚州刺史王侁沮其議。劉文裕亦贊成之。業乃引兵自大石路趨朔州。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於此。張步兵彊弩。爲左右翼以援。俟業轉戰至此。即以步兵來擊。救不然無遺類矣。業敗。即麾兵卻走。業力戰自日中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拊膺大慟。再率帳下士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匿深林中。契丹將耶律希達望見袍影射之。業墜馬被擒。其子延玉與岳州刺史王貴俱死焉。業不知書。忠勇有知謀。練習攻戰。與士卒同甘苦。代北苦寒。人多服毳罽。業但挾纊露坐治軍事。傍不設火。侍者殆僵仆。而業怡然無寒色。爲政簡易。御下有恩。故士卒樂爲用。其敗也。麾下尙有百餘人。業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無與我俱死。衆感泣。無一人生還者。帝聞慟惜。旋削美任。旣除名。配金州。文裕

兵政史 歷代知兵家列傳

登州贈業太尉大同軍節度使厚賜其家錄其子五人及貴子二人(宋太宗雍熙三年)

折御卿傳

永安節度使折御卿被病遼謀知之韓德威復爲李繼遷所誘遂率衆入邊以報子河汭之役御卿輿疾而行德威聞其至頓兵不敢進會疾甚其母遣親信召御卿歸就醫藥御卿曰世受國恩彊寇未滅御卿之罪也臨敵安可棄士卒自便死於軍中乃其分耳惟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翼日卒帝聞痛悼久之贈侍中以其子惟正爲洛苑使知府州事御卿累世邊將習知蕃夷情狀常欲立功以報恩朝廷亦以麟府逼近戎裔倚爲一面捍蔽自子河汭之戰邊部喪氣不敢深入(太宗至道元年)

趙珣傳

趙珣初隨其父振在西邊訪得五路徼外山川邑居道里利害作聚米圖經五

卷韓琦言於帝詔取其書并召珣至。又上五陳圖兵事十餘篇。帝給步騎使案陳。既成臨觀之。於是陳執中薦珣爲沿邊巡檢使。呂夷簡宋庠共奏。用兵以來策士之言以萬數。無如珣者。即擢任之。珣自以年少新進。未有功。辭都監。受兵萬人。賜御鎧仗。令自擇偏裨參佐。居涇原。兼治籠竿城。麻氈黨留百餘帳。處近塞爲暴。珣自府引兵三萬。自靜邊歷擦吳。抵木甯。襲賊俘獲數千計。靜邊將劉滬殿後。爲賊所掩。珣登陴望見。縱數百騎。復又拔滬之衆以出。士皆歎服。(仁宗慶曆三年)

韓琦傳

韓琦至陝西。屬歲大饑。羣盜嘯聚。商虢之郊。張海郭邈山等爲之渠率。琦遣屬官乘傳齎宣撫使榜。收集散軍。諭以免罪。歸所屬。仍召謝雲行等將沿邊土兵入山捕張海等。相繼殲。擒捕餘黨殆盡。是冬大旱。河中同華等州饑。民相東徙。琦即選官分詣州縣。發省倉以賑之。奏差提點刑獄許宗壽專切往來提舉。

兵政史 歷代知兵家列傳

蒲華同三州所活凡二百五十四萬餘人。他州稱是。時民力久困。琦乃蠲賦役。察官吏能否升黜之。又以兵數雖多。雜以疲老。耗用度。選禁軍不堪征戰者。停放一萬二千餘人。(同上)

初。明鑄引諸州兵平恩州。獨定兵邀賞。資出怨語。幾欲譟城下。韓琦素聞其事。以爲不治。且亂。及至。即用軍制勒。習察其尤無良者。捽首斬軍門外。士死攻戰。則賻賞其家。籍其孤兒。使繼衣廬。威信並行。又倣古兵法。作方圓銳三陳。指授偏將。日月訓習之。由是定兵精勁。寇河朔。京師發龍猛卒戍保州。在道竊取人衣履。或飯訖不與人直。至定。琦悉留不遣。曰。保州極塞。嘗有叛者。豈可雜以驕兵戍之。易素教者數百人。以往。而所留卒未踰月。亦皆就律。不敢復犯法。歲大歉。賑之。活人數百萬。詔書褒美。(皇祐三年)

王韶傳

王韶用兵。頗有方略。每召諸將授指。不復更問所至。輒捷。嘗夜臥軍帳中。前部

遇敵矢石交下呼聲振山谷侍旁者往往股慄而韶斲息自若然熙河所奏多
 欺誕殺蕃部老弱不勝數軍以首級爲功韶交親皆楚人多依韶交親皆韶分
 屬諸將諸將畜降羌老弱或殺其首以應命至是疽發背而卒（神宗元豐四年）

种諤傳

种諤善馭將士然殘忍好殺左右有犯者立斬之或先剗肺肝坐者掩面諤飲
 食自若敵亦畏其戰故數有功自熙甯初諤首興邊事再舉西伐皆其始謀終
 致永樂之敗每恨爲徐禧沈括所抑疽發背而卒議者謂諤不死邊事不已（元豐五年）

宗澤傳

宗澤爲黃潛善等所阻憂憤疽作背至是疾甚諸將楊進等挑圍入問澤翌然
 起曰吾固無恙正爲二帝蒙塵之久憂憤成疾耳爾等能爲我殲滅彊敵以成

宋 种諤 宗澤 李彥仙

兵政史 歷代知兵家列傳

主。上。恢。復。之。志。雖。死。無。恨。衆。皆。流。涕。曰。願。盡。死。諸。將。出。澤。復。曰。吾。度。不。起。此。疾。古。語。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遂。卒。年。七。十。是。日。風。雨。晦。冥。異。於。常。日。澤。將。歿。無。語。及。家。但。連。呼。過。河。者。三。遺。表。猶。贊。帝。還。京。先。言。已。涓。日。渡。河。而。得。疾。其。末。曰。屬。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鑾。輿。亟。還。京。闕。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澤。自。奉。甚。薄。方。謫。居。時。饘。粥。不。繼。吟。嘯。自。如。晚。年。俸。入。稍。厚。亦。不。異。疇。昔。嘗。曰。君。父。當。側。身。管。膽。臣。子。乃。安。居。美。食。邪。所。得。俸。賜。遇。寒。士。與。親。戚。貧。困。者。輒。分。之。養。孤。遺。幾。百。餘。人。死。之。日。都。人。爲。之。號。慟。朝。野。無。賢。愚。皆。相。弔。出。涕。詔。贈。觀。文。殿。學。士。後。諡。忠。簡。(高宗建炎二年)

李彥仙傳

金以重兵來攻李彥仙守禦甚備遇士卒有恩食既盡煮豆以啖其下而取汁自飲至是亦盡日鈎取敵兵數十礮城上雖殺傷大當而敵兵沓至埤者久傷殘日就盡是旦有鳶鴉數萬噪於城上與戰聲相亂洛索曰城陷矣促使急攻

城遂破。彥仙率士卒巷戰。左臂中刃。不殊。猶不已。金人惜其才。以重賞募人生。致之。彥仙易敝衣。雜羣伍中。走渡河。曰。吾不甘以身受敵人之刃。敵縱兵屠掠。彥仙聞之。曰。金人所以殺過當者。以我堅守不下敵也。我何面目復見世人乎。遂投河而死。金人取其家而殺之。陝民無噍類。張浚聞之。承制贈彥仙彰武軍節度使。即商州立廟。且官其子。久之。賜諡忠威。彥仙守陝再踰年。大小戰二百。及城破。其屬官陳思道。李岳。杜開。通守王濬。趙叔憑。職官劉效。馮經。縣令張玘。將佐盧亨。邵雲。闔平。趙成。賈何。呂圓。登。宋炎等。同死。無屈降者。叔憑宗室子。初爲兵馬都監。積功武翼大夫。通判府事。及城危。有子爲盧氏吏。間使語之曰。吾托肺腑。死國難。固其所。雲。龍門人。金人破蒲城。雲獨與少年數百。聚山谷。初事邵興。後爲彥仙部。曲累官。閤門宣贊舍人。金人得雲。欲以爲將。雲怒。罵不屈。洛索怒。釘雲五日。而磔之。平湖城人官閤門。祇候。何陝縣人。與成皆修武郎。圓登夏縣人。嘗爲僧。城垂破。自外來。援與彥仙相持。而泣曰。圍久。不知公安否。今

兵政史 歷代知兵家傳列

得見公死且無恨創甚方臥聞城壞遽起戰死炎陝縣人善躅張敵圍城炎取大弩數百調治所射洞殺傷敵兵甚衆城破敵欲將炎呼炎出不應戰死後自雲以下皆贈官錄其家一人(建炎四年)

趙立傳

初趙立家屬先死於徐其赴鎮以單騎入楚後得女子知書者使侍左右讀軍中書記城破而沒立爲人木彊不知書其忠義蓋出天性善騎射容貌甚壯不喜聲色財貨月俸給皆取其半與士卒同甘苦每戰擐甲胄先登有退郤者必大呼疾馳至其側摔而斬之衆畏服亦樂爲用其視金人如仇每言及必嚙齒而怒常戒士卒惟以殺金人爲言且自誓必死城破州人扶傷巷戰惟民兵奪門而出首領萬五石琦蔚亨號千人敵皆得全自金人南侵所過名城大都多以虛聲脅降如探囊取之惟冀州堅守踰二年濮州城破巷戰殺傷略相當皆爲金所憚而立威名戰多咸出其上是役也金銳意深入會張浚出師圍陝宗

彌往援之。又立以其軍蔽遮江淮。故金師亦困弊而止。議者謂立之功。雖張巡許遠不能過云。(同上)

韓世忠傳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以大軍發鎮江。時山陽殘弊之餘。世忠披荆棘。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其夫人梁氏親織薄爲屋。將士有臨敵怯懦者。世忠遺以巾幘。設樂大燕會。俾爲婦人粧。以恥之。軍壘既成。世忠乃撫集流散。通商惠工。遂爲重鎮。

(紹興五年)

揚武翊運功臣太保樞密使英國公韓世忠罷爲橫海武甯安化軍節度使。充醴泉觀察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世忠不以和議爲然。再上章力陳秦檜誤國詞意。剴切。檜由是深怨世忠。言者因奏其罪。上留章不出。世忠亦懼檜陰謀。乃力求閒退。世忠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童奴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云。(紹興十一年)

宋 韓世忠

楊武翊運功臣太傅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充醴泉觀察使咸安郡王韓世忠爲太師致仕。是日世忠薨於賜第。年六十三。始世忠得疾。帝飭太醫馳視。問訪之。使相屬於道。將吏問疾臥內。世忠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公王。賴天之靈。得全首領。臥家而沒。諸君尙哀其死耶。世忠少時。慄悍絕人。不用鞭撻。能騎生馬駒。其制兵器。凡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狡狴之鑿。連鎖之甲。斧之有掠。陳弓之有克敵。皆世忠遺法。嘗中毒矢洞骨。則以強弩拔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身被金瘡。如刻畫。晚奉朝請。絕口不言功名。自罷政居都城。高臥十年。若未嘗有權位者。而偏裨部曲。往往致身通顯。節鉞相望。歲時造門。類皆謝遣。獨好浮圖法。自號清涼居士。於時舉朝憚秦檜權力。皆附麗爲自全計。世忠於班列一揖之外。不復與親。逮薨。有詔選日臨奠。檜遣中書吏韓瑊以危語脅其家。辭而止。追封通義郡王。其子直敷。文閣彥直。直祕閣彥樸。彥質。彥古。皆進職二等。又命睿思殿祇候徐仲護葬事。(紹興二十年)

王彥傳

洪州觀察使新知鼎州王彥卒於邵州年五十。荆南舊部曲聞彥之喪，皆即佛宮爲位而哭。彥事親孝，居官廉，其爲將也，與士卒同甘苦，屢破大盜，子弟從軍者，未嘗霑賞，及將死，召其弟姪，悉以家財分給之。時號名將，然性剛寡合，雖待士盡禮，而黑白太分，此其大略也。（紹興九年）

岳飛傳

岳飛賜死於大理寺。飛既屬獄，何鑄以中執法與大理卿周三畏同鞫之。飛久不伏，因不食求死，命其子閣門祇候雷視之。至是，万俟卨入臺，月餘獄遂上。及聚斷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言飛不應死，衆不從。於是飛以衆證坐，管白言已與太祖以三十歲除節度使，爲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及敵侵淮西，前後受親札十三次，不卽策應，爲擁兵逗遛，當斬。閬州觀察使御前軍統制權副都統張憲坐收飛書，謀以襄陽叛，當絞。飛長子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提舉醴泉觀

宋 王彥 岳飛

雲坐輿憲書稱可與得心腹兵官商議爲傳報朝廷機密事當追一官罰金詔飛賜死命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沂中泄其刑誅憲雲於都市參議官直祕閣于鵬除名送萬安軍右朝散郎孫革送潯州並編管仍籍其貲流家屬於嶺南天下冤之飛死年三十九初獄之成也太傅醴泉觀察使韓世忠不平以問秦檜檜曰飛子雲與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怫然曰莫須有三字何以使人甘心固爭之不聽飛事親至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甯大將安樂時耶卻不受玠大歎服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濠皆重鎧以習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撓掠卒有疾親爲調藥諸將遠戍飛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無犯善以少擊衆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謀定而後戰故所向克捷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

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每調軍食必蹙額曰東南民力竭矣好賢禮士雅歌投壺恂恂如儒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不挫於人卒亦以此得禍(紹興十一年)

王俊傳

融州觀察使行營右護軍選鋒統制知洋州節制巴蓬洋州屯駐軍馬王俊卒俊行軍紀律嚴明退者必誅軍中號為王開山言其所向無前也然性強好犯上吳玠亦畏其反復而喜其勇常厚遇之(紹興十三年)

吳璘傳

併利州東西為一路以吳璘為安撫使兼四川宣撫使兼知興元府璘尋薨初璘病呼幕客草遺表命直書其事曰願陛下無棄四川無輕出兵不及家人稱其忠璘為人剛毅靖深喜大節畧苛細讀史傳曉大義其御軍恩威兼濟士卒樂為之用每出師指揮諸將風采凜然無敢犯令者故所向多捷自吳玠死

宋 王俊 吳璘 魏了翁 孟珙

兵政史 歷代知兵家列傳

璘爲大將守蜀捍敵餘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其選諸將多以功有告以薦材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今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故所用後多知名(孝宗乾道三年)

魏了翁傳

魏了翁以寶章閣待制知瀘州瀘大藩控制邊面二千里而武備不修城郭不治了翁乃葺其城樓櫓雉堞增置器械教習牌手申嚴軍律興學校鑄宿負復社倉飭義冢建養濟院居數月百廢俱舉(理宗紹定五年)

孟珙傳

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夔路策應大使兼江陵府孟珙卒初珙招中原精銳萬五千餘人分屯漢北樊城新野唐鄧間皆百戰之士號鎮北軍駐襄陽及王旻李虎軍亂鎮北亦潰珙乃重購以招之降者不絕元行省范用吉亦密通降款以所受告命爲質珙白於朝不從珙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心今志不克伸矣

遂發病。是月朔大星隕於境內。聲如雷。卒之日。大風發屋折木。珙隨父宗政立戰功。忠君體國。善撫士卒。軍中參佐部曲議事。言人人異。珙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愜。建旗鼓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遠聲色。薄滋味。蕭然若事外。追封吉國公。諡忠襄。(淳祐六年)

文天祥傳

以文天祥爲江西安撫副使。知贛州。勤王詔至贛。天祥捧之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洞山蠻。有衆萬人。遂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元兵三道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聞風而起。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愛人之愛。

兵政史 歷代知兵家廟傳

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爲之感動（恭宗德祐元年）

尹穀李芾楊霆合傳

元兵蟻附登潭州城知衡州長沙尹穀寓城中時方爲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闊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耳既畢禮乃積薪扃戶朝服望闕拜已即縱火自焚隣家救之火熾不可前但遙見烈焰中穀正冠危坐闔門少長皆死李芾命酒酌之字穀曰尹務實男子也先我就義矣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爲號飲達旦諸賓佐出參議楊霆赴圍池死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焱鐘蜚英皆死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廬井繚林木者相望守將吳繼明劉孝思以城降元兵利於擄掠欲屠之行省郎中

和尙宣言曰。拒我師者宋耳。其民何罪。既受其降。即是吾民。殺之何忍。且今列城多未附降。而殺之。是堅其效死之心也。阿爾哈從之。由是袁連衡。永郴全道。桂陽武岡。皆降。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死。芾爲人。剛介。不畏強禦。臨事精敏。姦猾不能欺。且強力過人。自旦治事。至暮無倦容。夜率至三鼓始休。五鼓復起。視望之凜然若神明。而好賢禮士。復藹然可親。雖一藝小善。必獎薦之。居官廉家無餘貲。穀性剛直。莊厲士友。皆嚴憚之。居官廉正。有聲。丁內艱。家居教授。諸生舉動有禮。每行市中。市人相謂曰。是必尹先生門人也。至是死節。諸生往哭之者數百人。文德謂霆曰。朝廷有密旨出師策應淮東。誰可往者。即對曰。某將可。又曰。兵器糧草若何。即對曰。某營兵馬。某庫器甲。某處矢石芻糧。口占授吏。頃刻案成。文德大驚曰。平生輕文人。以其不事事也。君材幹若此。何官不可爲。吾何敢不敬。後通判江陵。江陵雄據上流。表裏襄漢。兵民雜處。庶務叢集。霆隨事裁決。處之泰然。霆有心計。善出奇。應變故所至有能聲。(德祐二年)

兵政史 歷代知兵家列傳

元奇爾濟蘇傳

奇爾濟蘇汪古部人。愛布哈之子也。性勇毅。習武事。尤篤於儒術。築萬卷堂。日與諸儒討論經史。性理陰陽術數。靡不該貫。尙公主從世祖討叛王額爾罕。有功。帝即位。封高唐王。西北不安。請於帝。願往平之。再三請。帝乃許。及行。且誓曰。不平西北。吾馬首不南。是歲。遇敵於巴牙斯之地。衆謂當俟大軍畢至。與戰。未晚。奇爾濟蘇曰。大丈夫報國而待人耶。即整衆鼓譟以進。大敗之。擒其將佐百數以獻。詔賜世祖所服貂裘寶鞍及繪錦介冑弓矢。(元成宗大德元年)

劉國傑傳

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劉國傑。久行邊患。瘴。自入覲。還鎖疾篤。僚屬問之。國傑曰。交賊不臣。若病幸小愈。得滅此賊。死無憾矣。問以家事。不言。卒。年七十二。國傑善推誠。得士心。故所至立功。性雄猛。視死如歸。嘗語人曰。吾爲國宣力。雖身棄草野。不恨。何必馬革裹尸。還葬哉。訃聞。贈齊國公。諡武宣。(天德八年)

余闕傳

趙普勝陳友諒等陷淮南安慶行省右丞余闕死之。賊之來攻也。初自東門登城。闕簡死士擊卻之。已而併軍攻東西二門。又擊卻之。賊恚甚。乃樹柵起飛樓。臨城闕分命諸將各以兵捍賊。晝夜不得息。賊益生兵來攻。是日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州祝寇軍南門。羣盜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猶急。闕身當之。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士卒號哭止之。揮戈愈力。仍分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爲。引刀自刎。墮清水塘中。妻乍氏。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同時死者韓建一家。被害建方臥疾。罵賊不屈。賊執之以去。不知所終。城中民相率登樓。自捐其梯曰。甯俱死。此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紀守仁。陳彬。金承宗。元帥府都事特穆布哈。萬戶府經歷段桂芳。千戶和碩布哈。新李盧廷玉。葛延齡。戶番許元炎。奏差烏圖縵。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圖倫岱。經歷楊恒。知

事余中懷。甯尹陳巨濟。凡十八人。闕號。令嚴。信與士卒同甘苦。然稍有違。令即斬。以徇。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強衣冠而出。當出戰。矢石亂下。如雨。士以盾蔽闕。闕卻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稍暇。即注。周易。師。諸生。謁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欲輓之入翰林。闕以國危。蹙辭不往。遂死於安慶。贈淮南江北行省平章。追封幽國公。諡忠宣。議者謂兵興以來。死節之臣。余闕與褚布哈爲第一。(順帝至正十七年)

明徐達傳

魏國公徐達。卒年五十四。帝爲輟朝臨喪。悲慟不已。追封中山王。諡武甯。賜葬鐘山之陰。配享太廟。肖像功臣廟。位皆第一。達言簡慮精。在軍令出不二。諸將奉持懷懷。而帝前恭謹。如不能言。善拊循。與下同甘苦。士無不感恩效死。以故所向克捷。猶嚴戢部伍。所平大都二省會三郡邑百數。閭井晏然。民不苦兵歸。

朝之日。單車就舍。延禮儒生。談議終日。雍雍如也。帝嘗稱之曰。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婦女無所愛。財寶無所取。中正無疵。昭明乎日月。大將軍一人而已。(明太祖洪武十八年)

郭登傳

定襄伯郭登卒。贈侯。諡忠武。登儀觀甚偉。髯垂過腹。為將兼智勇。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事母孝。居喪秉禮。能詩。明世武臣無及之者。(憲宗成化八年)

明 郭登

兵政史終

兵政史
歷代知兵家列傳



